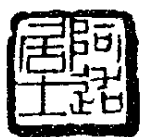


梨園外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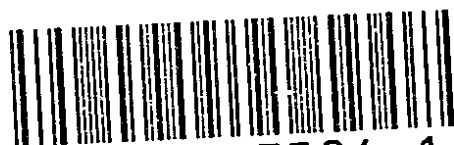


梨園外史

第一卷

安陸陳墨香 吳縣潘鏡芙

合著



3 0614 7304 1

天津百城書局發行

民國十九年七月

梨園外史序

往余客京師。在丁巳戊午間。時遜國未久。故家遺老。猶餘承平舊習。工中可喜之事。余爲神往。又讀友人陳萬里五伶六扇圖。則蘭芳蕙瑤蕙芳諸作。咸粲然可觀。因嘆優孟之中。大有人在。彼傅粉墨。飾巾褶。登場顧盼。不過外著者耳。而其性情行誼。有轉出土大夫之上者。斯亦奇矣。南歸三載。養疴白門。陳墨香潘鏡芙以新著梨園外史示余。自咸同以及近歲。伶人佚事。靡弗紀錄。又出以稗官體裁。排次聯綴。一若身親見之者。譎而正。微而顯。非近代文人所能爲也。夫聲華紛靡之場。士君子易溺也。當其奔走快意之時。固無所用其感慨。及事過境遷。追思昔日之遇。卽一草一木。一樓閣。一裙屐。凄然若不勝其依戀者。戀則思。思則悲。悲則旁皇終日。亟謀所以表暴之者。而文亦汨汨乎其來矣。昔人錄東京之夢華。記武林之舊事。非獨有慨夫鼎革之際也。亦以情動於中。而莫能自止焉。雖然。遜清一代中。康雍乾嘉四朝。內廷諸法部。大抵皆梁魏遺音。今所傳者。如勸善金科。月令承應諸書。其音節猶有想見。自宣宗暨孝欽后好武劇。悅亂彈。于是刀槊刺擊之風。徧行宇內。一時樂部。皆習黃岡黃梅譜。而雲韶供奉齋曲悉歸刪汰。戲劇之盛衰。卽天下治亂之消息也。二君於六十年事。述之詳矣。咸豐以上。猶

卷一第(2)

有闕憾。他日能廣續成之。如錄鬼簿。優語錄例。不更爲談藝者大快耶。因書此以復二君。且爲異日券云。瞿庵吳梅識。

梨園外史序

梨園外史。爲吳縣潘鏡美安陸陳墨香合撰。專紀有清一代伶官佚事。詳於亂彈。略於崑曲。清代亂彈之盛。始自道光。同光兩朝士夫。尤與伶人相習。其不學者。且奉戲劇爲經典。騰笑通人。作者所以偏重晚季。蓋有山榛陽荅之思焉。然前乎此之有關掌故者。亦多借書中之人口中補出。非竟刪之。唯若紫稼雲郎。昭昭在人耳目者。則不復贅。閒嘗考章回小說。傳述優伶。以常州陳少逸品花寶鑑爲最著。然其中改易姓名。往往有削趾適履之弊。此則人名地名。大半徵實。故不務爲深刻。寶鑑脫胎紅樓。此書脫胎金瓶水滸。蹊徑各別。至叙梨園規矩。寶鑑猶多門外漢語。而是編作者。精究劇曲。粉墨登場以外。尤善創製劇本。今之所謂編劇家。當首推墨香。潘君前年已歸道山。墨香以獨力足成之。故全書潘作十之三。陳作十之七。二人皆奉佛。故不作褻語。亦較寶鑑命意正大。墨香熟於晚清政局。書中顛倒賓主。借彼伶官。傳茲朝士。用孔云亭桃花扇舊例。細爲尋繹。微旨自見。又其事迹。多得諸曹心泉口述。心泉爲崑曲家老宿。流傳有緒。固自可信。昔簡兮之詩。傷賢者隱於伶官。比興揣稱。由來久矣。書將付印。屬爲弁言。輒述所感。庚午午日阿迦居士李釋堪。

卷一第(2)

讀梨園外史漫筆

壺園主人撰

梨園外史。始於道光之世。所記多亂彈人材。或疑清初之王紫稼陳紫雲輩。其事迹皆彰彰在人耳目。何以略而不書。豈以其崑曲遂削之耶。不知篇中表章崑曲甚力。並極寫一笛工曹心泉。則非不重崑曲者矣。其起自米喜子者。殆正以紫稼之徒。諸家載述已詳。不欲作此陳陳相因之文耳。爲此說者。似未曉作者之意也。

或曰。有正史然後有外史。若梨園固無所謂正史也。今名其書曰外史可乎。曰。舊傳之外史二十四家。皆記帝王事迹。乃小說家竟有女仙外史之作。豈女仙亦有正史耶。唐賽兒本末雖見明史。然他日清史告成。未必不略記晚季朝野沉迷戲曲之故實。則署名外史。奚爲不可。且外史者。謂其體裁異於本紀列傳表志耳。豈曰正史之附庸哉。劉氏史通叙古之作家凡十類。其七爲別傳。而漢季邴原趙雲於陳承祚三國志未成之前。已有別傳流布於世矣。外史別傳相去未大遠。不妨先正史而行之。

外史所記伶官。無慮千百。而皆實有其人。無一子虛烏有。非特不類他說部之詭託姓名。卽羅貫中之三國演義。尙不免真僞雜陳。不能與外史同日語也。唯事迹不無點染之處。要亦未甚失其本來面目。左氏依經作傳。猶有人議其浮夸。況小說乎。

外史多記燕京風土。與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。吳自牧之夢梁錄。周密之武林舊事。用意略同。而偏於民俗。則可補朱彝尊日下舊聞。孫承澤春明夢餘錄。諸書之闕也。

說部記佛氏。多失其真。蓋不問釋典。但信村巫之說耳。作外史者。則深於像教。故其所述。均無背謬。視紀曉嵐閱微草堂五種筆記之似佛非佛。相去遠矣。而不侈陳靈異。益見其氣象之莊嚴。昔楊仁山先生曰。佛教之理。平實而已。外史殆能得此意者歟。

外史事皆瑣細。故多用順手插叙之法。讀之似不經意。實則落筆時極難措手也。石頭記之文章。固妙絕千古。而語皆虛構。可以任我揮灑。不似外史之多係實錄。布局更爲不易云。

外史中。姚四。譚金福。楊月樓。皆避難入京。而姚用實寫。楊用虛寫。譚則虛實參半。三篇文字。各不相犯。非熟讀水滸不能措手。然水滸事迹離奇。不似外史之專寫凡庸。更難出色。此等處。又成積薪之勢矣。

品花寶鑑記杜琴言。蘇蕙芳。性情舉動。迥異恒流。猶是施耐庵。羅貫中。描寫英雄舊例。外史中之王瑤卿。幾成後半部之主人翁。而述其生平。除技藝超羣外。若無所長。寶鑑之言虛而不實。外史之言實而不虛。於斯見之矣。然瑤卿之出色。亦正在此等處。宋人謂仁宗無所能。但能作皇帝。徽宗無所不能。但不能作皇帝。作者之寫瑤卿。殆師此意耳。

(3) 史外園梨

外史僅十之三四。出於潘鏡芙。其餘大抵陳墨香之筆耳。陳生平好作院本。其所撰述。凡百餘種。李阿迦最賞其釵頭鳳一折。曾贈以詩曰。曲意爭矜玉茗堂。喉嚨拗折不思量。鳳城日日添歌管。協律誰如陳墨香。而夫已氏肆其私見。乃妄詆陳爲不甚佳。且並李譏之。是非顛倒。竟至於斯乎。但陳久已皈心佛氏。猶不捨此遊戲小道。視潘之晚年。絕迹歌場。不無遜色。卽謂攻之者。爲當頭棒喝。亦奚不可哉。調達害佛。於佛固未嘗無利益。悻悻與爭。恐不免貢高我慢之咎也。異時外史盛行。尤易騰人口說。昔仲尼日月。尙有問孔之王充。况虞初之支流。益不能杜萬世之評論矣。願陳生勿河漢斯言。

清代禁演關帝戲。吳朔嘗作小引云。忠孝有傳。褻瀆是戒。况侑觴原屬陶情。何演劇不思顧義。如今日酒筵妄演關聖之戲者。惟帝正氣旣已贊成。遐方更多欽仰。豈必往牒相傳。不著聲名而赫奕。試觀今時崇祀。聿昭廣貌以輝煌。未知何物佞父傳奇。浸綴聲容於劊劊。遂令從來俗子宴會。箕踞玩賞於俳優。觀者竟以逢塲何妨遊戲。演者猥爲當局。愈入迷離。令亘古英雄。作常筵優孟。於理不順。於心不安。伏願賢主。移奉客之誠心。以奉忠義。詎使殫歡投轄。並乞佳客。推敬主之雅志。以敬神明。安可取媚稱觴。肅此徧告。揆凜同心。當日之尊關如此。外史所載周祖培事。蓋實有之。非出附會也。

近人多作劇談。其勒爲一書者。則頗不多見。若演作平話。益難著手。倘非久與伶官周旋

○安能述其起居。肖其口吻。何讀者如躬親其事。目見其人耶。而老於斯道者。類不能文。亦徒望洋興歎而已。不意陳則兼而有之。此其所以能成一部奇觀也。夫豈易言哉。

○晚近清客。羨伶人之多金。動思鬻技。作者蓋深惜之。故凡值出身客串者。輒加貶絕。意在示戒。非不悅於前人也。讀者於此等處。不可囫圇吞棗。致負其苦口婆心。

○品花寶鑑有袁瑤卿蘇蕙芳。皆假設也。若外史之王瑤卿。王蕙芳。則實有其人矣。王瑤卿後更名瑤青。李阿迦贈以聯云。瑤琴寶瑟天然好。青女素娥不老身。旣而謂人曰。鶴頂格雖俗。幸語尙韻耳。事在清亡後十餘年。故外史不載。蕙芳嘗墜水不死。易哭庵有句云。可惜如花王紫稼。竟同捉月李青蓮。亦極工切。

○外史第三十一回目云。弱老伶漸失舊規模。生名且將開新氣象。蓋謂異日旦色之盛。自王瑤卿始也。特瑤卿之局面。猶未及後來梅蘭芳。程豔秋。荀慧生。尙小雲。四大名旦之宏遠。說者以爲瑤卿如項羽。四旦如劉季。比擬極當。品花寶鑑花選。本以袁氏爲冠。後竟以杜琴言爲第一人。不啻爲王作一預兆。豈命名偶合。卽不免同一遭際耶。斯亦不可解矣。

○外史叙旦色。不訐其陰私。想見其存心忠厚之至。且小說一涉淫邪。卽爲大雅所擯。作者不寫此類事。亦見文格之高。沈景倩不刊金瓶梅。世稱其有識。鏡芙墨香蓋習聞之矣。况

美男破老。更甚於閨房之褻穢乎。

外史記善惡因果。亦偶作梁敬叔勸戒十錄口吻。與佛典儒書均不合。乃當時議論如此。非作者意也。

墨香之尊人子韜先生。好學而不著書。嘗叙高慎庵詩云。士君子讀書談道數十年。思出其所學。以彌綸天下之闕憾。使人人皆適其意。而無不平之鳴。其始志也。及遭逢不偶。目擊時艱。而忠愛憤激之忱。固結盤鬱於胸中。卒無以自解。於是不得已而寄之於言。其用心已良苦矣。乃不忍不言。又不忍盡言。委曲其言。言人所不能言。慷慨其言。言人所不敢言。人之佩其言者。各符乎意中所欲言。謂不可以無是言。而言之者。方切切私慮。以爲徒託空言。言之不如其勿言。其用心之苦。更何如哉。高慎庵封翁。天資卓犖。壯歲游京師。不能得其志。凡所游歷。託諸詩以寄梗概。一腔熱血。流溢於言表。自壬子迄庚申。作碧雲天遠七律八十首。敷陳時事。聞之足戒。此外或卽景抒懷。或咏史諷世。其言悱惻纏綿。皆有關於人心世道。讀其詩者。當因其言。以求其所以爲言。然後可以知其不忍不言。且不欲徒託空言。而可與之言。封翁自序云。詩之外有事在。詩之中有人在。蓋已自言其立言之意矣。其哲嗣熙廷太史。近出封翁舊作。屬贅數言。以言封翁之言。余不敏。何足以知封翁。但冀熙廷他日得出其所學。以彌綸天下之闕憾。措率土之民。於昇平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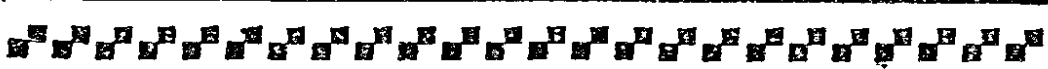
卷一第(6)

域。使封翁忠愛憤嫉之忱。爲之大慰。則封翁之言傳以人。而不僅傳以言。其言不愈傳乎。明王文成公有羽翼聖道之功。後世遂並海日翁而推崇之。其明效矣。熙廷勉旃。先生蓋深知生於古人之後。不能以詞章與之爭衡。故持論如此。晚年欲效紀曉嵐作說部。亦未脫稿。今墨香之成外史。殆亦不背先人遺意者歟。

外史之成。凡十歷寒暑。而墨香且賈其餘勇。爲諸名且作秦良玉戚姬諸院本。其弄筆可謂勤矣。外史付印。墨香從弟蔗公。贊成之力爲多。當表而出之。



梨園外史卷一目錄

- 第一回
吃清茶放懷談戲劇
遊勝地無意得奇書
- 第二回
米喜子初隸四喜
方松齡重噪和春
- 第三回
賽松齡一曲擅清歌
劉趕三片言興大獄
- 第四回
頭角崢嶸小叫天出世
衣冠傾倒大老板登場
- 第五回
有酒學仙名伶機警
借花獻佛豪傑心腸
- 第六回
遇同心燈下聽書
抒孤憤獄中編戲
- 第七回
錯裏錯劉趕三蒙賞
俠中俠徐小香焚券
- 

第八回

論果報塵世泄天機

發慈悲活人饒鬼命

第九回

李按察虎帳論功

王千總軍營談戲

第十回

王小玉捨命成功

孫大個報喪被打

第十一回

孫大個立志做優人

沈芷秋熱心薦票友

第十二回

郝德寶暢談戲曲

胡喜祿掃盡鉛華

第十三回

福興居酒餘談往事

安義堂燈下聽清歌

第十四回

用機謀毓四賺脚本

施毒計得海殺伶人

第十五回

敬子齋片言解訟

侯老兒決意罷婚

梨園外史

陳墨香著

第一回

喫清茶放懷談戲劇
遊勝地無意得奇書

看來。富貴功名。不過石火電光。酒色財氣。也如夢幻泡影。比那梨園子弟。優孟衣冠。又相去幾何。上下幾千年。縱橫幾萬里。既有史冊。記那過去的陳迹。梨園這一部分。也有些奇奇怪怪的話柄。豈可就任其湮沒。這就是觀劇道人合作劇先生。這部梨園外史。不能不費一番筆墨的原因了。

天地是一個大梨園。梨園是一個小天地。上下幾千年。縱橫數萬里。男女賢愚。悲歡離合。那一個人。那一件事。能逃的出梨園內扮演的光景。雖說有人暫之分。但從有識的眼光

觀劇道人。久住北京。是漢朝太邱長的後裔。他父親位至公卿。遇着國家大亂。勤勞王事。竟以瘵疾身亡。道人自此。便抱了個不願爲官的主義。每日只在家閉戶讀書。但他父親存日。曾說。看戲這件事。雖是小道。卻能增長人的智識。所以道人對於吃喝嫖賭。一概不爲。閑來只到戲園中走走。有一天。看了一齣新劇。覺得穿插緊湊。情節新鮮。問起朋友。方知是作劇先生的手筆。道人便去拜訪這位先生。見面之後方知先生是東吳名家。合晉代河陽令。是千百年前的同族。這先生滿腹文章。一身仙骨。也是喜歡看劇。認識了許多梨園人物。才給他們編了些新奇劇本。兩人談了一日。甚是投機。便訂了交。從此以後時常會面。

這日閑暇無事。二人同往南下窪子窰台品茶。這南下窪子，在宣武門外迤西往南。一片曠野，荒塚纍纍，多半是妓女埋香之所。這個地方。除了弔古的幽人。調噪的伶界以外。人跡輕易不到。這窰台先前原是燒窰的所在。後來荒廢。改了一座小小的茶坊。後面蓋了幾間茅屋。就是茶主人老王的住家。他帶着妻兒。賣茶度日。兒子小王。幫着他忙。湖湖茶水。兩個女兒也還不大。那時節生活簡單。倒也無憂無慮。當日道人合先生走了進去。老王見是主顧。少不得過來周旋。見道人是白淨長臉兒。帶着一副托力克眼鏡。真如玉樹臨風。莊嚴華貴。先生是黃白淨長方臉兒。目光炯炯。鬚黑且清。好像天馬行空。卓犖不羣。

(3) 史外園梨

。衣裳雖不華麗。氣象極其清高。老王知道決非俗客。連忙讓坐。沏了一壺上好的香片。小心伺候。只聽先生說道。這兒倒還清雅。比着新新世界城南遊藝園強得多。道人道。是的那種地方。原是士女的媒合所。我向來不願意去的。先生嘆了一口氣說道。北京的風俗。本來是極淳樸的。想不到如今竟會奢淫起來。就拿梨園說罷。舊日注重聽戲。後來改了捧脚。二三十年前。還捧的是老生。如今專捧旦脚。這不是一個憑據麼。道人點了點頭。說道。誰說不是呢。我以為伶界一門。不但關係於社會。並且影響於政治。前清公伯王侯。往往粉墨登場。甚至以鬚眉而裝巾幗。就是民國的達官貴人。很有幾位與旦脚呼兄喚弟。久而久之。他們耳濡目染。也儘量作閹然之媚。學齷齪之笑。好像都帶着幾分女性。人材如此。天下安得不亂。

老王雖然是個粗人。聽了這番議論。也覺得津津有味。正在出神之際。忽地背後有人。把他衣服扯了一下。不由得嚇了一跳。回身一瞧。原來是他八歲的大女兒。手裏拿着一枝桃花。笑嘻嘻的說道。爹吓。你瞧這花兒好不好。老王道。好。是那兒來的。女孩子道。我到南邊花園裏去玩兒。三大爺送給我的。老王知道是嶽雲別業的門房李三給的。也就不言語了。屋子裏面嚷道。麻丫頭。快來吃飯罷。女孩子聽見他媽呼喚。連忙答應。飛跑進去。

道人合先生見此光景。知道天色不早。付過茶鈔。起身待走。忽的回頭看見台上供着一尊火神。却沒有髭鬚。先生問道。這明是火神爺。怎麼無有髭鬚。老王搶着說道。先生們不曉得。這內中有個原故。當初同治年間。宮內失火。這位火神到宮中護駕。主子見他像貌猙獰。用手一揪。就把鬍子揪了去了。二位不要笑這個地方窄狹。這位神道。實在顯應的狠。二人聽了哈哈大笑。道人道。這真是齊東野人之語。不足為憑。我記得江西通志。載着景德有個姓童的窰戶。燒窰不成。下在獄裏。他有個十七歲的兒子。叫作童賓。跳火而死。窰才燒得。把他父親救來獄來。後人敬他是個孝子。塑像供奉。作為窰裏的火神。所以大凡窰裏的火神。是沒有鬚的。二人一路說着。就揚長去了。

從此之後。窰台上面。時常有這兩位的踪跡。老王見他們和藹可親。伺候的越發殷勤。有一天。老王說道。我有一件事。要向二位先生領教。先生道。什麼事。老王道。近來的物價。樣樣昂貴。我一家大小五口。單靠着賣幾碗清茶。實在有些支持不住。我這兒茶座。每天早起。不是有梨園行的老板們麼。我的男孩子小王。天生一副啞嗓。這碗飯是吃不上。我想叫我兩個女孩子學戲。不知道可辦不可辦。先生道。這件事我絕端不贊成。為什麼呢。女子靠着唱戲發財。固然是有的事。但是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貪慾。因此有拐賣女孩的。有戕賊女孩的。出了一兩個劉喜奎鮮靈芝。遂使平白無辜的女孩子。受罪的何止千百

。道兄。你說是不是呢。道人道。從人道主義這方面說。無怪你要反對。但是依我說。這件事亦未嘗不可辦。老王的女兒。是他自己親生的。拐騙一層。當然提不到。至於學戲不成。加外毒打。把女孩子糟場死的。果然也有。但是教師的性恪溫和。或是老師來家就教的。斷不會發現這種慘史。我還有一層思想。中國女子。往往倚賴男人的多。自食其力的少。實在是一宗大病。唱戲也是一種藝術。如果女子專門注重藝術。不以色相惑人。何嘗不是自立之道。先生連連鼓掌。說道你這番議論。高明的狠。便對老王說道。王掌櫃。你一准叫你女兒學戲去罷。只是教師一層。你得要仔細選擇。不可大意。第一要品行好。第二要脾氣好。第三要能耐好。三樣併起來說。總是老年人爲宜。若拜少年人爲師。就算他是個紅腳兒。能耐未必真好。就算他能耐好。肚子寬。但他既是個紅腳兒。斷沒有工夫細心教授。再者少年人好色的多。萬一那個人品行不佳。把你的女兒禍害咧。拐跑咧。這不是害苦了你麼。新近有個二十多歲唱花旦的。是槓頭的女婿。只爲教坤角教出肚子來。弄得自家女人同他離婚。你總該曉得。老王連聲稱是。

過了幾天。老王便同茶座兒裏的梨園商議。有那老成的答道。你這麻丫頭。只可學個花臉。那的小的。倒可以本來面目。學個旦脚。老王遂由他介紹了兩個教師。那教花臉的。叫做屈兆奎。小名兒叫狗和尚。是戲班裏多年的碎催。能力頗看得過。年紀在五十以上。這

教且脚的。實在一時請不着有年歲的人來。只好找了一個二路青衣。叫做唐秀亭。雖只二十七八歲。爲人卻甚老成。二人與老王見面之後。聽了聽兩個女孩子的嗓子。大的聲音宏亮。小的聲音嬌細。知道都够得上學戲的材料。自然一口允許。當時議定每天多少點鐘幾年出師。上台後如何酬師。雙方同意。立了一張字據。就請嶽雲別業管門的李三。簽字作證。從此這兩個教師。常到窩台盡心教導。不必細表。

掉過筆來再說作劇先生。他是某部裏的一個閒曹。浮沉冷署。十年未遷一官。平常處了他的境地。少不得要搔首問天。牢騷滿腹。他卻處之泰然。絕無怨天尤人之意。他嘗說。他關於世界物質上的事情。全是虛幻。只有個人的精魂。必須脩養。又說。天心仁愛。人必當以仁愛爲心。各以能力。救濟社會。方合上天生人的本意。若徒爲個人身家利益計。便是虛度此生。辜負天意。持論如此。他的胸襟如何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住家在西華門的南面。租着三間屋子淨兒明窗。大可容膝門外一片空場。塲的西面。排列着七八顆的老樹。虬枝攢人。空氣清潔。倒像中央公園的縮影。那天清早。先生正在塲上散步。忽見西邊來了一輛人力車。車上坐的。正是他同衙門的吳勁侯。卽忙迎上前去。勁侯早已下車。說道。你的地方真不好找。車夫又是生路。我問了好幾個信。才到此地。如今見著了你。我就不怕咧。先生笑道。我袖裏陰陽有准。知道你戀輿下降。所以特地在門外親迎。勁侯道

(7) 史外園梨

胡說。二人說說笑笑進了大門。就在客堂中坐下。先生道。今天你來找我。有什麼好事。勁侯道。一來賀你喬遷之喜。二則王琴在中和園頭天上台。還有一齣新編的緹縈救父。你既是劇本製造家。正該去領略領略。恰巧今天又是星期。所以我想約你出去。先到致美齋吃飯。回頭就到中和園聽戲。你說好不好。先生平素不大愛聽坤戲。但見勁侯十分高興。即便駁他。答應了一聲好。當時就一同出來。僱了兩輛洋車。出正陽門。奔煤市街。不多一刻。早到了致美齋。店裏的夥計。見是熟客。即忙笑臉相迎。讓進雅座。勁侯料定開戲尙早。叫夥計湖上一壺龍井。品茗清談。先生道。方才你說的王琴。我從沒見過這個名字。難道說就是王克琴的簡稱麼。勁侯搖手道。不是。就是喜彩琴。他也姓王。先生道。此人色藝如何。勁侯道。藝我是外行。不敢贊一辭。色各人有各人的眼光。我也不加褒貶。回頭你瞧著。再說罷。先生道。你這個人真滑透咧。分明是你的意中人。卻說得落落大方。不着邊際。正說到這裏夥計上來。問要什麼菜。二人隨便點了幾樣。不過是燴鴨條。腰子腐皮。燒魚頭。冬菜川鴨肝之類。飯罷後日光晌午。二人步出飯館。慢慢走到糧食店來。只見中和園的門首。車水馬龍十分擁擠。走進裏面一瞧。池子裏的前幾排。早已坐滿。勉強在後排上。找了兩個座位。那時八月中旬。天氣本來炎熱。加以人氣薰蒸。還有看座的同一班小買賣。擠出擠進。先生甚不舒泰。可是礙於朋友情面。不便走去。台上唱到第三齣

戲。三疑計。扮李月英的上場。池座裏面突起了一種怪響把先生嚇一大跳。停睛細瞧。原來前三排上。坐着三五個少年。又是拍掌。又是喝彩。李月英唱一句他們就喝一聲。內中有一兩個。早已聲嘶力竭。還要一面喝茶。一面提起破竹似的嗓音。拚命嘶喊。有一個。茶還沒嚥下去。他要緊喝彩。聲音卻爲茶水所壓。一時發不出來。倒把隔座人噴了一頭一臉。看來真正可笑。等到李月英下場這班捧角大家。立刻忽忽散去。先生眼尖。就招呼勁候。一同挪到前而先生道。剛才扮李月英的色藝平庸的狠。爲什麼那班人。要竭力的捧他呢。勁候道。紅角兒捧的人多。效驗甚薄。惟有不紅的角兒。你把他捧起來。他自然感激涕零。銘心刻骨。這有個名目。叫作煨冷竈。我從前也抱這種政策。只是手段不同罷了。先生道。你說的話。確是閱歷之談。但有一節。假使已經捧紅的角兒。又有大力的去捧他。只怕早先所捧的人。就要前功盡棄。勁候道。那可說不定。拿對手方面說。今日捧甲。安知其不明日捧乙呢。所以只有深情重義之人。才能始終如一。金石不渝。先生連連稱是。二人談得高興。無心聽戲。直到台上開演緹縈救父。先生方才凝神壹志。觀察全劇的套子。這齣戲演完後。檢場人把簇新的桌圍椅披一齊換上。大家知道喜彩琴快要上了。那天唱的是嫦娥奔月。總算是應時戲。繡簾啟處。月姊嫋嫋而來。由不得春雷似的大家喝了一聲彩。先生一看。喜彩琴的樣子。年齡不過十七八歲。綺年玉貌。楚楚動人。無怪勁

(9) 史外園梨

侯心醉。先是彩聲還不甚多。後來衆人被他的魔力吸引。發起狂熱來。彩聲越來越多。獨勁侯微笑不言。說也奇怪。偏偏喜彩琴的眼波。接二連三的流向勁侯處來。方知二人的交情。着實不淺。戲場散時。已是萬家燈火。先生邀勁侯去吃飯。勁侯心中有事。沒有答應。說了一聲明天見。頭也不回的去。

又隔了二十多天。早到涼秋九月。秋風瑟瑟。黃葉亂飛。先生想起久不與觀劇道人見面。那天一早。就直奔他的寓所裏來。相見茶畢。道人道。這幾天聽過戲麼。先生道。老沒有聽戲咧。還是上月陪吳勁侯到中和園。聽了一回坤戲。他是去捧喜彩琴的。道人道。吳勁侯是何等樣人。我不認識。先生道。是我衙門裏的同事。他原籍浙江。久在北方。爲人聰明絕頂。刻圖章。填詞。寫字。可稱三絕。平生有一種嗜好。愛捧坤角。前天我到他家。見他收藏坤伶的照片。足有二三百張。內中有幾十張。是他得意的。旁邊都填着極香豔的詞。寫着極工細的小楷。精緻的狠。道人道。照你這麼說。吳勁侯可算是個風雅人。但不知他最賞識的。是那一個。先生道。這個我卻不能回答。大概他給劉喜奎。是狠熟識的。因爲喜奎從前在瀋陽唱戲。狠不得意。甚至於旅費川資。一無所有。全是勁侯獨力幫助。所以喜奎當他是個知己。據勁侯說。喜奎是壬辰年中秋生的。上月中旬的那一天。他還留勁侯在寓中飲酒賞月哩。道人道。那天聽的什麼戲。好不好。先生道。就有一齣緹紫救父。

○編製的頗爲完善。大意我還記得。說淳于意善醫。但他性情高傲。不肯替齊王寵姬治病。後來寵姬死了。齊王懷恨。命家將暗地放火。燒去太倉糧米一千石。卽逮捕太倉令淳于意。欲置之死地。後來百姓念太倉令清廉。大家湊錢照數賠補。替淳于意求情。齊王無可如何。方把淳于意解往長安。這幾層意思。想得非常周密。參用史記倉公傳。亦有所本。全本從太倉令訓女起。直到漢文帝廢肉刑爲止。道人道。這齣戲舊本子。就叫廢肉刑。我在王瑤卿家曾經見過。卻沒有這樣曲折。但是有了好本子。還得要好角兒唱。那天的演員怎麼樣。先生道。李桂林的淳于意。王金奎的齊王。王馨蘭的緹縈。都還過得去。道人道。你知道。王金奎是誰。先生道。我不知道。道人道。王金奎你是認識的。不但王金奎。就是王馨蘭你也認識。先生道。那有此事。我向不與坤角來往。道人道。你不必發急。我告訴你罷。王金奎不是別人。就是窩台上的麻丫頭。王馨蘭便是他的妹妹。你我在八年前。就見過的。先生方才恍然大悟。說道。這八年如同一瞥。似水流年。令人可怕。道人也頻頻嘆息。二人相對無言。默坐了一回。道人道。提起窩台舊事。我們不如再到那裏去走一遭罷。先生道。也好。道人的寓所。離着南下窪子。不過一里多地。二人安步當車。慢慢的走去。剛走到官菜園上街的口兒上。忽見迎面來了兩個巡警。用法繩拴着一個鶉衣鶴面的人。後面跟的。正是窩台的老王。道人連忙問道。王掌櫃你有什麼事。老王指着那人

(II) 史外園梨

道。這是個小儉兒。被我兩個了頭拿住的。現在我到區裏去對一句話就回來。二位請到我那裏喝茶去罷。其時押賊的警察。走過了幾家門面。老王顧不得再說話。便忽忽的趕去。道人道。想不到王家姊妹。倒有拿賊的手段。可惜他們埋沒窰台罷了。要是一朝有了際遇。出兵打仗。安見得他們不是洗夫人秦良玉一流人物。先生道。我對於那個小儉兒。低頭殺斃的樣子。心中着實不忍。人決沒有生而爲盜賊的。誰使之爲盜賊。饑寒使之。究竟饑寒又誰使之呢。現在官家拿住了賊。無非罰到教養局裏去。充當苦工。官家既知道教養二字。爲什麼當初不思患預防。實實在在的教之養之呢。太史公說的。竊鈞者誅。竊國者侯。真使人感慨不盡。

說話之間。已到南下窪子。路上三三兩兩的伶人。也有提着鳥籠的。也有坐着洋車的。大概是調嗓子之後。回家去了。偌大一片曠野。並無人迹。只有此一對悲秋之士。踽踽而行。道人指着窰台道。我們去也不去。先生道。此刻老王不在家。不如先到陶然亭罷。道人道。我也有此意。重陽節近。正好登高。於是沿着葦塘。直向西南角走去。須臾到了。那亭本是在一座廟內。這廟叫作慈悲禪林。十分高峻。二人拾級而登。走將進去一看。覺得門戶暗淡。彩色久經剝落。雖有清雅的景緻。卻不甚莊嚴。道人道。這亭原是清代郎中江藻所建。你看四面蘆花。雖沒有真山真水。也要算是個名勝了。光緒年間。險些傾塌。幸

虧先父文恪公捐資重建。方能保存至今。那大士殿前碑陰上。第一行就列的先文恪姓名。先生道。保存古迹。也是一件大功德事。道人道。這亭是從前士大夫招呼司坊之處。優伶的踪跡。是常常有的。廟內有個瞎和尚。狠會下圍棋。先文恪當日也頗負善奕之名。也十分賞識他。只可惜不通佛法。竟枉做了釋迦弟子。先生道。出家不肯修行。反不如我這在家的。倒肯信心。我總有一日。削去這幾根煩惱絲。跳出塵網。道兄。你看葦塘的蘆花。一色白頭。經秋風一吹。飄搖不定。好似老年人的樣子。我已經五十歲了。況且身體多病。再不及早出家修行。只怕過不到二十年。就要同這蘆花一樣。道人道。這又何必呢。我我向來崇信佛法。卻不甚勸人出家。蓮池大師云。出第一家容易。出第二家甚難。和尚不怠貪。便是出不了第二家。但出得第二家。也不是叫你做自了漢。大概佛教的普渡羣生。與儒教的博施濟衆。並無歧異。所以說個福慧雙修。你看此處東北角上的龍泉寺。自從道興和尚設立孤兒院以來。救人無算。這和尚雖不十分修慧。這福緣卻是不小。可見出世之人。也得要行救世之事。如果當了和尚。世事一概不問。不過自家焚修。充其量只可證個阿羅漢果。決到不了佛菩薩地位。並且我知道你對於社會。素抱熱心。如今雖沒有救人的力量。卻常負救人的志願。你又能淡於榮利。雖形勢是個俗家。從精神上看起來。豈非你就是一位有道高僧麼。犯不着五十歲。再去挨那七日七夜的藤子棍。先生道。我僧還不

(13) 史外園梨

能做。更何能說是高呢。再者。我這作劇的事業。也恐不十分合於佛法。道人道。作劇雖不是佛教的事。卻可以做佛家輪迴之說一個大證據。你看他將扮此脚。又扮彼脚。富貴賤。頃刻改移。佛說輪迴。未必不如是。先生道。你用戲劇證佛法。我卻要用戲劇證天地。造化之大。無所不備。既有君子。又有小人。非如此則不成世界。譬如唱戲。必得生旦淨丑。樣樣俱全。方可成爲戲劇。世界是一大戲場。豈非戲劇之理與造化相通麼。道人尙未答言。忽然亭子旁邊。閃出一個人來。連聲說道。妙論妙論。二人一看。原來是一位老僧。貌如古柏。形似長松。不像庸俗模樣。二人急忙上前施禮。那僧口頭稽首。三人在亭上坐定。老僧道。方才二位先生談論。我在亭子外面。聽了半天。覺得語語悉合元機。用戲場來證天地輪迴。尤其確切。大概二位都是戲迷罷。二人笑了一笑。點頭道。我們不敢認這迷字。卻是有些好看戲。老僧道。我未出家時。也極講究這件事。不但愛聽戲。並且能自己登台。後來閱歷多了。才知戲界有許多黑幕。比起宦途。有過之無不及。真是強的便忌。弱的便欺。說不盡的可恨可悲。我因此覺悟塵世的苦惱。才身入空門。先生道。上人既久在戲場出入。其中大略。何妨指示一二。老僧道。戲界中怪怪奇奇的事。一時焉能說得盡。我這裏有本記載。送給二位一看。便明白了。說罷就從袖裏取出一本冊子來付與先生道。二位不嫌陋拙。儘可奉贈。二人卽忙道謝。老僧道。你我有緣。改日再見。說罷

飄然而去。二人得了此書。無心再到窰台上去喝茶。一同回到道人的寓所把這本冊子。細覽一遍。覺得其中所說的。雖是優孟衣冠之事。但與國家之治亂。政治之消長。風俗之厚薄。人事之得失。息息相關。二人大喜。如獲至寶。先生道。這冊子可惜是些文言。不能通俗。莫若改作平話。公之於世。道人道最好最好。於是二人不分晝夜。編改起來。間有傳聞異辭。苦於年湮代遠。無從徵實。更加多記北平。罕及南方。似乎不無闕佚。只得聽其自然。少不得費幾管禿筆。用一番精神不知幾歷寒暑。方才脫稿。成了一部奇觀。要知端的。請看下文。

第二回

米喜子初隸四喜
方松齡重噪和春

經上了年歲。老來得子。是一件可喜事。這才叫作喜子。喜子的上輩。本是江西人。世代唱戲。後來在安徽落戶。他父親得了喜子之後。便教他自幼學藝。到了十五六歲。居然崑亂不擋。文武並擅。大江南北。薄負時名。可惜他父親就在那時節病故了。喜子喪父以後。對於他的老母。格外盡孝。就在安徽蕪湖一帶唱戲。不肯出外。至多不過一兩個月。總得回家一次。探望母親。光陰倏忽。又過了幾年。

有一天。喜子在家。陳氏對他說道。喜子。你今年是二十三歲了。我早想替你定一房媳婦。娶過來。抱個孫子。方才遂我的心願。只是一來沒有合式的人家。二來我家也沒有多大的積蓄。所以耽誤下來。直到如今。實在是的一宗心病。前天是你姨媽生日。我去酬應。席上遇見了一位楊大媽。據他說。我的姪兒鳳林。就是你的表兄。他在北京四喜班裏。

卻說安徽太湖。有個唱戲的。叫作米喜子。他的母親陳氏。據說生產他的那一天。清晨早起。有一個蟻子落在身上。因此取名叫作喜子。亦有人說。喜子呱呱墜地的時候。他父親已

唱得狠紅。我想你在本地唱戲。雖然事情不錯。到底賺得有限。發不了大財。不如上京找你表兄去。託他搭個班子。可以多開一條活路。喜子道。媽說的話也是。但是媽年紀大了。兒子實在拋撇不下。陳氏道。不妨。前天在你姨媽那裏。吃了不少的酒菜。臨後還吃了兩大碗飯。大家都說我身體好。你儘管放心。喜子心裏。還是捨不得他母親。變法兒說道。兒子聽說京城裏的戲。狠不易唱的。稍微差一點兒。前台便說是外江派。況且兒子的能耐。本不甚佳。設或唱砸咧。回來反不好混咧。陳氏道。胡說。好道兒不走。你想一輩子常窮光棍麼。我叫你走。你就得走。喜子知道他母親有氣。一旁站着。不敢發言。陳氏又接着說道。我知道你的心事。就是怕我死。其實我六十多歲的人。一口牙齒。嚼得鐵蠶豆爆爆的響。一時還死不了呢。喜子無可如何。這才答應。臨走那一天。陳氏再三囑咐。無非是一路小心。保重身體。到京之後。託人寄個口信到家。也可放心等話。喜子一一領受。叩別老母直奔北京。

那時輪船火車。尙未通行。從安徽到北京。至少也得走一個來月。喜子腰裏。只有四兩銀子的盤費。離家不到十日。已是罄盡。喜子正在發慌。忽見許多男女。打扮整齊。拿着香燭。往一個村落中走去。遠遠又聽得金鼓絲絃之聲。喜子料是有人酬神演劇。便跟將來。等待到了那裏。抬頭一看。原來是座真武廟。對面台上。唱得好不熱鬧。一班兒香客。拜

道過神明。都擠在台下。仰着面觀望。也有些鄉下財主。搭了看棚。擁着妻妾子女。在那裏坐着。喜子是見慣的。不去睬他。只到大殿內對了真武老爺磕了幾個頭。站起來瞻仰聖像。只見旁邊塑的馬趙溫關四大天君。那關爺持刀側立。威風凜凜。猛回頭看那台上。正在演唱關公挑袍。臉譜扮像。比那神道差的多了。喜子搖了搖頭。不說甚麼。挑袍演畢。台上停住鑼鼓。喜子知道演過三齣了。卽轉入後台。將身上背的舖蓋捲兒。放過一旁。到衣箱邊。接着本行的部位坐了。早有班中老生這一門的人。走了過來。向他施禮。問道。朋友。敢是要消遣麼。喜子欠身道不敢。在下是末學新進。特來借台學戲。班中人道。你可能唱靠把戲。喜子道我也是門內出身。怎的不能唱靠把戲。班中人道。既然如此。就煩串演一齣武昭關。何如。喜子允了。班中人問他可要與正旦對一對。喜子道。這是大路活。不消對了。班中人道。此時我們歇鑼吃飯。少時開鑼。就是這一齣。你扮戲罷。喜子點頭。登時扮得好了。走上台去。施展本領。把一齣演畢。正卸靠呢。班中人來問他姓名籍貫。喜子一一說了。又問他到那裏去。喜子道。我是往京裏去的。班中人卽送了他些盤纏。喜子道聲多謝。仍復登程。

話休煩絮。不日到了北京。尋到韓家潭一家門首。見有藕香堂的小牌兒。知道是了。遂將門環拍了一下。早有一個人從門房中出來。問道。是找誰的。喜子對他說了。那人忙請了

一個安道。原來是米老板。我們大爺在家。待我給你回一聲。喜子道。你是何人。那人道。我叫小李。是這裏的跟包的。喜子即將帶來的蒲包。交給他。小李接過。走將進去。回明了鳳林。鳳林知道有這門親戚。小時節還見過喜子。說道。請到客廳裏坐。我就出來。小李答應一聲。放下蒲包。轉身向外。把喜子領進廳。說聲請坐。就匆匆的預備茶水去了。喜子舉目細瞧。這個客廳。是三間做的南房極其寬暢。條案棹椅。一律紫檀硬木。條案上正中間。擺着一柄白玉如意。左邊是一扇大理石屏風。右邊擺着康熙磁的五彩大花瓶。桌子上面。擺着一個大磁盆。盆中堆着幾個柿子。西面靠窗有一個書案。文房四寶。件件俱精。一束花箋。全印着藕香堂小字。旁邊有一個書架。排列着十幾套曲本。東面堆着一座七層菊花山。足有好幾十種菊花。高高下下。秋色宜人。四壁全是名人字畫。西北牆角上。還掛着一張古琴。米喜子從未見過這種境界。心中暗暗納罕。實則除了菊花山應時品以外。司坊裏的陳設。差不多是各家一樣。等了一回。小李挑起簾子。一個服飾華美的人。隨後進來。喜子見他眉目英秀。料是鳳林。叫聲鸞仙兄。倒身下拜。鳳林慌忙回答。二人見禮已畢。分賓主坐定。鳳林先問喜子的母親好。隨後又問了問路上的情形。現住那裏的話。喜子一一回答。便說獨自到京。現寓在某客店。恰巧小李進來送茶。鳳林便吩咐小李道。到某客店去。把米老板的鋪蓋取來。安置在廂房裏面。小李答應一聲走了。喜子

○我住在府上。未免添煩。鳳林道。自家至親。何必客氣。提到唱戲的事。喜子便說本人是唱文武老生。此番奉母命到京。要託鳳林帮忙。搭班唱戲。鳳林一口應允。說今天到館子去見了管事。回來定有好音。喜子連聲道謝。鳳林又讓喜子在上房吃飯。並且喚家人出來。見了一見。午飯方畢。小李來回道。米老板的臥室安置好了。鳳林點頭。喜子退到廂房一瞧。只見齊明儿淨。大可安身。心裏倒也舒泰。少時。小李進來拿衣包袱包。並盥頭。○圓籠。喜子看見。問這是什麼。小李道。這是我們大爺扮戲用的東西。喜子道。難道後台沒有。小李道。後台箱上的乏貨。只可是官中先生們穿。我家大爺。是當小老板出身的。○不穿那樣東西。喜子道。什麼叫做官中先生。小李道。就是唱戲的。喜子道。什麼又是小老板。小李道。就是堂號裏的徒弟。官名叫做司坊。俗名叫做像姑。這堂號裏的主人。喚做老板。他花錢買的徒弟。在外邊應條子陪人吃酒。往家裏弄錢。便喚做小老板。若是自己的兒子便叫做少老板。這個營生。總是且脚才吃香。我們這位大爺。起先也唱旦的。○演那玉玲瓏的梁紅玉。得意緣的狄雲鸞。誰看見也受不了。少說總得十天睡不着。那個勁兒味兒。真虧他琢磨。連陳中堂那樣人物。都迷上了他。後來年紀大了。自家覺得肉麻。才改了小生。○翻正他的行頭。有人報效。爲什麼不穿私的呢。

說着。聽得脚步響。知是鳳林來了。忙打住話頭走了。鳳林吩咐套了車。對喜子道。聲息慢

○跳上車竟奔戲園。到晚回來。對喜子道。我已經向管事先生說了。你就在本班。打三天泡。再定去留。明天是忌辰不開戲。你可到五道廟大下處。拜一拜同行。後天登台。你還是唱工。還是衰派。還是靠把。喜子道。我會說過。我是文武老生。隨便派罷。鳳林笑道。京裏唱戲。比外邊不同。第一講究名貴。你那鄉裏狗血洒不得的。喜子低頭不答。二人又說了些閒話。可巧這一夜。有鳳林徒弟相識的客人。在他家中擺酒。內有一人。出席散步。一眼看見喜子。叫聲米先生。喜子定睛看時。原來是位江蘇朋友。久在安徽的。姓丁行四。人稱他丁四爺。是個秀才。卻專喜唱戲。所以認得喜子。喜子忙向前招呼。說了幾句來京的原由。丁老四道。我也來京不久。住在長元吳會館。你閒時到延壽寺街去訪問。便可找得着。喜子應了。丁老四仍去上席吃酒。那日的主人。姓梁號敬叔。福建人。是位觀察。請的客。一位萬學士號藕船。是江西人。一位楊掌生。一位桂林倪鴻。俱是孝廉。還有一位。便是丁老四。這梁觀察極講究崑曲。鳳林自家出去吹着笛子。唱了幾支。果然腔真板正。喜子站在院裏。都聽呆了。酒罷各散。鳳林喜子等也各自安歇。

次日。喜子同了小李。到大下處去了一遭。那些老古董唱老生的。聽說他是新來搭班的。便擺出許多架子。神氣格外難看。有幾個圓通的。知他是陳老板的親戚。顏顏的套了些拉攏。喜子周旋一回。仍回到鳳林家裏。第二日催戲人來。呈上黃紙單。鳳林派的倒第二羣。

英會。喜子派了個魯肅。鳳林道。這是資格戲。向來新脚色是派不着的。管事人因你是我的親戚。格外用情了。喜子道。這戲我不對路。改一齣罷。鳳林道。第一天派戲。你就拿喬。往後還怎麼混。喜子才不言語。飯畢。隨了鳳林往戲園而來。那天羣英會的諸葛亮。派的是段景泉。他是著名一個會咬人的。嗓子極其響亮。使勁把喜子一咬。喜子到京不久。一路上受了些勞累。精神還未復原。嗓音自然使不出來。前台聽戲人們。對於新來的角兒。更是格外的求全責備。喜子一齣戲如同在冷水盆兒裏一般。一個彩聲也沒有。把段景泉足捧一氣。頭砲不響。第二天便不催他了。鳳林也無法想。礙着親情。仍留在家內。喜子甚覺無趣。倒是小李過來。說了幾句安慰的話。當晚喜子睡到床上。心裏煩惱。眼中掉淚。手拍着枕頭。嘆口氣道。京裏班子如此難搭。明天一早。奔着被套滾蛋。不。不好。我臨出門的時節。老母吩咐我的話。何等鄭重。這樣回去。怎麼對得住我娘。況且壞了名頭。人都說米某人是京裏不要的乏貨。本地戲飯也吃不成了。思來想去。一夜不曾合眼。不等天亮。便爬起來。到街上散步。信着脚走去。到了一個所在。抬頭一看。正是長元吳會館。想起了老四住在此處。何妨同他談談。便向管門長班一問。果然有位丁四爺。喜子遂把自己姓名說了。託他轉達。長班進去。不多時出來道聲請。喜子跟到了老四的屋前。聽得老四在屋裏同人說話。喜子掀簾走入。忽的叫聲哎呀。驚得徧身冷汗。毛骨聳然。跪

在地下。磕了好些頭。丁四同那客人。都笑起來。喜子驚魂方定。站起來道。好畫工。好筆法。丁四爺這張老爺像。畫得妙極了。我幾乎被他嚇死。那長班先見他這宗行徑。莫明其妙。此時方知他是看見屋裏牆上關聖畫像的緣故。也覺好笑。慢慢退去。喜子看那客人。是前日在鳳林家合了老四同席的。問其姓名。方知是楊掌生。三人在屋中坐定。丁四道。我這軸聖像。是諸暨陳老蓮的筆墨。本來是個名手。據說老蓮從四歲上。就會畫關壯穆。他同鄉有個富翁修造花園。老蓮跑將去。在他靜室中爬到桌子上用木匠的筆。畫了一尊壯穆。身後還配了一尊周將軍奔着大刀。那富翁回來。觀見神采威猛。驚得只管下拜。大約也就是米先生方才的情形了。掌生道。我前兩日遇着方夢園。他談陳老蓮的遺事。格外新奇。說這富翁把女兒給了老蓮。老蓮嫌他醜陋。畫了一張美人。掛在屋裏。他妻子早晚描摹。竟變的同那美人一樣。豈不是件奇聞。喜子聽了。心中一動。大家說些閒話。掌生告辭。喜子向丁四說到唱戲不紅的苦況。不覺流下淚來。丁四勸了他一番。他也不答話。只望着那關老爺出神。到晚回去。明日又來。每來便細看那張畫像。看看一月有餘。喜子忽的拍手笑道。有了。有了。丁四道什麼有了。喜子道我在路上真武廟裏看見一尊泥塑的老爺。那時台上正唱老爺挑袍。我看那扮像臉譜。比那神像差的太多。等到見了這張畫像。比那泥胎又強些。我這一月來。也學那陳老蓮的媳婦兒描摹美人的法子來。描摹這老爺

(23) 史外園梨

○如今卻是大有心得。我想當初陳家這人。必是中常像貌。姿致不佳。後來得了畫上美人的神趣。便哄得動丈夫。我既把這老爺吃透了。我這唱戲。未必不仗着他翻梢。丁四道。這話有理。你就這樣做去。喜子道。只有一層難處。北京老爺戲犯禁。怎麼許我唱。丁四道。你既不唱。又揣摩他做甚。喜子道。這事我同鳳林的跟包小李談過。小李給我出個主意。說只要堂會戲裏有都老爺點過。便可在館子裏唱的。丁四道。這一些不難。我託楊掌生。便可辦理。這巡城的幾位御史。他都認得的。喜子道。這就好極了。再三託付而去。私自到盔頭作坊。另出花樣。做了一頂扎巾盔帶後兜。又到把子局。造了一把青龍偃月刀。也不叫鳳林知道。這日。鳳林應了陳中堂的堂會。回來只擰眉毛。小李問是何故。鳳林道。奇麼。北京老爺戲。是久已禁斷。怎麼老中堂家這位戲提調。派起老爺戲來。這是位都老爺。我不敢駁回。只我們班中。那有會唱老爺戲的。小李道。咱家這位米爺。同我談過。老爺戲他倒應行。鳳林道。他久走外江。這也是有的。只這番派的是破壁觀書。我連這戲名兒都不曉。不知他會也不會。即走過喜子屋中。同他一說。喜子滿口應承。鳳林問他還有些什麼配脚。喜子道。二位皇娘。一個馬童。許褚。張遼。還有個驛官。都是要緊的。鳳林忙將管事人請來。命他到天下處一問。湊巧這些脚色。還有一兩個從外路來的。有些清頭。喜子又給他們說了一遍。打鼓人毫不通經。也是喜子指撥。鳳林見了十分興頭。

○便去應覆了陳府的提調。

到了唱戲的這一日。喜子不用銀硃香油勾臉。只抹了些胭脂。用黑筆略畫了一畫眉子。粧扮停當。後台看了已是喝采不置。等他揭幕登場。前台愈發贊美。看得入神。連老中堂向不懂戲。都擊節道好。只有梁敬叔道。這未免褻瀆神明。不看走了。喜子唱完也甚得意。過了數日。鳳林請他在戲園演唱。果是叫齊叫滿。聽戲人看到揭幕得勢之處。覺得聖帝臨凡。不過如是。人人肅然起敬。也有合掌誦那關帝寶誥太上神威的一篇法語。反倒沒了彩聲。喜子從此成名。便另去租了房子。把老母接來。鳳林仗他叫座。待他自然格外恭敬。喜子重謝了丁楊二人。安心在京唱戲。光陰似箭。轉瞬已是十來個寒暑。喜子聲價一年一年的高起來。就再唱羣英會。也有人捧了。不過總不及老爺戲叫坐。喜子對於關爺。比別人分外敬禮。家裏中堂供了神像。早晚燒香。初一十五。必到正陽門關廟去走走。唱老爺戲的前數日。齋戒沐浴。到了後台。勾好了臉。懷中揣關爺神馬。絕不與人講話。唱畢之後。焚香送神。他那虔誠。真叫做一言難盡。京中一班讀書稽古的老先生。知道此等情形。少不得紛紛議論道。伶人演唱帝王聖賢名臣。通不會這般做作。關壯穆不過名臣之一。何以定要如此呢。又有人道。據孔氏珩璜新論裏說。北宋時演影戲祭關雲長。可見這個風氣。不自今日始了。梁敬叔聽得這些話。便道。關夫子浩然正氣。塞乎兩間。歸神之後。

(25) 史外園梨

曾從天台智者大師。受過五戒。成了佛門護法善神。出天門。入地府。執掌文衡。豈可同別的古人去比較。往年沈文愨公每見寶筵有關帝戲。即便避去。那才是老成舉動。依我看。俗人的做作。倒合乎先正典型。楊掌生知得。便去告訴了喜子。喜子道。我這碗飯。全是關老爺賞的。不然憑什麼一季揮人家八百吊錢的包銀。我敬重老爺。只算知恩報恩。但是老爺的戲。倒底不該唱。我自從扮演他老人家以來。總是害病。簡直背了藥罐子。大概是褻瀆神明之故。老爺在天之靈。雖不計較這些。他手下的張飛老爺。周倉老爺。都是有火性的。難免不降點災。掌生道。這也是你恭敬神明。才說這些話。那些不信鬼神的。就是另一種想頭了。米喜子點了點頭。掌生道。老板若無事時。我們到飯館子去坐一坐。喜子道不行。我同何耕畬早有約會。掌生道。莫非和春的老板何耕畬麼。喜子道是。當下二人一齊出門。掌生自回。

喜子竟到耕畬家中。耕畬這日。因小孩滿月。才備酒請客。又怕人送禮。所以先不說明。衆賓客吃罷酒飯。各自散去。喜子走的最後。耕畬方把他送至門外。只見一位藍翎白頂官兒。騎馬而來。耕畬認得是怡王府的人。慌忙讓他下馬進屋。問王爺喚我麼。那官兒道。王爺不曾喚你。是肅六大人煩我來的。月內他那裏要唱一本堂會。訂你的班子。指名點方松齡的雙盒印。要你去辦理。耕畬道。方松齡是我們班裏第一個花旦。現在五十多歲。留

了鬍子。不唱戲了。我怎辦得他來。那官兒怒道。我不管這些。到那日若沒方松齡的戲。肅六大人發了脾氣。我看你北京的戲飯。吃得成吃不成。耕翁慌得做聲不得。那官兒出門上馬走了。

耕翁呆了半晌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。原來他有一個把弟。叫作小趙。本是個理髮匠。改行跟官。才做了某御史의 長隨。那御史同方松齡交情很好。耕翁心想莫若去求他。無論用硬也罷用軟也罷。只要他肯點頭。方松齡就得乖乖兒的出台。主意已定。一直去找小趙。見面之後。把來意說了一遍。小趙思忖了一回。隨後豎着一個指頭說道。只要前途肯出此數。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准能辦到。耕翁知道是一百兩銀子。說道。價目也還不多。但不知是誰使。小趙道。是我們姨太太使。你不花這錢時。莫想成功。耕翁道。兄弟。你倒底有這拿手沒有。小趙咬着耳朵說道如此如此。你看如何。耕翁聽了大喜。即辭了小趙出去。不多一回。果然取了一百兩銀子來。雙手奉上。小趙點過銀票。揣在懷裏。進去見他主人。就在姨太太屋裏。悄悄的商議了一回。出來回覆耕翁。叫他回家。靜候好音。這裏主僕們磨拳擦掌。准備依計而行。過了幾天。御史借請客爲名。備了一桌酒席。叫小趙把方松齡約到寓裏。他一見松齡。殷勤款待。十分親密。一面又給松齡引進了闔座的朋友。說他是鼎鼎大名的方老板。拳高量雅。大家可以暢叙一番。松齡一看也有素來認識的。也有初

次見面的。少不得與各人寒暄了幾句。在座的人。一大半是愛熱鬧的。先與主人說了幾拳。後來松齡出手。連得了幾個勝仗。大家不服氣。公打他一個人。松齡的性格。又是個極好勝的。索性獨擺將台。以寡敵衆。於是越喝越醉。越醉越喝。夜闌席散。衆人謝過主人自去。松齡卻早已爛醉如泥。人事不知。那御史見了大喜。即叫幾個家人。把松齡抬到外書房裏的炕上。輕輕放下。臉兒向外。御史又叫了幾聲松齡。松齡絲毫沒有知覺。只有鼾睡的聲音。替他回答。那時小趙躡足潛踪。剛進屋內。御史道。來得正好。你快動手罷。小趙就拿出一把剃刀來。運動手腕。像風一般快。不消三五分鐘。早把方松齡的鬍子。刮得乾乾淨淨。御史贊了一聲好。小趙道。我還要到外面去。敷衍他的車夫。已經催走了好幾次了。說着出去。

松齡一覺醒來。抬開醉眼一看。不像自己屋裏的樣子。霍的跳起身來。只見那位御史。坐在一旁。松齡甚覺惶愧。說道。該死該死。我真糊塗極了。貪吃了幾杯酒。糟塌你的地方。還要累你熬夜。實在對不住。御史道。咱們是熟人。不用客套。此時還不算晚。你可以多歇一回。養養神。松齡那肯再睡。定要就走。御史道。不忙。我還有一句話。給你商議。按住了松齡重新坐下。松齡忙問何事。御史道。肅六大人。你可知道。松齡道。莫非戶部正堂軍機大臣肅六爺麼。御史道。他並不是軍機。是御前大臣。只不過在皇上跟前有面

子就是了。這人的脾氣。你可曉得。松齡吐着舌頭道。厲害。厲害。御史道。他不日要在宅內。唱和春班的戲。指名要你登台。何耕翁急了。託我同你商量。千萬幫耕翁一回忙。你看我的面子。不可推辭。松齡道。承他台愛。又有你的情面。再說耕翁也不是外人。應該幫他。可惜我留了鬚了。御史道。照你這麼說。除非是把鬚剃掉。才唱能戲。松齡未及答言。御史拿過一面鏡子來道。人家說你長得少。你還不信。何妨自己照一照呢。松齡接過鏡子一照。只見鬚髮刺得乾淨。不是于思于思的樣子。倒變了個冠玉的少年。不由得自己發愣。好像酸甜苦辣的滋味。一齊湧上心來。那面鏡子立刻落地。跌得粉碎。御史連連作揖道。你饒了我罷。松齡呆了半晌。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。我依你便了。御史大喜。卽將何耕翁喚來。與松齡接洽。去應了肅六那本堂會。小趙天天到何家。表他剃鬚的功勞。耕翁送了他十兩銀子。才算罷休。耕翁又請松齡在戲園幫忙。松齡應了。松齡本是個老名脚。聲價遠在陳鳳林以上。京城裏向來捧他的人。不知多少。此番聽說他二次上台。當時闌動了九城。那天和春班的轉兒。在慶和園。松齡頭天便唱翠屏山。不到午正。早已滿座。等到松齡出場。將念引子。忽然池子中間。有個少年人。狂叫一聲。跌倒在地。衆人正在喝采。倒被他嚇了一跳。要知此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賽松齡一曲擅清歌

劉趕三片言興大獄

使。趕緊過來把起扶起。問他可曾跌壞。他說沒有。重新坐下。壹志凝神的聽戲。看官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他叫作平齡。乃是漢軍鑲白旗人。父母在堂。並無弟兄。因為是個獨子。自幼嬌生慣養。父母便把他十分溺愛。到了十八九歲。長得粉裝玉琢一般。真乃是衛玠復生。安仁再世。不但相貌漂亮。天姿亦極其聰明。他卻不好讀書。偏愛演戲。父母約束不住。只得任其所為。起先他還到學房裏去。應個名兒。後來絕跡不去。索性請了曲師。研究戲劇。一天到晚的彈絲品竹。調粉弄脂。不唱別的。單唱花旦。那天聽了松齡的戲。覺得他姿態活潑。做工細膩。實在有比衆不同的地方。出了戲園。一路上還想。我自請了許多教戲的先生。原來都沒真傳。若能請得松齡時。將來定可接受他的衣鉢。況且我名字叫作平齡。安知不是與松齡平等的預兆呢。但要請松齡。非何耕畬不可。好在我同耕畬原

上回書說到方松齡剛一登場。忽然有個少年人。狂叫一聲。跌倒在地。那是什麼緣故呢。只爲他瞧見了松齡的樣子。大聲喝采。一時得意忘形。身子一晃。不覺跌倒。伺候他的小

是熟人。主意已定。回到家中。卽差人把耕翁請來。要他引進松齡。耕翁道。平爺。不是我攔你的高興。你一個念書人家的後代。總應該伏案攻書。求取個一官半職。叫你們老太爺老太太歡喜歡喜。才是正辦。怎的一天到黑。總是在戲裏討生活。莫非看這條路有飯。我的小爺。那就擰了。我們這裏頭。實在不油個個有飯。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單看方松齡陳鳳林一班兒。請看那些跑宮女丫環的够多可憐哪。平齡紅了臉半晌。才說道。沒相干。我不過混着頑。誰真想吃戲飯不成。你只與我引得方老板來。我自另有一番人心。你不用說這廢話。耕翁聽說不自効勞。卽答應了。

過了數日。來到方家。見過松齡。寒暄已畢。卽把平齡這番意思。說了一遍。松齡道。我那有工夫陪着外行胡鬧。你給我推了就是。耕翁道。他是慕名而來。你只略略給他說一說。他就歡喜的了不得。用不着給他下細工。誰不知他家裏大有錢財。難道虧負得了咱們不成。松齡道。既你這樣說。我應了就是。我也不講月規。也不合他論餉。只要他不把我當下三濫就結了。耕翁道。諒他怎敢。松齡道。你叫他定個日子。我們找個地方見一面兒。耕翁道。這個自然。遂別過松齡回轉自己家下。走至門前。只見門關的甚緊。用手拍了幾拍。沒人答應。耕翁大怒。便嚷起來。一個小徒弟慌來開門。耕翁跨了進去。劈面就是一掌。打的那孩子歪在一邊。走入屋中。拿起戒尺。把他拖來。又是一頓好打。那孩子被他

打的鬼哭神號。他的老婆。是聽慣了的。由他鬧得怎樣。只做看不見。耕翁從下午打到掌燈的時候。方才住手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起來。吃過早飯。逕奔平齡宅內而來。看門人回了進去。平齡把他請入裏面坐定。平齡道何先生見着方爺麼。耕翁道。見過的了。他說交朋友不論錢財。挑個日子。請他吃頓飯。就算成功。平齡大喜道。後日我沒事。咱們就在天福堂罷。這幾日和春的轉兒是廣和樓。爲的圖個近便。耕翁道是。好極了。只我今天有個窮朋友要出外。我想替他張羅五六十兩銀子的盤費。不知爺台手底下方便不方便。平齡道。有有。卽取了一大包銀子。交給耕翁。拿着走了。過了兩日。已是他們的定期。平齡出城。到肉市廣和樓聽完了戲。先到隔壁天福堂坐了。等了一回兒。耕翁同着松齡進來。平齡殷勤接待。大家入坐吃飯。自然松齡坐了首位。耕翁陪坐。平齡主位。三人都是好酒量。飲了一回才吃飯。飯畢散坐。松齡便問平齡學過什麼戲。平齡一一說了。松齡還叫他試試嗓子。當時耕翁就從衣襟下。取出一支笛子來。平齡唱了一支南梆子。松齡一聽。覺得嗓音甚好。字眼尺寸。還欠講究。看着耕翁。彼此笑了一笑。口中卻着實誇獎了幾句說。恁既好喜這個。不妨到我家裏去。我每天起得甚早。可以勻出點工夫來。給恁說戲。飯後恁得到館子裏去。聽我的戲。照這麼辦。玩藝兒才能長的呢。平齡連聲稱是。說我明天准來。松齡道。天已不早。我要先

走。遂起身告辭。耕翁對平齡道。明日恁到方家。空着手進門。怕不好看。平齡道。我早預備了。當下各自歸家。平齡一夜何曾睡着。第二天一早。帶了四色禮物。去拜松齡。還送了五十兩銀子的贊敬。從此就在松齡家中學藝。松齡雖不日日見他。一月之中。也有十天可以會面。松齡有時向平齡借錢。一張嘴總是二三十兩。平齡從不駁回。看看半年。平齡的技藝。也不見十分長進。不過捨得花錢。各票房裏。都願意請他。又因臉子漂亮。前台的請家。也都歡喜看他的戲。一月總接幾分請帖。平齡走了兩年多票。一班同他頑笑的朋友。給他送了個綽號。叫做賽松齡。平齡也就居之不疑。

一日。同何耕翁商量。要在戲館子裏露一回。耕翁過。這幾天方老板告假。我們班子應了阜成園的轉兒。正少個花旦。恁去抵擋一陣。未爲不可。只是後台有些花消。約計一百多吊錢。那是一個省不下的。平齡過。花錢怕什麼。我們票友。原是耗財買臉的。耕翁道。既然如此。這唱戲二字。就應在我的頭上。三日後靜聽好音。說罷辭去。轉瞬三日。這日平齡用過早膳。靠在書房的欄杆上。看婢女小翠。在樹上折取桂花。細腰斜倚。皓腕凌空。十分有趣。他心中暗想。這若移在演劇上。身段好看的很。正在出神之際。忽聽有人叫了一聲哥兒。回過頭來。只見小使順兒。笑嘻嘻的手裏拿着一張戲單。說是何老板送來的。平齡接過一看。原來是阜成園的事。訂了八月初九日。平齡派了一齣探親。是倒第三。

前面還有一齣三英記。順兒指着問道。這是一齣什麼戲。奴才不曾見過。平齡道。這是齣唐朝的戲。有員小將王士英。被女寇高蘭英殺敗。逃在一家子。遇着一位姑娘。叫做寶桂英。用計把蘭英灌醉。士英合他成了好事。蘭英醒來。挑唆士英。把桂英也給辦理了。三人成了夫婦。本是不常唱的戲。莫怪你不知道。順兒道。聽說哥兒這齣探親。還帶頂嘴呢。平齡道。帶頂嘴。得用個好桂姐。比平常探親不同。大約連這桂姐並那三英記的旦脚。總跑不掉是司坊裏的人。順兒道。哥兒這一講說。我才明白。不然。我還當三英記是三國裏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呢。平齡道。今年不唱張三爺的戲。有人扶乩說今科這番鄉試是他老人家下凡監場。所以他的戲唱不得。順兒道。我也聽得人說。張爺性如烈火。他來監場。只怕要出亂子。平齡道那卻與我沒甚相干。你對來人說。我初九准去。只小心不要被老爺知曉。順兒道。老爺不會知道。他正在外面會客呢。小翠拿着一枝桂花。笑對平齡道。哥兒。唱戲的事。老爺向來不管你。怎地忽然要瞞他。平齡道。這一回是到戲園子裏唱。不比往常。小翠道。好哇。索性越鬧越不像。我偏去告訴老爺。平齡扯住了小翠的袖子。說道。好姊姊。你千萬不要說。小翠道。哥兒你放手罷。花兒全要掉下來了。我說的是頑話。你放心。我決不對老爺說。就是太太面前。我也一字不提。平齡這才放手。眼看小翠。執着花枝。慢慢的轉過屏風去了。

且說平齡的父親。會的那位賓客。叫作喇謙。也是鑲白旗人。與平齡的父親。沾些世誼。能言善辯。專在官場裏面拉絳。家有兩房媳婦。一房在京。一房在天津。那歲中秋節關。實在過不去。他就想到這位老世交。前來拜訪。二人見面之後。平齡的父親。說到平齡。不覺嘆了一口氣。說這個孩子。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。還是不走正經路。兄弟。你看怎麼辦。喇謙道。姪兒既不讀書。大哥。你何妨替他弄個舉人呢。平父道。難道說舉人也可以用錢買的麼。喇謙道。自然。近幾年來。那一次鄉會試沒有弊端呢。現在主考是已經放定咧。正主考是柏中堂柏後。副主考是兵部尙書朱鳳標。左副都御史程庭桂。我都有路可走。平父道。那兩位副主考我不大知道。這位柏中堂公正清廉。我是深知道的。怕不能賄買罷。喇謙道。老哥。你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柏中堂雖是清廉。但他最寵愛他的姨太太。姨太太有個兄弟。叫作靳祥。是柏中的總管。這次他想要在科場上面。多攬些錢。四面託人。招攬主顧。不瞞老哥說。前天他還當面託我哪。平父道。路倒是條好路。可惜我這個孩子。筆下一些不通。就是中了一名舉人。也是空的。喇謙道。老哥。你不要這麼說。孩子中了舉人。因此發憤讀書。明年就中進士。點翰林。也說不定的。即便不能。將來得個一官半職。有了個舉人底子。總算是正途出身。便宜地方多着哪。平父聽了。意思有些活動。說道。兄弟你懂得子平麼。喇謙道。我略知一二。但不知大姪兒的八字。是那幾個字。

平父道。他是二十一歲閏四月初十寅時生的。我記得他的八字。是戊戌。丁巳。辛巳。庚寅。喇謙屈指算了一算說道。辛生巳月。正官得令。時上有庚金劫才。年上有戊土正印。謂之身強官旺。有官有印。定爲棟樑之才。命有天乙貴人。讀書上進。仕出正途。月上透殺。有印化吉。所謂身強殺淺。假殺爲權。每逢官殺運。定有升遷之喜。今年戊午流年。有殺有印。而且天乙再逢。必中高魁。恭喜恭喜。說罷連連拱手。平父大喜道。兄弟高明的很。正給吳鐵口算得一樣。既他還有這個造化。我就花幾個錢。也使得的。喇謙道。不消許多。兩千銀足殼。只是姪兒年輕不懂事。萬一口齒不嚴。惹出禍來。反爲不美。不如索性把家人一齊瞞過。平父點頭。當下二人分手。次日平父得到回信。事已辦妥。先付銀子若干。餘款事後再補。

到了八月初八那一天。他囑咐平齡道。孩子。這十天之內。你千萬不要出門一步。平齡問爲什麼。他父親頓了一頓。說道。前天我託一位朋友。替你排了排流年。他說這十天之內。不出門有喜事。出了門就有災晦。平齡道。我不出門就是。次月初九。平齡早起盥漱已畢。正在書房裏閒坐。順兒進來說道。哥兒。今天該預備什麼行頭。平齡愣了一愣。說道。可不是麼。今天正是阜成園唱戲的日子。只是老爺子不許我出門。怎麼辦呢。順兒道。不怕不怕。老爺子今天南城外有酬應。一早出去。要吃過晚飯。才得回來。那是趕車的趙四。

對我說的。這回兒正在那裏套車了。平齡方要再說。順兒搖手道。老爺子來了。平齡趕緊站起。只聽他父親說道。你千萬不要出門。也不要與外人見面。我出去一躬。就回來的。平齡唯唯。他才出去。平齡見他父親走了。笑對順兒道。活該咱們造化。吃過午膳。等了一回。他就叫順兒帶着箱籠。同向阜成門外而去。大家知道票友賽松齡那天初次在戲園上台。少不得要來趁個熱鬧。一路上香車寶馬。絡繹不斷。把阜成門附近一帶極荒涼的地方。卻變作花團錦簇。平齡看在眼裏。異常高興。到了阜成園門首。下車進了後台。自有管事人殷勤招待。那時場上正演三英記。那扮寶桂英高蘭英的兩個旦角。都是松齡的徒弟。扮王士英的小生。叫做江耗子。一條音腔不聚的嗓子。惹的聽戲人十分好笑。那兩個旦角。卻都不錯。平齡扮戲尙早。隱在場門簾內看了他們一齣。暗想這兩個孩子。倒不枉方老板栽培他一場。真不含糊。不多時。這兩個旦角唱畢卸了妝。到官坐裏去找他的斗翁。那個斗翁。頗請了幾個客。看官們認得的。卻只有一個桂林倪鴻。又唱了兩齣。便是探母登場。那鄉下親家母將出場門。早聽得有人叫好。倪鴻身旁一個南方口音人道。這不過是個丑脚。怎的也有人喝彩。倪鴻道。這個丑脚。非同尋常。他叫劉趕三。是保身堂的老板。只他不是和春的人。今日緣何到此演戲。那邊一個旗人道。他是沒有能耐。大班不要。今天是何耕畝找他來陪賽松齡的。那南方人道。他既沒能爲。怎的出台就有人叫好。旗人道。

○這不過因他是個好脚。南方人道。他既沒能爲又焉能是好脚。倪鴻道。這不是一句話說得完的。老兄請看看罷。說話之間。探親已演到備驢的那一節。趕三兒竟把他自家騎的一匹驢。牽上台來。說也奇怪。那驢在台上十分馴熟。觀戲人無不喝彩。只聽得趕三兒道。這孽畜雖不是唱戲的兒子。上台可真不含糊。衆人知他是嘲笑平齡。又是一片彩聲。那旗人笑着對倪鴻道。趕三兒戲雖沒甚根底。口卻刻薄到極處了。他的紅也就紅在這張嘴上。倪鴻點頭。少時桂姐出來。看他打扮是個花旦的樣子。年紀也很輕。比平時唱探親。弄個一嘴鬍子渣兒的官中正旦。穿件青衣。順眼多了。那旗人道。這孩子叫做張梅五。是他保身堂的徒弟。賽松齡今兒要唱頂嘴。所以用他登台。這孩子雖是個無名之輩。究竟是內行。○賽松齡恐怕要受大敵。就是那匹驢。也是趕三連夜排出來蹶賽松齡的。你道他們毒不毒。○倪鴻道。這探親帶頂嘴。倒是不常演的戲。難得小平子竟能演唱。少時平齡出場。果然不見十分精彩。這齣唱完。倪鴻走至後台閒步。只見許多人圍着平齡解勸。平齡滿面怒容。指着趕三兒痛罵。趕三兒也不乾不淨的回嘴。倪鴻料是方才的戲仇。遠遠躲開。平齡趕三。也吃衆人勸走了。

過了幾天。順天鄉試出榜。平齡高高的中了第九名舉人。他父親方對平齡說道孩子。你的舉人。是我花了好些銀子買來的。前幾天考試的時節。我老是提心吊膽的。只怕你出門去

○被人家瞧見。如今是不怕的了。我看你天分甚好。字蹟也還寫得清清楚楚。若能從此認真練習八股。明年會試。再點上一名翰林。豈不是榮宗耀祖。正說到這裏。順兒回來道。喇二爺來了。喇謙進得屋子。忙給他們父子道喜。平齡知道有事。退出去了。平父道。兄弟。怎麼老沒有見。喇謙道。天津有點事。我是八月初八出京。直到昨兒才回來的。平父道。你姪兒的事。全仗兄弟出力。說罷一拱到地。喇謙道。那也是老哥的福大。姪兒的命好。話可又要說回來咧。我聽見人家說。副主考程庭桂的小兒子。沒有出榜之前。他就在飯館裏說。有什麼姓李的姓熊的許多人。全是他遞的條子。現在榜上一個也沒有中。可見得還是姓靳的這條路靠得住。平父道是的。喇謙又道。姪兒這本卷子。是我託南省一位高手槍的。他說卷子裏面。寫錯了一兩個字只怕落第。現在姪兒居然中了高魁。真正好運氣。又從袖裏取出幾張字紙來。說道。這是三場的原稿。將來可以印成試卷送人。平父接過。謝了又謝。又把銀子餘數付清。喇謙這才辭去。

又過了幾天。平齡出去拜老師。會同年。緊接着懸匾宴客。自有一番忙碌。他卻過了空閒。仍是同一班梨園打混。看看十月初五日。正是鄭親王端華的壽誕。演戲招賓。那日朝中親貴以及大小官員。誰不去捧觴上壽。平齡父親也在其內。將從禮堂退出的時節。趕三兒正在台上演戲。扮的是僧道一流。一眼瞧見。忙提着極高的嗓子道。分身法兒。只有新舉

人平齡會使。我知道八月初九的那一天。又是唱戲。又是下場去考。真是個活神仙。平齡羞的面紅過耳。再看那齣戲時是新排的鈞天樂。是用尤西堂崑曲舊本。改的亂彈。恰是譏罵科場的戲。平齡坐不住。只得溜了。他父親也就走去。那端華胞弟。御前大臣戶部尙書肅順。聽了趕三這句話。卽把御史孟傳金的衣服。輕輕的扯了一下。孟傳金會意。同他走到一個小書房坐定。肅順便道。方才趕三兒說的話。你聽明白麼。孟傳金道。聽明白咧。肅順道。科場是主子家找人的大事。他們竟敢作弊。我耳朵裏早有閑話。不過不便說話。你們當都老爺的。就該上本。孟傳金囁囁著道。柏中堂是敝老師。這本怕不便上。肅順呵呵一笑。道你太小心咧。柏中堂決沒有什麼處分。我可以担保。我聽得平齡這本卷子。出在編修鄒應麟房內。老鄒給他改過錯字。你以此爲由。把柏中堂輕輕兒捎帶幾句。主子諒不深究。大約只把平齡革去舉人。便算了事。我知道你從前奏撒蘆溝橋的釐卡。是個極有骨頭的好老都。你們衙門裏從毛寄雲放出去之後。就是你最有膽子。那年寄雲參文中堂好幾萬句話的長摺。主子也擱着不問。你替貴老師擔什麼心。孟傳金道。這話也是。我就預備摺子。當日辭了肅順。回到家中。具摺要參奏科場。他家有位西席勸道。肅六胸無點墨。柏聽濤是科甲出身。素有私仇。恐怕弄大了。不如不參。傳金想想也說得是。便把摺子擱起。豈知自那一起。傳金夜間總睡不着。傳金惱了。仍復依了肅順。把摺子遞進。

皇上見摺中有中式舉人平齡。殊墨不符等語。卽傳旨着鄭親王端華。怡親王載垣。尙書全慶。陳孚恩。悉心磨勘試卷。不准稍涉廻護。此旨一下。滿朝震恐。

且說平齡被趕三兒抓了幾句。回家十分不快。他父親也覺得趕三兒的話奇怪。問起根由。他才把阜成園唱戲的事。說了一遍。平父大怒道。我怎麼吩咐你不許出門。你偏偏出去唱戲。要是鬧出事來。孩子。你真害苦了我咧。平齡道。我也不知道誰害誰。要是老爺子告訴了我。我怎麼敢去唱戲呢。平齡的母親道。誰也不必埋怨誰。但願無事便好。平父道。怕不能罷。噯。我只知道機事不密則害成。不知道機事太密。也會成害的。隔不多幾天。喇謙果然派人來關照說。他自己出京去了。聽說科場案已經發作。以後平齡上堂審訊。千萬不可說出有人頂替。方可保全性命。平父得着此信。十分驚慌。只得取出搶替人的原稿來。叫平齡連夜熟讀。以爲能得默寫出來。就是自己做了憑據。平齡也知道是生死關頭。非同小可。卽把原稿當作戲詞一般。念了又念。記了又記。好容易把每篇文字的前幾行。默寫得一字不錯。他們父子。才略略的放心。到了覆試之期。誰知道王大臣等。依着老例。另外出了一個題目。可憐平齡連個破承也做不上來。真如雷打一般。只好呆坐。挨到日落黃昏。沒奈何寫了一個履歷。硬着頭皮交卷。王大臣等見是白卷。立刻翻臉。喝一聲拿下。兩旁閃出一班公差。好像鷹拿燕雀似的把平齡揪翻。押到刑部牢中去了。過了兩日。

卽奉旨將平齡革去舉人。命法司嚴訊。肅順乘此機會。攀扯到柏後身上。也將他革職拿問。此時肅順與端華等。全神都注在柏後及一班考官頭上。倒把平齡這件事看得輕淡。合他當初對孟傳金的話。全然相反。平齡在監一連幾天。也沒有過堂審訊。那些監子使用過他家的銀子。把他異常優待。手拷一概不上。但他到底是個公子哥兒。怎麼受得慣鐵窗風味呢。順兒天天送飯進去。主僕相見。無非是痛哭一場。有一天他主僕又會着面。正在發愁之際。忽地看見兩個衙役。扶着一個少年犯人。那犯人面色發白。兩眼要閉。中衣上帶着胭脂似的血跡。一步一拐的。轉到別間屋裏去了。平齡私問牢役是誰。牢役道。他是柏中堂的舅爺。叫作斬祥。也爲這次科場案打官司。這個小子。經不起一夾棍。便一五一十的全招出來。還有朱尙書的家人王福呢。他在堂上受盡了種種的刑罰。咬定他主人沒有受過人家半文錢。那才是真正的鐵漢。如今人家倒出去了。這小子只好常在這裏一世。平齡聽了這一番話。呆了半晌。才說道。好厲害的刑法。反是死了乾淨。牢役道。他偏不死又待怎麼。平齡便不言語。卽叫順兒買些好酒來勸牢役。那牢役吃得醉了。順兒方才走去。比及牢役酒醒。平齡已是自縊死了。牢役驚得手足無措。忙去報了官。那官兒走來毫不驚慌。看了一看。卽命把尸首解下。放在一邊。他卻往平父家去找他父親。平父聽得是刑部官。知是爲兒子來的。連忙出見。那官兒一見平父便道。令郎在監身故了。平父大吃一

驚。放聲大哭。官兒道。老先生。這不是你哭的時候。他雖身死。只是犯着欺君的重罪。難免沒有戮屍的刑罰。老先生快具個兒子在監病故。情願領尸埋葬的甘結。弄出尸首。方保無事。我們衙門的定例。凡是入土的尸首。向不掘戮。你不可自誤。平父一時也顧不得辨他的真假。竟具了個結。隨了這官兒前去領尸。到得牢中。平齡的屍首。已用棺木盛殮。連棺蓋都釘嚴了。平父向那官兒說了些道謝的話。由着他把棺抬出。他自有別的計策去回堂官。平父回家。連忙把兒子抬出彰儀門。在祖塋埋葬。一路上就聽得人說柏中堂科場舞弊。畢竟問斬了。平父想到他兒子落個全屍而死。還算便宜。埋葬已畢走進城來。將走到虎坊橋。只見一個人騎着一匹驢兒。從西往東。剛要上橋。橋下有一個人大喝一聲趕上去。把那人從驢上直擒下來。按倒在地。揮拳便打。舉足便踢。那人殺豬似的叫起來。不知此人性命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頭角崢嶸小叫天出世
衣冠傾倒大老板登場

賊。替老師報仇。說時拳如雨下。趕三兒只把兩隻手護着腦袋。掙扎不得。正在危急。霍的旋風似的跳過一個人來。走到那打人的身邊。只輕輕的一掌。那人便從趕三身上。跌將下來。這裏躡進一步去。正要動手。只聽趕三兒說道。打不得。打不得。他是孟傳金孟都老爺。那人趕緊縮手。這時節孟府的家人趕到。說道。二位不要給家老爺一般見識。他是因錯參柏中堂急瘋了。趕三兒也道。咱們走罷。牽了驢兒。同那人一同往東而行。孟家主僕也自去了。早有許多人圍着看熱鬧。見那人身軀偉壯。英氣逼人。穿的是平民服色。眉宇神情。卻像是個梨園中人。不免大家交頭接耳。互相議論。追問他的出身來歷。看官們看到此處。也少不得要向作者盤問。不用慌。等我慢慢的演講。

且說這人喚做姚四。乃湖北黃陂人氏。是戲班中一個文武老生。他的文戲雖不過是假玩藝

卻說那人把騎驢人按倒在地。跨在他身上。舉拳便打。口中直嚷道。蕭六。蕭六。你冤得我好苦。騎驢人道。我是唱戲的趕三兒。不是蕭六。那人道。我認得你是蕭六。今天打死你這奸

兒。他的武技卻有些真傳。因他七八歲的時節。在著名大俠艾春和家中學過拳棒。不比別人。只會後台的把子。十一歲上入班學戲。唱了一二十年。在湖北地方。頗有聲名。生平好看水滸。最推重魯達武松的爲人。喜歡管那不相干的閒事。那時安德府有些財主。起了一個桂林班。姚四也在其內。這桂林班一來脚色齊整。二來行頭新鮮。湖北各府有了大典。不怕路隔千里。都來寫他的戲。這年荊州有了兵事。幸得一位吳都司。把賊殺退。衆人贊美他的功績。他道這勝仗不是我打的。衆人道明明是都閫奮勇當先。怎麼忽然謙遜起來。吳都司道。列位不知。我那日清清楚楚。看見關夫子把我拍了一掌。上起陣來。借了他老人家的神力。所以才能殺賊立功。這勝仗實在是關夫子打的。我不過替神聖宣勞罷了。衆人道。不錯。那一日關帝廟的大刀。果然往下滴血。神功浩大。不可不報。因此大家湊了錢。到德安約桂林班全部。去唱關廟神戲。誰知戲班將將約來。忽朝廷下詔。關聖帝君列入中祀。不許人民在廟庭演戲做會。衆人沒法。把戲移到城隍廟演唱三日唱過兩日。第三日早間。姚四起來。獨自一人到城外閒步。走至一座小小茶肆門前。向內張時。已有本班一個人在那裏吃茶。這人是江夏人氏。叫做譚志道。唱戲的名子叫做叫天兒。是個老旦脚色。姚四跨了進去。同他坐在一處。叫天道你怎的今日。比我起的遲了。姚四道昨日那齣打洞派的太靠後了。夜來又睡不着。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所以起的遲。二人正說話呢。

○只聽得茶博士啣啣念念道。是太歲來了。二人舉目一看。只看外面一人走來。面目凶惡。衣服古怪。敞着大襟。胸前露出一叢護心毛。往對面一副桌上坐了。不住大呼小叫。茶博士戰戰兢兢。小心服侍。姚四悄悄對叫天道。我在荆湖一帶走老了。此人卻不認識。他這奸惡樣子若弄到班裏去。倒可以派個淨脚。叫天瞟了那人一眼。微笑不答。那人見此情形。知道是姚四等議論他。拍桌嚷道。鬼鬼祟祟的說什麼。咱老子走慣江湖。向來不怕人說的。姚四道。我們說話。與你什麼相干。那人聞言。五官亂動。便要來抓姚四。姚四也攘臂相迎。茶博士合叫天死命的勸住。姚四合那人。氣忿忿的坐在那裏。怒目相視。叫天道。天不早了。我們走罷。姚四道。我若走了。他笑我懼怯。那人聽姚四這等說。便也坐着。不肯動身。不多時。從外面走進個小孩子來。提着一籃燒餅。高聲叫賣。那人即將他喚至身邊問道。你這燒餅是給人吃的麼。孩子道是。那人將籃子接過。放在桌上。拿起燒餅就吃。一口氣吃了七八個。方才住口。孩子道。你再吃不吃哇。那人道。不吃咧。你走罷。孩子道。你給錢哇。那人瞪了一瞪眼睛。說道。錢我早給你咧。孩子道。沒有。我篋裏一共四十個燒餅。先賣去了二十個。收了二十文錢。不信。你把篋裏的錢數一數。一言方畢。只聽劈拍一聲。孩子臉上早着了一個嘴巴。那人罵道。你這個小王八蛋敢瞞人。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。孩子一手捧着臉哭着說道。你不給我錢。還要打我。你不知我是新

學徒的。若沒有錢。回去師父定要打我。說我把燒餅偷吃了。先生。你可憐可憐我這苦孩子罷。那人聽了越發動怒。冷笑道。你好不知趣。再不走。我打死你這小雜種。這時節姚四看得實在不耐煩了。便往這邊走來。叫天攔擋不住。姚四走至那人面前說道。朋友你白吃了燒餅。還要欺侮他小孩子。到底講理不講理哇。那人道。老子是有名的小太歲。向來慣吃白食。你管不着。姚四道。今天我管定咧。你若不服。我們到外面去較量較量。小太歲道好好。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。一個箭步。早躡到茶館外面。姚四豈肯放鬆。脚尖兒略略使勁。身子好像燕子掠水一般。已經越在那人面前。茶夥急得直嚷道。客人惹他不得。他是鹽船幫的豪傑。不要惹出禍來。叫天也慌了。跟出去一瞧。只見二人打在一處。真個打得花團錦簇。難分難解。打够多時。忽地姚四回身便跑。小太歲哈哈大笑。那姚四跑不數步。彷彿絆了一下。俯伏在地。小太歲直撲上去。姚四把左腿向他面上虛晃一晃。跟着一個鯉魚翻身。全身力量。都用一條右腿上。往小太歲便踢。小太歲閃不及。正中心窩。呀呀一聲。跌出一丈來遠。口中鮮血直冒。眼目得小太歲歸位去了。

姚四這一脚。叫作子母鴛鴦連環腿。專能敗中取勝。除去了地方上一個惡霸。姚四起來看着小太歲屍首笑道。這廝的護心毛。原來毫無用處。倒添了個窟窿。茶博士道。怎麼好。怎麼好。出了人命了。姚四道不妨。我就要投案去打官司。說着拔步要走。叫天把他拖住。

道。不用忙。我還有個見識。回頭看着茶博士道。人不曾死在你的茶館裏。你還不粧沒事人去。難道要嘗衙門的滋味麼。茶博士猛然醒悟。轉身走了。叫天又發遣那個小孩。把姚四拉出一里多路。低聲道。天幸今日茶館無人。你不快快逃走。等待何時。姚四道。我是好漢。打死了人。一世也不走。叫天道。你太迂了。難道這樣人。你還想替他償命不成。你老哥是熟讀水滸傳的。那梁山上。一百單八個好漢。倒有好幾個打死人逃走的。你怎不學他。說到此處。從袖中摸出幾百錢。遞與姚四道。小弟帮你幾個路費。姚四長歎一聲。道聲多謝。遂與叫天分手了。逃出荊州。暗想湖南唱戲之風最盛。不如到那裏躲一躲。即取路往湖南省城而來。

一路上遇着城鎮熱鬧所在。便賣把式作爲路費。不一日渡過洞庭。到了長沙。去尋同業人時。誰知一個也尋不着。問起居民。方知前任撫軍翟公。因招優演戲。吃御史參了。後任毛公。出示禁止優伶。因此唱戲的全都溜了。姚四無奈。只得離了湖南。奔往安徽。曉行夜宿。非止一日。入了皖境。偏遇那裏官事緊急。唱戲的也沒甚買賣。姚四一路上聽得人言。安徽潛山縣有個名伶程長庚。待同業極有義氣。便一直前去尋他。走至門首。一看。只見一坐小小門樓。門樓上釘着一塊黑底金字的小木牌。寫着四箴堂程。四個字。姚四拍動門環。內裏有人走出來。問是作什麼的。姚四道。我是戲班裏的人。來拜訪這裏老板。

那人道。老板又往北京去了。不在家中。姚四聽說。只得同他道個歉。走離此地。正在無精打彩之際。忽然背後有人。叫聲姚四哥。姚四回頭看時。卻是從前桂林班唱十雜花面的夏大發。姚四不覺笑逐顏開道。兄弟。不想此處與你相會。這真是他鄉遇故知了。只是我聞你久已改了行。今日緣何在此。夏大發道。我的事說來話長。你且到我住的那廟裏去。我慢慢的同你講。姚四即同大發走入那廟。抬頭一看供的是泗州大聖。姚四叩了頭。到大發住的房內坐下。大發道。我們德安府被毛子破了兩次。城內的財東跑的精光。桂林班已經散了。好在我早就看出這碗飯不是人吃的。改了保鏢爲業。這戲班成敗。已是與我無干了。姚四道。保鏢是要有師傅的。你一個梨園。怎能搭得跳板。大發道。保鏢雖要師傅。但真有本領的。也可以不拘資格。姚四笑道。我與你做了多年弟兄。並不曾見你有什麼本領。大發道。真人不露相。大凡開口誇張之人。都是些沒用的。你道不知我的本領。豈知便是我真正的本領。我幼年曾拜陳伯韜爲師。十八般武藝。件件精通。只怕南北各路的鏢師傅。沒有幾個人能及得我。姚四道。陳伯韜好像是孝感人。他是艾春和老師的受業老師。江湖上綽號鴻鈞老祖。是湖廣第一條好漢。沒了有幾十年了。你如何趕得上他。你這話便有些欺人。大發道。不然。陳伯韜是德安陳碩臣老爺的兒子。新舉人陳四先生的胞弟。你如何曉得。姚四聽了。笑了一笑。不再言語。大發道。我保了一年多的鏢。生意倒也興旺。

。如今程長庚老板二次入京。自己先走了。留我在後看壓行李。明日就起身北上。四哥。你是怎生到的此地。姚四道。我因生意不佳。聞得程長庚待人極有義氣。特來尋他。不料如此緣慳。幸虧這安徽的米喜子。合我還認識。前年聞他因老母死了。回了老家。不在北京。我還要到太湖去找他呢。大發道。你還不知道。米喜子已是死了。梨園因他一生正直。都供他爲神。連北京司坊裏。也有幾家有他的香火。我聽得程老板說。他本來多病。戲園子派了他的戲。十天總有九天是票友姓丁的去替他唱。現在京裏老生。要數咱們同鄉羅田余三勝合程老板出名。還有個張二奎。一嘴京字。只有一條大喉嚨。也吃飽飯。依我看四哥的戲料。實在不弱。何妨也進京去。撞個機會。姚四道。京師路遠我那有這些盤纏。大發道。四哥就跟我同行。一來省了多少盤費。二來憑了夏某跨下馬。手中刀。一路之上。不怕有強盜。也保得你平穩無事。姚四道。我不同你客氣。你既願同我走路。我同你搭伴就是。大發道。好哇。這才像自家兄弟。姚四道。但有一件。你以後不可再說大話。江湖上好漢甚多。惹出禍來。不是耍的。大發聞言。暴跳如雷道。你休長他人志氣。滅自己威風。任憑那些毛賊千軍萬馬。也不在夏某心上。正跳得高興。忽見兩個僧人立在窗外。笑了一聲走了。姚四道。果然弄出事來了。兩個和尚這聲笑。只怕要大費氣力。大發道。偏你這宗無用之人。偏要假充在行。這和尚偶然發笑。有什麼厲害。姚四也不回答。當夜

就在廟中住了。次早同到程家。行李車輛。已經齊備。姚四看了一看道。兄弟。你怎的不點信香。大發道。我說你不在行。果是不在行。幾時見鏢車上用什麼信香。姚四道。你是那一家鏢行的人。大發道。我是陳伯韜老師的門弟子。憑着師傅本領。替人家護鏢。並不是鏢行的夥計。姚四道。卻又來。你既是陳門弟子。怎的點香都不懂得。當初伯韜老師。打徧綠林。留下七支信香。逢是他的弟子。都照樣點在車上。江湖豪傑。自然躲避。你快取香來。我替你點。大發卽討得香來。遞與姚四。姚四把香按着式樣插好。催動車子。趙路。出城走了幾十里地。忽然草地裏躡出兩個人來。說道。留下車輛。放爾等過去。姚四停睛一瞧。正是昨天在廟裏的兩個和尚。手提朴刀。擋住車路。轉向大發道。如何。果不出我所料。大發早驚得抖衣而戰。口中不住念佛。姚四取口腰刀懸了。迎上去也不搭話。將腰刀背在身後。刀柄朝着天。用左手接住刀鞘。飛起右脚。只一脚踢在鞘上。那口刀便從鞘中躍出。姚四的右手。接個正着。那二個和尚都吃一驚。一個道。我去年見過一齣斬黃袍的戲。那高懷德拔寶劍殺韓龍。正是這個身段。我還贊他有真本領。怎麼這人也是這一套。一個道。你看車子上點着信香。這人定是陳艾兩家的門人。你我不可惹他。一個道。正是。正是。當下二僧回身便走。姚四也不追趕。保着車輛。并那夏大發的正身。順着大道前進。大發把姚四奉如神明。再不敢同他駁辨。一路上或行或止。都聽姚四指揮。不一日

○到了京城。大發要姚四一同去見程長庚。姚四道不必。你先押着車子去。交納公事。我還有些瑣務呢。大發只得依他。押着車兒自去。

姚四正要尋宿店。忽見路旁有一家主人送客。奴僕高叫余老爺的車在那裏。姚四料是官員彼此拜會。不去理他。只是看那客人衣服輝煌。好生面善。那客人坐在車上。也不住的把姚四上下打量。那車走不幾步。忽的停住。車上人跳下來。走至姚四面前。問道足下莫非是姚四先生麼。姚四定睛細認。叫聲哎呀。原來這人。正是羅田余三勝。三勝便與姚四同坐了車。回到家中。在客堂中坐定。三勝道。四哥。你我本是同鄉。昔年常在一處。雖是多年分手。交情卻是不能因此而疎。你是幾時到的京師。姚四道。我是將才到京。還不曾尋着客店呢。我因在家鄉犯一點小口舌。跑到安徽。同着夏大發。護着程長庚的行李到京。三勝笑道。大發唱戲。倒有本領。沒來由保的什麼鏢。去年給他護了一次車子。自不小心。說大話。惹出強盜來。痛打一頓。雖留了性命。我的東西一件不存。怎的程玉山要上他這宗當。現在戲班正少人。四哥來了。總得幫我幾天忙。姚四應了。又坐了半晌。別過三勝。仍去找店。找了幾家。都是滿的。找到趙錐子胡同一個小店。將要進去。忽見那店門首。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翻筋斗。內中一個見了姚四。忽然跑到面前。叫聲爸爸。姚四吃了一驚。定睛一看。不覺哎呀一聲道。你是山兒。怎的到此。話還未了。店中走出

個人來。正是譚叫天。姚四摸不着頭腦。叫天把他讓進店去在一間小屋中坐了。叫天的老婆。早同姚四的老婆。迎將出來。姚四越發如做夢一般。扯着叫天盤問。叫天道。自四哥走後。本地遭了水災。同鄉到京的很多。我同四嫂姪兒結伴來的。到京才三日。四哥從何而來。姚四道。我是同夏大發將從安徽到此。正沒店住呢。不想他母子倒給我佔了窩了。感謝兄弟。患難中提攜我一家。真不愧是個朋友。叫天把他小孩喚來叫他叩拜姚四。姚四道。這是何人。叫天道。這是我兒子。叫做望重兒。今年十歲了。姚四看那孩子。骨格甚小。似個猿猴一般。兩目有光。聲音清亮。點頭贊歎道。好孩子。好孩子。你父親是老叫天。你就是小叫天了。將來強宗勝祖。只怕比我們這些人。就要高出百倍。望重兒看着姚四只是笑。姚四打量了他半晌。覺得比自己那個孩子齊山聰秀多了。當夜住在店中。過了幾日。姚四由三勝扯入春臺部。叫天由夏大發引進程長庚。搭入三慶部。那時京中的亂彈。合徽漢不甚分家。所以外來脚色。一入京師。便可搭班。

且說這程大老板。單名一個椿字。號長庚。字玉山。乃安徽潛山縣人也。家世務農。也會出過幾個念書人。不然。如何曉得程夫子的四箴。竟會用他作堂名兒呢。長庚幼年多病。父母把他捨在廟裏。做了道士。十歲上病體痊愈。還俗歸家。父母相繼死了。家裏實在精窮。長庚沒法。只得入了戲班。學了梨園營生。他那左隣右舍的人。都道。倡優隸卒是最

(53) 史外園梨

賤的。便不合他往來。連他同族姓程的。也不理他。長庚置之度外。只專心學戲。不數年。學得技藝精通。二十左右。卽成了徽上名伶。論他那相貌。長面高顴。劍眉鳳目。身材偉大。舉止端嚴。絕好一個正生的粧樣。論他那嗓音。穿雲裂帛。低亢隨心。一曲清歌。足可繞梁三日。雄渾之氣。如讀漢魏古文一般。絕好一條正生喉嚨。更兼生性好義。待同業極厚。不似旁人只曉得自家弄錢。那時自米喜子以後。京中極重徽伶。便到安徽把長庚約入京師。長庚原是真有本領。京師又多有善於聽戲的客座。長庚登台未久。遂卽名震都下。其時余三勝領的是春臺班。長庚領的是三慶班。兩個各無低昂。如同秦蕪對峙一般。長庚性氣剛正。後台裏歹人極多。說話行事。不免犯着他們忌諱。便有人首告長庚吸食鴉片。那個當兒烟禁極嚴。便把長庚捉將官裏去。險些問了死罪。幸虧大學士穆彰阿。素來愛聽長庚的戲。向刑名官兒疏通了幾句。才得無事。長庚經了這場風浪。說京中戲飯難吃。仍舊回了安徽。長庚走後。那三慶班真如劉玄德沒了諸葛孔明一般。少了擎天玉柱。座兒日見稀少。班中人無法。只得命管事人趙德祿復往徽省。搬請長庚。得祿見着長庚。再四懇請。長庚方應了北來。長庚未動身的前三日。夏大發走來告帮。長庚講到進京之事。大發踴躍討差。要給他護鏢。長庚便同趙德祿先行。留下大發護着笨重貨物在後。都是些不甚值錢的。盆罐被褥之類。得祿私對長庚道。夏大發滿口混吹。沒有多大本事。不必叫他

護鏢。長庚道。他究竟是個苦同行。現在沒處唱戲。落得保這一路不上台面的私鏢。我是看在祖師爺的分上。不能不稍加攜帶。好在託給他的。盡是些不值錢的東西。就丟了也是有限的事。得祿聽了。十分佩服長庚義氣。長庚到京數日。大發也至。倒虧他良心不昧。把姚四這一節說了。長庚自去致謝。因而見着叫天。回來夏大發極薦這兩個唱戲的能耐。長庚同得祿商量。得祿道。本班武老生。現有殷德瑞殷先生。不算缺乏。我們延聘譚老旦罷。長庚點頭道。這話有理。凡我們梨園。不請大小脚色。只要是同這一門。便生妒忌。將來弄得殷先生合姚四鬧起戲齣來。反不是愛之之道。況且姚四已經對我說過。三勝要扯他進春臺呢。我們不犯搶他的人。就聘譚老旦罷。於是姚譚二人。便分入了這兩個班。就在粉房琉璃街找了一所小房子。兩家住在一處。彼此也好有個照應。姚四到館子裏去唱戲。時常從虎坊橋經過。所以無意中倒救了趕三兒。此是前話不提。

再說長庚二次進京。歇了數日。要登台演戲。恰好是廣德樓的轉兒。趙得祿便給他定三日的戲碼。第一日樊城長亭。第二日昭關。第三日魚腸劍。那昭關的東畢公。派的是許八十。得祿來向長庚說知。長庚沈吟一會道。你把他改個皇甫誦。於我這齣戲生色不少。得祿想了一想。恍然大悟道。不錯。老板這個調度。真是幹這個的就結了。這日昭關快要登場。許八十正想去扮東畢公。得祿把他扯住道。許爺。你同崇天雲對調過來。不用扮這一個

了。八十莫明其妙。管事人的分派。誰敢有違。只得扮了皇甫訥。比及出台。園中便有彩聲。你道爲何。原來這許八十。也生得長面高顴。兩道劍眉。與長庚一般面貌。只差眼睛小些。嗓音細些。身軀短些。恰好一個伍子胥。一個皇甫訥。演到東臯公對伍員說。皇甫訥與將軍面貌相似的一句話。前台益發彩聲如雷。最後演到過關。關吏問東臯公。此人怎見得不是伍員。東臯公說。伍員目光如電。此人眼小無神。伍員聲若洪鐘。此人音細如蠅。台下又齊聲喝彩。比前更加熱鬧。看官。天生異人。必給他一個出奇輔佐。這許八十分明是專捧長庚的。從此程長庚聲譽益隆。遂掌戲劇界三十年的壇坫。非偶然也。後事如何。且看下文。

第五回

有酒學仙名伶機警
借花獻佛豪俠心腸

卻說程長庚演畢昭關之後。一人傳十。十人傳百。大家都說他這齣戲。比從前米喜子還強。長庚自己也甚得意。過了些時。便有翰林院侍講延煦延四爺。寫信給長庚。煩演昭關。長庚看了信。即同管事人商量道。別人煩戲。可以駁回。惟有延四爺是駁不得的。一來四爺待我真有恩典。二來四爺也實在是個行家。難得他給我這個臉面。趙得祿道。不錯。四爺實在是我們這裏的事。年輕的時候。也曾登台。連探母的公主。他都演過。真不像個外行。我們班裏的老生盧勝奎。是外行下海。那道行似乎還比不上延四爺。長庚道。盧台子也就難爲他。他本在宅門裏當門稿。天分甚好。字蹟也還端整。只有一件毛病。最喜歡逛窯子。後來被他主人撞咧。索性改行。一氣下海。我因他雖不是本行出身。唱的卻不壞。肚子裏也很寬綽。所以把他當個人用。只可惜他仍不改那好逛的舊習。恐怕塌的快。得祿道。我們也勸過他。無奈總是不改。長庚道。他是沒家眷的人。就叫他搬到我家來住。他素常倒肯受我的約束。我自然拘得住他。得祿等幾個管事。都說老板這樣待人。真正少有

。長庚同他們議定。後日演昭關。就派台子的皇公。衆人答應辭去。過了兩日。長庚果重把昭關。演唱一番。延四爺包樓請客。不在話下。

演過之後。長庚即將台子。移入自己家中。先去的幾天。盧台子頗能安分。陪着長庚。談談書情戲理。輕易不出大門一步。長庚也覺高興。不料過了一個月。他的老脾氣又發作了。時常託故住在外面。長庚惱了。著實訓飭一番。台子口雖答應。心裏如何拋撇得下。不過少去幾齣罷咧。有一天清早。盧台子躺在炕上。手裏拿着一本肉蒲團小說。正在揣摩未央生的故事。看得出神。忽聽脚步響。只見長庚走了進來。叫聲台子。盧台子大吃一驚。忙把半個身子同兩隻手。掩住了書。長庚問道。台子。你看的什麼書。台子臉上漲得緋紅。一時回答不出。隨口說道。家譜。家譜。長庚笑道。你們盧姓的家譜。向來沒有見過。我倒要瞧瞧。台子越發著急。連說瞧不得。瞧不得。上面是我們盧家現眼的事。頭一代就是忘八強盜的那個盧俊義家裏的笑話。長庚道。你原來是梁山泊天罡星的後人。你不要笑他是忘八強盜。須曉得他是個不貪女色的好漢。所以才能在江湖上留個名兒。我看你正在年輕的時候。你怎麼不要強。我累次的好話。你不肯聽。你這書大約不是家譜。想必是什麼燈草和尙一路的混帳淫詞。你不用遮掩。只與我拿來燒掉。我便不惱。台子沒奈何。只得當着長庚。把幾本淫書燒了。長庚方才歡喜。從此長庚只在台子身上留心。看他外

面雖粧老成。內裏卻實信不得。十分有氣。忽然轉念道。是我錯了。這樣事豈是空話禁得住的。我不免替他如此如此辦理。自然他就收心了。

長庚這裏替台子打算。不想另有人。也在那裏替長庚打算。你道是誰。原來就是延四爺。這日長庚在戲園裏唱完了戲。將將回來。見個管家打扮的人走將來。長庚認得是延四爺的親隨。連忙施禮讓茶。那人道。我們四爺找老板。有要緊話說。我不喝茶了。請老板快去。說着走了。長庚換件整齊衣服。遂即上車。往狼家胡同延宅而來。不一時到了。跳下車。走入門房。向看門的僕人恭恭敬敬道。程長庚來聽四爺訓示。求二爺代稟。那僕人進去。片刻出來。道聲請。長庚低頭垂手。跟着他走進書房。見延四爺一人在那裏坐着。長庚慌向前請安。延四爺也欠身讓坐。長庚執意不肯。道四爺天上星宿。優人怎敢對坐。還是站着說話的是。延四爺笑道。我向來不論這些。玉山何必拘泥。長庚道。現在梨園。規矩日壞。一個個都忘了自己是個什麼人。優人蒙他們不棄。推做一班之主。不敢不自己守些道理。給他們個樣子。就是四爺。也是萬民瞻仰的人。也要自家尊貴些。不要慣壞了他們。當年文中堂做軍機的時候。只爲待戲子太寬了。被毛都老爺參過。四爺難道不記得麼。延四爺歎道。玉山每次來。總同我們客氣。誰知你胸中竟有這種見識。我倒不敢不妄自尊大了。長庚道。四爺有何指示。請即吩咐。延四爺道。我找你也無他事。只因前天我偶然

想起。你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了。尙未娶妻生子。論理呢。你很該娶一房家眷。只是我們官中人。那裏替你去物色門戶相對的女子。我想來想去。沒有別的法子。只得替你買一個丫頭。你可領了回去。長庚道。四爺恩典。優人是感激的。只是萬萬不能遵命。一。優人是個道士。早已斷了女色。二。老夫少婦。家裏萬不能安靜。怕鬧笑話。四爺這番好意。優人只好心領。延四爺微笑道。玉山。你不必這樣的固執。我人已買了。你的話我倒得駁你一駁。你說你是道士。我知你是正乙法門。連正乙真人都有夫人公子。輩輩世襲。不像那丘祖的龍門派。定要屏絕婦女。至於笑話不笑話。那看本人的處置。你這樣一個人。難道還拿不住個女子。你莫若領回去。若是好。你就收房。不好。你可以當作婢女使用。何必推託。長庚聽了這番言語。再要拒絕。似乎不近人情。只得答應。道。四爺恩典到十分。優人怎敢不識抬舉。只是萬無今天領走之理。過幾日。優人自己來接罷。延四爺點頭准了。長庚回到家下。跟包的上來說。早起上街。碰見余老板家裏的老王。他說余老板抱了個孩子。半天要請客。老板似該先去賀他一賀。長庚道。知道了。跟包正要退出。長庚叫住。問道。盧先生這幾天逛不逛。跟包的道。他近來不大在外面住夜。整日整夜的瞧書。好得多咧。昨兒我問他瞧什麼書。他說他原來幾部壞書。吃老板燒了。這是新買的什麼老實人。坐蒲團。出家修行。還是一部好書呢。長庚微笑不語。次日。延四爺差僕人來訂日

期。催長庚接人。長庚道。四爺格外恩典。我自感激。不知四爺賞的是怎樣一位姑娘。僕人道。這話甚長。我話不清楚。叫說書的說來。大家聽罷。說書的無可推辭。只得替他細表一番。

原來延四爺一日看戲。回到家。叫小使立刻去找媒婆子來。他也不到上房。就在外書房裏等候。不多一刻。媒婆子沈大脚來了。見了延四爺。笑容滿面。請的個雙腿安。叫他坐下。他又福了一福。才側身坐下。延四爺道。我有一個朋友。住在南城外。年紀不過四十來歲。並無家眷。現在要娶一房姨奶奶。你給我留心。不拘是小家的姑娘。大家的婢女。總得要沒有壞過的。還要好脾氣。好模樣。若有這樣合式的人。你領來我瞧。再議身價。沈大脚道。我有一個街坊。還是上月搬來的。他家本來是很有錢的。只爲去年鬧了科場案子。傾家蕩產。兒子死在監裏。今年三月。老頭子又死咧。現在他家只有一位老太太。帶着一個丫頭。一同過活。境况艱難得狠。他想了丫頭賣給人家。託過我好幾次咧。講到他這個丫頭。今年不過十八歲。極其規矩。我從沒聽他說過半句頑笑話。並且長得十二分人材。模樣也好。性情也好。簡直像大家姑娘似的。四大人不信。我明天可以領他來。給您瞧瞧。延四爺帶笑說道。你們媒婆子的嘴。向來有名的。叫作甜蜜嘴。說得好聽。就怕靠不住。沈大脚道。我就不是這等樣人。黃侍郎娶姨奶奶。陳中堂娶姨奶奶。全是我做的媒。

○逢年逢節。我進去磕頭。一賞就是兩個元寶。壓得我手腕子酸痛了好幾天。他們看得起我。只因爲我是老實人。向來不會說謊。況且四大人是玻璃人兒似的。心地何等透亮。我媒婆子那裏瞞得過呢。延四爺道。不用提了。我說的原是頑笑話。明天你一准領那個人來。讓我瞧瞧。沈大脚答應走了。一天無事。次日清早。延四爺起來。有他幾個門生來拜會。延四爺同他談了半晌。那門生中有幾位好講理學的。說好些周程張朱。並那大學衍義裏的話。延四爺只好把那些不相干的腐論敷衍了過去。衆人告退。延四爺送到屏門。便不送了。回到書房。只見一個素日得用的小使。上來回道。沈媒婆來了。延四爺吩咐喚進。只見沈大脚的後面。跟着一個女子。身材嫵娜。好似風擺楊柳。走近一瞧。只見他眉蹙春山。目含秋水。雖非絕色。卻有幾分楚楚可憐的樣子。穿一件半舊的湖色羅衫。外套一件青紗坎肩兒。繫着一條鸚哥綠的汗巾。雪青紡綢中衣。下面是一雙四翹品月鑲心鞋。越顯得干淨俏麗。沈大脚叫他給四爺叩頭。延四爺倒還中意。便道。他叫什麼名兒。沈大脚道。他叫小翠。延四爺問他要多少身價。沈大脚道。他是人家的使人。他主人光景艱難。定要三百兩銀子。延四爺嫌太貴了。磋商了半天。才落到二百兩。寫過賣身文契。延四爺叫領入上房。沈大脚道。這我可不敢。上次給穆中堂的姪少爺弄人。不料姪少奶奶扭住我。接連幾個嘴巴。打得劈拍劈拍的響。嘴裏嚷道。你這賊婆好大膽，竟敢替這老鬼崽子買小老

婆。說着索性把我按倒。痛打了一頓。才帶了幾個丫頭。回房去了。把我的衣服也扯爛咧。馬尾冠也打歪咧。花兒落在地上。踏過稀爛。可憐我這兩隻尺二金蓮。原來卻跑不動。那時候更是寸步難行。我做了十八年的媒婆子。從沒受過人家半句罵。那番挨了這頓打。真正倒霉。四大人。不是我說笑話。你們四太太性子也不好。你不要連累我再挨打。延四爺道。豈有此理。我們四太太。幾時打過人。況且這人兒不是我收用。是要轉送朋友的。你不許胡談。沈大脚笑着。領了小翠進去了。須臾出來笑道。四大人真好家風。四太太果不對我。還賞錢呢。說着去了。延四爺十分得意。次日即把長庚喚來對他說了。第三日。又差僕人催促接人。當下長庚問明小翠的來歷。知道是個閨女。正撞在自己心坎上。恰好去作那件事。即訂了五月初二日。僕人自去回覆延四爺。長庚這裏。又接了安徽族人寄來的節禮。長庚歎口氣道。我這些本家。因我唱戲。都看我不起。如今見我發財。又送起禮來。卻也好笑。光陰似箭。不覺已是五月初二。延四爺把這件事辦得清清楚楚。除去身價以外。又用了些銀子。買了衣服首飾。及新房裏的擺設盆景等物。等不及長庚來接。就派了幾個得力家人。送小翠到長庚寓所裏去。長庚與延宅家人見面。應酬了幾句。便往戲園去了。這些家人。將新房收拾妥當。然後回去。到了上燈時候。延四爺又差了個家人王祿。拿着幾件禮物來賀喜。王祿進去。走到上房外面。望了一望。只見燭影搖紅。爐香暈碧。

妝台繡榻。安排得十分整齊。洞房裏靜悄悄的。只有小翠一個人。打扮得珠圍翠繞。在那裏面壁而坐。退到客堂問道。大老板怎麼不見。跟包道。大老板早上館子去了。聽見門房裏人說。晚上余三勝余老板那裏。還有飯局。怕一時不得回來。王祿只得將禮物放下。回宅覆命。不提。

卻說這小翠。本是平齡家婢女。原有幾分姿色。平齡未死的時節。他心裏眼裏。自然只有他少主人一個。後來得着凶信。背地裏不知灑了多少的傷心眼淚。這次聽沈大脚說。娶他的人。年紀四十來歲。沒有正妻。也沒有兒女。心裏早有幾分願意。并且延四爺替他置了許多的衣裳首飾。洞房裏面。擺設得整整齊齊。又添了幾分高興。只是那人左等也不來。右等也不來。剪了好幾次燭花。照了好幾回鏡子。由不得傷起心來。撲簌簌的吊下幾點眼淚。好容易等到三更光景。聽得門房裏一片聲嚷。大老板回來了。慢慢的站起身來。只見兩個下人模樣。攙扶了一個人。走入洞房。下人說道。新姨奶奶。這就是我家的大老板。小翠上前福了一福。那人似睬不睬的。點了點頭。揮手叫下人出去。躺在湘妃榻上。就呼呼的睡拿了。小翠關上房門。子細一瞧。只見那人雖不是美貌郎君。面目威武。真正口方。說他四十歲。也還不見老蒼。只看三十光景。皮膚也不甚黑。多吃了酒。兩頰上露出緋紅顏色。倒像畫兒上的關老爺。身上穿一件藍紡綢大褂兒。外罩着直隸紗的馬褂。派頭甚

是大方。心想我是個丫頭。得配此人也不算委屈。只是那人爛醉如泥。鼾聲大作。想要喚醒。又不好意思。只在湘妃榻的旁邊。來回走了十幾次。心頭像小鹿似的。跳個不住。最後一想。還是等他自己醒來。他就鈎起羅帳。斜倚粧台。一手托腮。坐在炕上。街在打了四更。長庚一覺醒來。拾開倦眼。覺得房子裏面。花團錦簇的不像自己家裏。趕緊坐起。向四圍瞧了一遍。只見炕上坐着個年輕女子。雲鬟貼翠。杏眼含情。向着他微微的笑。長庚詫異道。這是什麼地方。小翠撲哧一笑道。怎麼說。你自己的地方。都不認得麼。長庚正色道。你是那裏來的。小翠道我是延四大人送我來的。長庚想了一想。不覺哈哈大笑。這才明白過來。一瞧那對龍鳳花燭。點剩不過三寸光景。索性閉了雙目。盤膝而坐。小翠道。程爺。人都稱你大老板。你是在票號裏發財麼。長庚道。不是。我是唱戲的。小翠聽了。倒吸了一口涼氣。既而想到紅樓夢上。花襲人也嫁蔣玉函的。我就認了命罷。才慢慢的抬起身來。走到長庚面前。低聲說道。天色不早咧。請安眠罷。長庚道你睡你的。我是睡够了。小翠抿着嘴笑道。你不睡。我如何敢睡呢。長庚道定要我睡了。你才睡麼。小翠道。是的。長庚道。這又何難。說罷。掀起了湘妃榻上一條薄被。翻身躺倒。仍舊和衣而臥。不多一回工夫。又呼呼的睡着了。小翠自瞪口呆。出了一回神。沒奈何回到炕上。直到臘炬成灰。他的淚也哭乾。也就慢慢的睡着了。

次日。天色黎明。長庚起來。開了房門。直到廂房裏。叫醒了盧台子。說了幾句切實的話。○回到客堂。盥漱畢。吩咐跟包的道。今天五月初三是忌辰。○又是靠箱會。館裏不唱戲。○大概來道喜的人必多。○你到飯莊上去。多定幾桌酒席。跟包的答應去了。○又派幾個手下人。○安排了個喜堂。○然後到韓家潭大下處去敬神。○回來不到一袋旱烟的工夫。○果然湖北幫的。○余三勝。○姚四。○譚叫天。○並那個夏大發。○安徽同鄉的陳鳳林。○黃聯桂。○王長貴。○還有方松齡。○張二奎。○羅巧福。○劉趕三。○並春臺老板胡喜祿。○龔翠蘭。○沈小慶。○及三慶班各執事人。○梨園行中。○陸陸續續。○來的不少。○過了一回。○又來了陳鳳林。○余三勝。○姚四。○譚叫天。○家的內眷。○全到上房去陪伴新人。○又過了一回。○城裏的延四爺。○又派家人來賀喜。○還有許多街坊。○也都走來。○長庚笑臉相迎。○一一周旋。○接了這位。○又接那位。○忙得轉燈兒一般。○恨不能有分身的法術。○客人來了四五十位。○還有隨帶的車夫。○跟包的。○丫環。○僕婦。○小兒。○馬夫。○把一所四合房子。○黑壓壓的。○差不多擠滿了。○盧台子又是賬房。○又是知客。○又要辦理雜務。○忙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○喜堂裏面。○掛着十二盞的霞影紗燈。○桌圍椅帳。○一律是平金繡花大紅緞子。○上面供着和合二神仙的立軸。○一對仙鶴式的古銅燭台。○上面插着龍鳳呈祥的花燭。○中間擺着一個宣德爐。○爐內熱着檀香。○大紅地毯上。○擺着四盆石榴樹。○取榴開百子的意思。○桌子上面。○各家送的錦盒。○滿擺着鸞釵鳳珥。○宮粉胭脂。○滴水簷前。○掛

着雙幅紅綢。還結了好幾個五色綢的彩球。余三勝悄悄的對陳鳳林道。這個場面。竟像是個大婚呢。鳳林點頭稱是。說話間。早有延宅家丁。悄悄對長庚道。這女人賣契。我們四爺昨日忘了。老板怎麼也不說要。遂從身邊取出那張賣身文契。暗地交付。只見盧台子來說。酒席擺齊了。長庚忙請衆人入席。喜堂上擺了兩席。上首一桌。座的是外來的賓客。下首一席。是張二奎余三勝等。其餘都在別間屋裏。真是筵開玳瑁。褥設芙蓉。長庚同盧台子輪流敬酒。酒過三巡。長庚站在喜堂中間。說道。我有一句話。不知衆位可能俯允。衆人一齊站起。忙問何事。長庚道。昨天蒙延四爺恩典。賞我一位姑娘。我是十分感激。但是我生平有一個怪脾氣。就是不願意納妾。說到此。大家愕然。有幾位就想發言。余三勝道。不忙。且聽他說下去。長庚又說道。因爲這個緣故。我在余老板家中。故意吃得酩酊大醉。回家以後。就在湘妃榻上。和衣睡了一夜。中間雖曾與新人講過幾句話。卻沒有半句輕薄的言語。倘有一字不實。神明殛之。說到這句。便板起面孔。露出一臉的正氣。大家看他。好像演關公秉燭的一般。不覺肅然起敬。他頓了一頓。接着說道。那麼這位新人。作何安置呢。我想懷他人之慨。把這位新人。配給盧台子。一夫一妻。各得其所。況且四爺也極喜歡台子。諒不問我這專擅之罪。余三勝拍掌道。那是老弟的義舉。我等無不樂從。衆人也隨聲道好。真是一唱百和。延宅家人。也沒有別的話說。這個消息。傳到上房

○衆女客給小翠道喜。小翠心中歡喜。眉梢上平添了幾分春色。酒席散後整備結婚。盧台子居然靴帽袍套。小翠也是披風紅裙。由四位女客。伴上堂來。長庚道。今天是個忌辰。不便奏樂。就請那一位贊禮罷。劉趕三道。我來。有一個人說道。劉老板嗓子清脆。贊禮最好。小翠輕輕問道。這是誰。陳鳳林的媳婦道。是劉趕三。小翠頓時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大聲說道。我家少主人這條性命。就送在劉老板手裏的。這個。不敢相煩。衆人方知這位新娘。原是平齡家裏的人。方松齡向趕三兒。也著實瞪了兩眼。趕三兒自覺無趣。一溜烟的跑咧。姚四想起孟都老爺打他的那宗情形。由不得暗笑。私對余三勝道。看到此處。真叫人不敢結仇。三勝點頭。長庚見無人贊禮。便道。還是我來罷。衆人齊聲說好。當日婚禮告成之後。盧台子同小翠。向長庚磕了四個頭。其餘諸人。都向新夫婦賀喜。各行了個平等相見的禮。洞房移在廂房裏面。一切首飾匣子。衣箱。以及新房裏的陳設品。凡是延四爺送的。長庚悉轉贈與盧台子。長庚又叫台子替自己寫柬。交與延宅家丁。去稟覆延四爺。又對台子道。從此你算有了家了。再不許出去胡鬧。台子唯唯答應。衆人因爲長庚這件事做得痛快。晚間入席。歡呼暢飲。正在興高彩烈之際。忽地闖進兩個公差。把唱武生的沈小慶。一手揪住。用一條鐵鍊。套在頸子裏。扯了就走。不知爲了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遇同心燈下聽書

紓孤憤獄中編戲

合沈小慶最有交情。站起來道。我去。便忽忽的走了。任七去不多時。就有坊上的差人。來喚長庚問話。長庚只得跟着走了。大家越發不知頭路。膽小怕事的。都慢慢的溜了。少時長庚轉來。這裏只剩了幾個靠近心腹人。一齊動問。長庚道。沒相干。只因今日是個忌辰。坊裏聽說我家裏辦喜事。叫去質問。我說事是昨天辦的。客是昨天來的。今日是幾個熟人吃剩菜。坊裏就將我放了。衆人問沈小慶的事。長庚道。這卻不知。我們還聽任七的信罷。又議論一回。大家各散。

且說沈小慶是紹興人氏。他父親本是刑部衙門裏的書辦。愛交朋友。素無積蓄。病故之後。家況越發不好。他家裏才把小慶送入了梨園。習學武生。後來搭入春臺。頗負時譽。他有一個把弟。姓金行四。是個刑部的經承。二人互相往來。交誼頗篤。一日。金四聽完了小慶

卻說程長庚家裏。大吃喜酒。忽地兩個公差。把沈小慶鎖拿了去。丈八和尚。摸不着頭腦。衆人面面相覷。長庚道。那位去打聽打聽。再想法子。搭救沈老板。唱武老生的任七。

的戲。約他去吃館子。這時飛鳥歸林。夕陽西墜。二人慢慢的步行。正走到櫻桃斜街。只見一家門首。站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。兩道彎彎的眉兒。一雙水汪汪的眼兒。高高的鼻梁兒。小小的嘴兒。穿一件藕絲衫子。襯着西湖色縐紗的中衣。一手扶着個十七八歲的大丫頭。一手還在那裏磕瓜子兒。沈小慶一見。連忙側過頭去。倒把金四看得呆了。兩隻腳好像釘在地上一般。休想搬動一步。那個少婦。也對着他似笑非笑。神情十分難看。小慶有些瞧不上。趕緊拉着金四便走。到了飯館坐定。金四道。剛才那個雌兒。模樣兒真好。小慶道。女人模樣的好壞。豈是你我男子該說的話。況且這個婦人。非常命硬。白長了個好樣兒。金四道。大哥認識他麼。小慶道。早先我給他做過街坊。他娘家姓李。綽號叫小白鞋。本是陳中堂的姨奶奶。咸豐五年。中堂故後。才把他打發出來的。那樣貴人。都壓他不住。金四笑嘻嘻的道。大哥既知道這麼詳細。可以替我做一個媒麼。小慶正色道。什麼話。你有妻有子。何必弄這些事。再說這個女人。也不是好貨。他從前常聽堂會戲。最羨慕安義堂胡同喜祿胡二老板。他從陳家出來。便叫個丫頭到胡二老板那裏去。說要跟二老板過日子。胡二老板是且脚裏的謹慎人。始終不要他。我還聽見人家說。他在相府裏的時候。早給人家有私情。陳中堂還是他毒死的。這話雖說是靠不住。但是陳中堂實在只有半天工夫的暴病。那麼也狠有可疑。歸堆一句話。這塊料是千萬要不得的。金四聽了。不便

再往下說。草草吃完了飯。與小慶分手。各回。金四坐上車子。叫車夫繞道櫻桃斜街。心想再見那人一面。豈知走到門前。只見雙扉緊閉。那裏有一些影子。這才悵悵而歸。

話中單表小慶出了飯館。走不多幾步。只聽後面有人叫沈哥。停住脚步。回身一瞧。原來是同行的任七。鼻孔上抹了許多聞藥。手裏弄着兩個鐵丸。很高興的說道。沈哥。咱們到一條龍聽書去罷。小慶吃了幾杯酒。有些口渴。正想喝茶。就答應了。二人一路閒談。走了一兩條胡同。只見一家茶館門首。掛着一個紙燈。燈上寫着。特請高智蘭先生。開演施公案。窗戶外面站着好些人。在那裏聽襯。任七道。不好。開書咧。大踏步跨進書館。黑壓壓的。早擠滿了一屋子的人。夥計見是熟客。連忙端了一條長橙過來。任七拿出一包茶葉。交付夥計沏茶。二人這才坐下。靜心聽書。只聽台上正講黃天霸辭差。後來路過惡虎村。搭救施公一段。說得眉飛色舞。形容盡致。沈小慶心裏想。倒是很好的一齣戲料。忽地有個聽書的走過來。向任七招呼。附耳說了幾句話。任七點頭歎息。那人走了。任七對小慶說道。你知道何耕畬被刑部拿去了麼。小慶道。不知道爲什麼事。任七道。剛才那人。就是他的跟包。他說。何耕畬打死了個徒弟。被屍親告發的。小慶道。待人總是寬容的好。近來龔翠蘭打罵徒弟。手段狠辣。號稱龔剝皮。只怕將來要做第二個何耕畬。倒是我。不教徒弟的好。雖沒有什麼好處。也決不至於遭這種橫禍。任七道。聽說你的二元兒。就

被龔翠蘭糟塌死的。倒底有這回事沒有。小慶道。那倒未必。又聽了一回。書館散了。小慶與任七作別。趕緊回家。他兒子三元兒提着蠟台。大元兒出來開了門。小慶問道。奶奶睡着了麼。大元道。睡着了。上燈的時候。奶奶肝氣痛。媽叫我到藥鋪裏去。買了一服王府舒肝丸。吃了才好一點兒。後來只吃了半碗小米子粥。就睡下了。小慶點點頭。自去歇息。過了兩三日。老太病不見好。有他個本家姪媳。前來探病。這個人看官是認得的。便是那做媒的沈大脚。當日沈大脚偶然談起小白鞋已經嫁人。還是自己作的媒。又說聽得一位汪老爺說。陳中堂死後。皇上封了他一個字眼。像個忘八殼子。就是小白鞋給他掙的。大家笑了一回。大脚自去。小慶暗想小白鞋已經嫁人。倒可以絕了金四的妄想。不期小慶這遭牢獄星照命。交了這個金四。却惹出一樁事來。

那金四自從見了小白鞋之後。神魂顛倒。一心一意的在他身上。又聽得沈小慶說。是陳中堂的下堂妾。料想手中有些財寶。既醉他的色。又利他的財。巴不得立時立刻娶過來。拜堂成親。才算稱意。瞧瞧自己的老婆。一雙紅鑲邊的眼睛。一窩子黃頭髮。挺尸一般的躺在炕上。打起呼來。正像牛叫似的。越瞧越生氣。恨不得一脚踢下炕去。輾轉思量。一夜何曾合眼。次日到了衙門。恰巧有一件緊要檔案。纏住身子。過了七八天。方才辦理清楚。那一天換了一身。華麗衣裳。遍體薰香。顧影自憐了一回。天色傍晚。慢慢的躡了櫻桃

斜街來。飽看春色。誰知兩扇門牢牢緊閉。牆上貼了個招租貼子。他想若是分租。倒是個很好的機會。子細瞧了一瞧。卻是全所出租的。旁邊又沒有移寓的字條兒。頓時目瞪口呆。好像墮吧吃了黃連。說不出的苦。定了定神。回到家裏。立刻囑咐一個心腹家人。探聽一切。好容易等到打過三更。那家人才來回覆道。小的打聽得明明白白。那個小娘兒們。由沈大脚做媒。嫁了個口外商人。前兒過的門。昨兒就出京了咧。金四聽了。腦門上好像雷打似的。半晌不能言語。停了一回兒。才有氣無力的說道。誰是沈大脚呢。家人道。沈大脚就是沈小慶沈老板的堂房嫂子。三十出歲年紀。長條身材。白淨臉皮。兩頰上帶着幾點雀斑。是個有說有笑的人兒。去年沈老太太生日。大爺你也瞧見過他。怎麼忘了。金四聽了。這幾句話。眉梢繃了幾繃。三角眼珠子滴溜亂轉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好啊。你在我面前。編派了一番大道理的話。來阻擋我。暗中卻勾出嫂子來。替別人拉皮條繮。這才是好朋友呢。從此把一口毒氣。全化在沈小慶一人身上。面子上卻不露一些形迹。五月初三天。金四去看沈小慶。剛到門前。恰巧沈小慶送沈大脚出來。金四見了。以為料事無差。越發恨上加恨。小慶將金四讓進客堂。閒談了幾句。金四道。怎麼不見老太太。小慶道。這幾天家母肝氣痛。病得厲害。起不來炕。先前發病的時節。吃幾服王府舒肝丸就好。這次請了大夫。連吃了好幾劑湯藥。一點效驗也沒有。要是有個長短。簡直是要我的命。

說時很透出惶急的樣子。金四眉頭一縐。計上心來。說道。治肝痛的靈丹妙藥。就是洋烟。大哥何不弄點洋烟來呢。小慶道。這個。我可不敢。不說別人。單把我們同行的人說罷。胡法慶是爲了洋烟發配的。程長庚是爲了洋烟看押過的。幸虧穆中堂的人情。才得釋放。我怎麼敢辦。金四道。你不知道外面的事務。從前是什麼年月。現在是什麼歲月。自從道光二十二年。鴉片條約訂定以後。洋烟這宗東西。簡直是官賣官吸。你儘管辦去罷。沒有錯兒。況且老太太身體要緊。正說着。大元兒跑來說道。爹快進去瞧瞧。奶奶痛得臉色都發白咧。小慶此時方寸已亂。跑到上房。瞧了瞧病母。一面附着大元兒耳朵說了幾句話。大元兒悄悄去了。不多一回工夫。果然借到一副烟具。還帶着幾個烟泡。沈老太抽了幾口。立時胸襟寬暢。病體好了一半。小慶走到客堂。向金四深深作了個揖。說道。多虧兄弟出的主意。家母抽了幾口烟。病體好得多了。金四道。臨睡的時候。再抽幾口。明天准能全愈。說罷告辭。小慶道。長庚那裏。今天還有個酬應。我也不留你了。金四走出門來。到了胡同口。正遇見沈小慶的街坊老西兒韓祥。金四用手一招。一瞧四下無人。低聲說道。沈小慶在家吸食洋烟。你快告去。韓祥道。我給沈老大是老街坊。怎麼好出首告他。金四道。你這人真糊塗。因爲你是他的貼隣。才不能不告。去年英法聯軍。攻破大沽砲台。如今雖有桂中堂花尙書等奉旨講和。尙未簽約。所以有人吸食洋烟。就要當作外國人的

奸細辦。你若知情不舉。被別人告發。將來沈小慶殺頭。你至少也得充軍。韓祥本來是個老實人。禁不起金四危言恫嚇。他就奔到巡城御史那裏。把沈小慶指名告了。御史立刻發出硃單。派了幾名公差。到了沈家。果然搜出烟具。單單不見烟犯。這才撲奔長庚寓所。把沈小慶鎖拿。當時簇簇擁擁。直到都察院。都老爺立刻坐堂。衙役像雁翅似的。排列兩行。吆喝一聲。沈小慶跪倒在地。都老爺問過姓名。年歲。籍貫。營業。然後說道。沈小慶。有人告你吸食洋烟。如今在你家中。搜得贓證。有何話說。小慶一看。地上擺着烟燈。烟槍。烟籤。還有兩個烟泡。嚇得呆了。一想要是實話說了罷。恐怕連累老母。還得帶上朋友。不如把罪名滿都攔在自己身上爲是。說道。大人台前。小的不敢撒謊。小的素來有個肝氣痛的毛病。發病時。偶然吃個一口兩口。實在並無烟癮。大人開恩。說時。連磕了幾個頭。都老爺冷笑道。吃烟的人。誰不是這套口供呢。我也不來難爲你。解往刑部。聽候發落。就在單子上。批了烟犯一名沈小慶。連同烟具口供。派差解往刑部。這時節在七早在都察院門首等候。一見小慶鐵索琅璫。由不得灑了幾點熱淚。走上前去。先給公差打過招呼。然後向小慶附耳說道。刑部裏面。早有我們同班汪年保替你打點。回頭我到你家中去。安慰一聲。再替你走門子。你儘管放心。說罷自去。小慶心中。著實感激。到了刑部。都察院的公差。交過公事。自去銷差。刑部班房中人。接過差使。卸了刑具。打水

。沏茶。擺點心。倒把沈小慶十分款待。送到監獄門口。又向禁頭兒囑咐了幾句。禁頭兒連連點頭。一面關上監門。一面笑嘻嘻的說道。沈老板。剛才汪老板來過咧。他給我姓袁的有交情。說你不會抽烟。這場官司是冤枉的。我替你狠抱不平。現在屈你暫住幾天。這兒瞞上不瞞下。你要什麼。儘管對我說。便是你真要抽烟。大土熬的膏子。翡翠的烟槍。雲南白銅的烟燈。這兒都是現成的。小慶道。蒙承關照。我其實不會抽烟。但照袁頭兒這麼講。難道說這兒倒沒有什麼忌諱。袁頭兒道。那有什麼忌諱。我說一句實在的話。只要有錢嫖賭吃着。什麼都辦得到。當時領到蕭王堂上。沈小慶磕了幾個頭。默祝一番。袁頭兒道。何耕翁何老板也在這裏。他住的屋子寬綽。床帳被褥。也還潔淨。你們二位。倒不如住在一塊兒罷。小慶道。好。何耕翁正在屋裏。拿了一副牛牌過五關。忽聽袁頭兒叫道。何老板。我送你一位伙伴來了。卽忙站起身來。開門一看。見是沈小慶。十分詫異。說道。咦。沈兄弟怎麼你也來了。沈小慶把自己的事。約略說了一遍。耕翁勃然大怒道。我打死人。還有點影子。你臉上的氣色。何等干淨。那裏像是抽大烟的。難道說這班做官的。竟是瞎眼麼。小慶道。他們眼珠雖不瞎。只是瞎了心。所以判斷案子。老是糊塗的。說得何耕翁倒笑了。小慶借着燈光。向周圍照了一過。覺得屋子雖然不大。裱糊卻甚鮮明。屋中有床有帳。有桌有椅。桌上堆着一副牛牌。還有紙墨筆硯。件件俱全。說道。這兒倒

還舒服。人家說天牢裏面。如同地獄。可見這句話是靠不住的。耕翁道。你不知道。統號裏的難友。一天到晚。帶着三大件。坐又不得坐。睡又不得睡。吃喝拉撒。全在一處。這還是化錢的。還有一班不化錢的。到了晚上。禁子收拾他們。有杏花雨。紅繡鞋。猿猴獻果。玉女偷桃。種種非刑的名目。弄得犯人像殺豬一般的叫。大概比我打徒弟。總得加上十倍的厲害。你說可怕不可怕呢。我化了二百銀子。才有這個地方。就是你。想來也斷不能少。要不然。他們斷不會領你到這兒來的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起來。茶水飯食。袁頭兒派人殷勤伺候。倒也不覺囹圄之苦。日長無事。景愚取出新編的一齣戲。叫做拿火龍。事跡是火龍父子。變化人形。擾亂世界。被大士。達摩。戰鬪勝佛。二郎神拿了。分做兩本給小慶看。小慶問這件故事。出在什麼書上。耕翁笑道。這是我混編的。並沒來歷。指着內中判官嘴裏唱的一段兒灑陵橋的曲子道。你看這幾句何如。小慶連聲道高。耕翁道。高也無甚高。不過我自己發牢騷罷了。便用手拍着碯膝唱起來道。世事有高低。命中該着急。人爭一口氣。爲的是名與利。小慶道。你真有閒心。背着一場人命官司。還有心腸幹這些。耕翁道。從前大才子。在監裏編書的。多的狠。那金聖歎的三國。不是監裏批的麼。小慶道。金聖歎也算嘴闊的。一部三國。一部水滸。說了多少損話。依我說。古人強的多。不用講劉備老爺。張飛老爺。合聖賢爺。這哥兒三個。亘

古少有。就是一百單八將。是什麼樣兒的義氣。到了本朝的黃天霸。殺死犯兒。可就差的多。正說着。任七。汪年保。帶着大元兒三元兒全來了。大元三元兒見了小慶。孩提天性。自然痛哭失聲。小慶也滴了幾點傷心眼淚。幸有任七等好言勸慰。方才止悲。小慶問大元道。奶奶病好了麼。大元道。奶奶病倒好了。只是想念父親。哭過幾回。我還聽了一句賊話。爹這場官司。全是那個金四叔使出來的。小慶大為詫異道。怎麼。大元道。間壁韓家。不是只隔了一道牆麼。昨兒晚上。聽見韓大媽同韓大叔吵鬧。說什麼損人不利己。又說什麼遠親近隣。你合人家有什麼冤仇。害得人家老少不安。後來韓大叔擠兌急咧才說。我上了金四的當。早知如此。我決不出首的。小慶聽了半晌無言。任七道。你同這姓金的交情甚好。何至於開這種頑笑。汪年保道。這事我也有些耳風。金四背地。近來常說大哥的壞話。什麼小白鞋。小紅鞋。我鬧不明白。小慶道。是了。是了。這一定是他弄的把戲了。何耕畝道。這事顯然的狠。金四同你。不比泛泛。你遭了官司。他連個照面也不打。明擺着裏頭有毛病。小慶道。不用說了。是我瞎眼。錯交了這個冤家痞就結了。說罷。連嘆了幾口氣。停了一回。任七方對小慶說道。今天早上。見着大老板。他說延四爺給刑部堂官。都有交情。他代你請託去。都察院的公事。一手指着袁年保。說道。已經由他囑託刑部科房。暫時延擱。大概不過三五天工夫。人情一到。便可保釋。千萬放心。何耕畝道。

○抽烟的案子。本來可大可小。容易了結。不比我的事麻煩。走了六王爺那裏門子。還不行。只有盼望明年皇上萬壽。方可赦免。至少還得受大半年的罪。說罷連連嘆氣。忽然裏頭兒慌慌張張進來。說道。查監的來了。衆位快走。任七等連忙跟他走了。小慶對耕翁道。我恨金四不過。但他用的是陰險手段。本人出監之後。也無法報復。況且相好在先。也不便翻臉。不如編一齣戲。出出我的氣。我想那施公案的黃天霸。正是把兄弟翻臉。就編齣惡虎村。你看好不好。耕翁道。這倒好的狠。小慶道。我不但編戲。還要改個套子。決不用通常的連環。耕翁道。人數該用多少。還得斟酌。小慶指着桌上。說道。我就用這副牛牌罷。於是提起精神。費了大半夜的工夫。居然把提綱打出施公一人。門子一人。青袍四人黃天霸一人。王棟一人。王樑一人。神彈子李五一人。上手四人。店家一人。濮天鵬一人。武天虬一人。彩旦一人。武旦一人。丁三巴一人。加上四名莊丁。四名下手。郝文一人。再湊上三名拜壽盜寇。不多不少。恰正三十二人。又費了幾天工夫。才得編起。口白中用了一段三義廟。耕翁道。你也發起牢騷來了。恰好正是那段今不如古的議論。小慶道。天霸雖不義氣。但濮武二人。先對不住天霸。天霸也是沒法。耕翁道。天霸殺濮武。合你罵金四是一般。不能儘怨他厲害。那任七等替你帮忙。也不亞如李公然王氏兄弟了。只是金四人品。莫說比濮武。恐怕給丁三把提鞋。還够不上呢。小慶道。話雖如此。也是金

四犯了忌諱。所以交友不能到頭。我聽得老一輩說。把兄弟最忌行四的。劉備老爺給聖賢爺報仇。四弟子龍就不肯去。梁山上公孫勝行四。便辭山修道。不合宋大哥共患難。岳老爺的弟兄。王貴行四。後來成了秦檜一黨。就是天霸。也是個行四的。耕畬道是。過了一日。小慶上了一堂。由任七等具一張保狀。扯一個淡。放出來了。小慶將到家門。只是間壁人家。門外停着一輛大車。有幾個不認識的人。七手八腳的正把車上的東西。搬運下來。才知道韓家已經搬去。三元兒一眼瞧見。扯住了小慶的衣服。嘴裏嚷道。奶奶。媽。爹。回來咧。沈老太同着兒媳婦。迎將出來。見着小慶。好像半空裏落下一件寶貝似的。合家歡喜。不必說得。

次日。小慶向任七等各家道謝。順便拿出兩個戲本子來。說一個是自己編的。一個是耕畬交給他的。此時和春班另有人支持。何耕畬雖未出監。班子卻未報散。小慶一面同這幾位排惡虎村。一面把拿火龍的本子。給和春班送去。班中人看這本戲甚是熱鬧。料能叫座。排了些時。就在三慶園初次開演。那天延四爺正在城外有飯局。知道三慶家有新戲。叫飯館裏人去定座。等了一回。飯館裏人說。今天戲園裏人多。好容易包了下場門一張棹子。只是要吃點柱子。延四爺道。只要有戲聽。吃點柱子也不妨。飯罷到三慶園坐定。自有跟班的裝烟。飯館裏人沏茶張羅。不必細說。台上唱的。全是熟戲。延四爺無心去聽。隨時

合朋友閒談。等到拿火龍上場。才用心細瞧。這齣戲用的。不過幾個官中武行。沒什麼出類的脚色。套子卻十分精整。唱到二郎神合母龍酣鬪之際。鼓聲像雨滴芭蕉。淅瀝可聽。正看得出神。忽聽得樓上發一聲喊。說不好了。火起了。園子裏頓時大亂。衆人像潮水一般衝出。延四爺幸虧坐的是下場門。靠近大門。又有跟班飯館夥計左右翼護。擠了半天。方得奪門而出。走過了一二十家門面。耳內只聽得嘩卜嘩卜的響。回頭瞧瞧三慶園。那火早已冒穿屋頂。濃烟彌漫。半空中結成一片黑雲。中間裹着無數的金星。忽上忽下。跳個不住。館子裏面的人。還是拚命往外。也有唱戲的。開了花臉。穿了戲衣。在人叢中亂擠。隔不多時。各水局的水龍。提督衙門救火隊。陸續來了。把一條大柵欄。變成了水巷子。還有地面官帶着官人。分段彈壓。延四爺一步也走不得。借坐在一家鋪子裏。等到火救滅咧。方得套車回去。一路上只聽行路人三三兩兩的傳說。這把火來得不小。三慶園化為焦土。聽戲的有燒死的。也有擠死的。延四爺坐在車沿上。聽的明白。不住搖頭道。險得狠哇。將走到城門邊。那騾子一個前失。延四爺冷不防。從車上掉了下來。恰恰旁邊走過一個行人。把他扶住。延四爺定睛一看。原來是舊朋友桂林倪鴻。忙問吾兄何來。要知倪鴻如何回答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錯裏錯劉趕三蒙賞
俠中俠徐小香焚券

來作些什麼。倪鴻道。我現在內務府大臣明善家裏當書啟。延四爺道。他的書札。不都由教書先生兼理麼。倪鴻道。只因他家那教書的劉恩溥。好耍筆頭。挖苦人。東家怕得罪朋友。才找了我。延四爺道。劉博泉我也認識。筆墨實在滑稽。這人要做了言官。卻了不得。你今日何事出城。倪鴻道。我同一個朋友。金老四。到戲園聽戲。不想走了水。眼看着他被火燒死。我真是虎口餘生。這金四最愛武戲。同春臺的沈小慶拜過盟。聽了一生戲。倒底以戲結局。延四爺道。實在可怕。你我還算僥倖。只是明善家一個月裏頭。至少要唱二十來天的戲。怎麼倪兄還出城看戲。倪鴻道。這也是偶然。二人說話之間。又過了幾條街。倪鴻下車去了。延四爺也自回家。倪鴻在別處訪了一家朋友。才回到秦老胡同明善宅中。次日。接了金四家的一張報喪條。倪鴻道。這也是禮不可廢。其實這人是我眼看着

話說扶住延四爺的。正是前幾回書中講的那個倪鴻。延四爺同他本是舊相識。不覺大喜。恰好倪鴻也要進城。延四爺即讓他一同上車。倪鴻也不謙讓。便跳了上去。延四爺問他近

他死的。過了兩日。又接着訃聞。到了伴宿之期。倪鴻帶了分子。往金家弔奠。走至大柵欄。遇着慶和園失火。那水會上的人攔住去路。倪鴻只得繞道而行。到了金家。遇着幾個梨園中人。聽他說道。這日慶和園是和春班的轉兒。起火之時。場上又演的是拿火龍。這把火比上次更大。不但燒了慶和。連慶和後邊那個同樂軒。也燒成一片焦土。這都是咱們戲班自己找的。無緣無故。要拿什麼火龍。把火龍給拿翻了。才有這兩回亮子。倪鴻聽了。暗暗好笑。當晚倪鴻回城。次日因起晚了。不會出來送殯。

光陰似箭。看看新春已到。這年是咸豐皇帝三旬萬壽。元旦頒下詔旨。命內府預備一切。這明善是總管大臣。他兒子文索。是堂郎中。父子都是要緊人員。終日忙碌。不覺已是六月初間。皇帝駕幸圓明園。明善父子都隨了去。文索離不得倪鴻。約他同行。那圓明園左近的寺觀。並那高大的民房。都被一班祝嘏大員佔了。明善等一班兒都有別業。卻不消去攪旁人。倪鴻密求文索。要私入園中參觀。文索應了。到了初九日萬壽正日。倪鴻帶個紅帽。混在內府人員隊裏。同進御園。

卻說圓明園這個地方。在掛甲屯之北。暢春園在其南。清漪園在其西。長春園在其東。原是世宗皇帝。做藩王時的別第。後來御極。更改作園子。歷朝都把這去處。當作游幸之所。世宗高宗。均有御製文字。紀述此園的始末。果是個莊嚴尊重的去處。倪鴻這番進去。

真似孫大聖乍到天宮一般。一些頭腦也摸不着。他卻無有孫大聖的膽子。只謹慎慎慎。跟着鬼混。好在有明善父子的關照。料是不得闖禍。到了門前。只見那去處。搭了幾丈高的牌樓。滿紮黃彩。掛滿宮燈。有個太監。穿着蟒袍。坐在一把太師椅上。旁邊站着十幾個小太監。又有許多侍衛。排列兩旁。見這些人是內府當差的。問也不問。放進裏面。那些各部大臣。都被阻住。不能就入。候了多時才魚貫走進。倪鴻一面走。一面抬頭觀望。東西兩面是湖。湖裏滿是荷花。那時朝曦未逗。好花正開。一陣陣的香氣。撲人鼻孔。帶着露珠兒的荷葉。翠蓋因風招展。倒像是迎人的樣子。倪鴻站不住。隨衆向東迤邐行去。走入清暉閣。只見北壁上掛着圓明園全圖。乃是乾隆二年。畫苑郎世寧。唐岱。丁觀鵬。等合繪。高宗御題大觀二字。畫筆工細。全圖瞭如指掌。中間掛着一副對子。道是稽古重圖書。義存無逸三宗訓。勤民咨稼穡。事著豳風七月篇。亦是高宗御製。倪鴻等走上松雲樓來。見樓下排列着五顆大夫松。風過處謾謾有聲。彷彿歡呼萬歲似的。遠遠望着。那邊搭着百十坐壽棚。東西排列。甬道上百官朝衣朝服。紛紛退出。倪鴻知道是朝賀畢了。走過清暉閣。向西北行。轉到正大光明殿。但見殿高十一丈。滿覆着黃琉璃瓦。上出重霄。殿前露台。列鼎十有八。銅龜銅鶴各二。曰圭嘉量各一。丹墀爲文武官行禮位。甃銅作山形。鏤正從一品至九品。東西各二行。行十有八。列於御道兩旁。十六扇金瓊窗。豁然洞開。

。殿東壁懸着高宗御書的無逸篇。西壁懸着宋代馬和畫的韶風圖。中間設一寶座。御爐中香氣氤氳。尙未散盡。十幾個內監。正在殿上洒掃。過了寶殿。又向西南而行。經過了許多的重廊曲檻。石徑虹橋。方到澄虛樹小憩。遠望福海中央。蓬洲三島。上面樓閣玲瓏。五雲疊起。蒼蒼亭亭。正像仙人洞府。壁上都掛萬壽無疆燈牌。雖是日出之時。那燈燭並不止息。忽地一派笛聲。從水面上直送過來。悠揚可聽。倪鴻跟了衆人。依着笛聲。一路行來。經了幾處勝境。都是鋪設華麗。氣象堂皇。擺的麵餅兒。足有好幾萬。又過去。卻轉入一派幽境。但只見面臨翠巖。西山佳色。撲入襟袖。也有幾處懸崖瀑布。衝激石罅。琤琮自鳴。宛與笛聲相和。園中美景。果然觀之不盡。最後過長春仙館。出壽山口。方見戲台。按其方向。演戲所在。乃在萬方安和的西南。前帶河流。這些雜項差役的官員。不能到面前。只合梨園子弟。同進後台。那時台上鑼鼓齊鳴。正唱武戲。問起唱戲的。方知是昭代簫韶。楊家將的故事。倪鴻在明家看過脚本。曉得這本戲。雖是崑曲。了無意味。便不去聽他。欲待向台前望望。那些人又禁止不許。只得同幾個素日相識梨園。略爲周旋。卻不敢高聲說話。那前台更是整齊嚴肅。靜悄悄無一人咳嗽。昭代簫韶底下一齣是拿火龍。等到火龍拿完。就是劉趕三同八十二的送盒子。八十二綽號狐狸精。扮相豔麗。妖冶動人。趕三兒更是談諧百出。妙趣環生。演到臘梅問他。爲什麼送禮。趕三兒不覺脫口而

出。說道。今日是個萬壽。幹麼不送禮哇。這句話。直把皇帝妓女。混成一氣。當時在座的王公大臣。個個面容失色。就是後台人聽見的。也喪膽亡魂。不多時。便有一個內監。走到後台。高聲問那個是趕三。此時趕三也嚇傻。誰知內監口宣旨意。道。主子道趕三說話有趣。賞給他個六品頂戴。快去謝恩。趕三兒忙同內監去面聖磕頭。後台都說這小子真有造化。須臾趕三兒回來。衆人都給他道喜。倪鴻也攙在裏面。搗了一陣亂。等到戲完。衆人都退了出來。倪鴻仍舊逐隊散歸。明家父子也都回來。倪鴻過去相見。文索問道。倪先生逛的如何。倪鴻連聲道好。文索道。在你一邊說。總算開了眼了。其實那裏頭好地方還多着呢。還有西湖十景。全合杭州一樣。雖是人力造作。那巧妙也不亞於天工。倪鴻道。不消多逛。這一點已經够我許多話料了。文索又問看戲了沒有。倪鴻道。戲是不曾看見。只聽得鑼鼓喧天。武戲未免太多。文索道。主子最喜武藝。御製了二十八路刀法。十八路槍法。所以內府多派武戲。倪鴻道。方今海內多事。天子尙武。也是時勢使然。明善點頭道。這話不錯。當下倪鴻退出。過了幾日。文索奉旨先回城內。倪鴻自然跟在一處。文索每日除了公務。便是應酬賓客。十分忙碌。倪鴻在館無事。只有書消遣。這日。忽從亂紙堆中。檢出幾本小書。面上題着京塵雜錄四個字。倪鴻正在展閱。劉博泉走將進來。問倪先生看什麼書。倪鴻道。這是一部小品。是

我一個舊朋友楊掌生作的。專談的戲劇。博泉道。楊掌生莫非別號蕊珠舊史的麼。倪鴻道。正是他。這書雖及不得金臺殘淚記。卻政實在可傳。博泉道。我是不懂戲的。此書我不敢贊一辭。說着走了。倪鴻把那部書翻了一遍。次日帶著書到狼家胡同來找延四爺。門上的請了進去。將到院中。便聽得有人唱崑曲。卻是延四爺自己在那裏。對着一本曲譜。拍高歌。旁邊一個人。坐着吹笛。見倪鴻進來。遂即停住。倪鴻同延四爺相見畢。延四爺指着那吹笛人問道。倪兄可認識這個人。倪鴻道。向未識面。延四爺道。這是北京著名的曲師戴錦江。是梨園第一流吹笛子的。你在明善家天天聽戲。只看戲不看場面。所以不認識他了。他合繆三套。都是京中不多見的好笛工。繆三套不拘什麼曲子。至少也能製他三套譜。唱法不同。都合聲律。所以叫做三套。你在京這些年。也算愛聽戲的。不認識他們。真正貽笑大方。戴錦江道。四爺太捧場了。我怎當得起。當下延四爺。也給戴錦江引進了倪鴻。倪鴻問四爺唱什麼曲子。延四爺道。這一本曲譜。是梁敬叔所製的。叫做崑山玉屑。只有曲詞。並無賓白。同納書櫃是一樣的。我從萬尙書家借來。請這戴先生來。品一品他的是非。誰知他大半全襲用的納書櫃舊譜。沒甚新鮮腔韻。倪鴻道。梁三先生的著述。大半有這個毛病。他那一部勸戒錄。可算大部頭。到了四錄以後。便把別人的說部。大抄特抄。如那湯氏的翼駟稗編。還有什麼坐花誌果。都幾乎全部收入。何況遊戲小道。

更不必盡出自己的心裁了。延四爺道。我是唱慣戲曲的。他這是清曲的譜子。好生拗口。戴錦江道。不但四爺唱不慣。有些地方。我也實在吹不來。倪鴻道。現在崑曲不甚時興。是什麼緣故。延四爺道。總是他太文了。俗人聽不懂。戲園不賣錢。所以都換了二簧。倪鴻道。這又不然。那明朝三百年。怎地崑曲又佔得住。延四爺道。明朝戲班。都是關人自家捏的。記得有位大老的太太。不通文話。人家誇他的梨園。他說我家園中。只有棗樹。並沒有梨。因此人都叫他那戲班做棗樹班。可見那時梨園都是家樂了。自從我朝桐城張文端公。崇尚儉節。不蓄家伶。士大夫人人效法。不拴班子。單靠內府合王府。雖是皇家勢力。到底養不了那許多的人。戲園內只論揮錢。所以崑曲漸漸少了。倪鴻道。這是一層。依我看。也因近年長毛亂起。南北道阻不通。吳中曲師。無從北上。蘇揚稚子。亦不復販鬻入都。唱崑曲的人。沒有來源。一天比一天少。所以崑戲更衰。延四爺搖頭道。你這是替南方瞎吹的話。其實南方崑曲真傳。從乾隆年間。就到京裏來了。南方的嘉興派。自以為高明。簡直聽不得。倪鴻道。你這是京裏人的議論。我也不能附和。延四爺道。亂彈戲也是崑曲變化出來的。那一天唱戲。場面上離的開崑曲的牌名兒。可見崑曲是顛撲不破的。我敢斷定。將來必有復興的一日。戴錦江拍手道。實話實話。又談了一回。錦江辭去。倪鴻取出京塵雜錄。道。這是舊友著作。請四爺看一看。延四爺道。這書我曾見過。掌生

我是認識的。他這部書。嘗小說看。原也使得。只是有些不在行的話。比如說當年且脚扎網子。所以叫做包頭。如今都梳水頭。便不能叫做包頭。要曉得貼水鬚。也還要戴網子。怎說不算包頭呢。再者他用的筆記體裁。依我說。不如作平話的好。作平話可以發展自己的筆墨。人名。地名。官名。年月。都可以不必十分認真。即如你。今日不在我這裏。我也可以寫作你在我這裏。你不認識明家。也可硬派你在明家作幕。只要事跡有趣。文字新奇不必去考較真偽。即如現在關帝廟。關夫子的像。都塑赤面。何嘗是正史上的話。不過演義裏的點染罷了。大凡看平話。講考證。我只認他是個笨伯。若用他這體例。便板滯而不靈便。難下筆了。他對於京中之事。多問的安次香。其實次香也是個半瓶醋。他這書雖止四卷。實分四種。依我看。除了這夢華瑣簿這一卷。還可以考些佚事。其餘都是些像姑考傳。總算枉費筆墨。堂生這人。對於聽戲外行太甚。天下斷沒有不能聽戲。卻能談戲的。但要真能算個聽戲的。也非得與我一樣認真學戲不可。倪鴻道。若聽戲人都像四爺。這些名伶。早就沒這大的熱氣了。依我看。聽戲還是外行多。他們唱着才舒展呢。二人正談得高興。只見看門人走來。說辛老爺催請。倪鴻便要告別。延四爺道。今晚辛勵齋請我吃像姑酒。你若無事。何妨同去。好在勵齋也是熟人。倪鴻道。不知是那一家。延四爺道。是岫雲堂。徐小香新收的徒弟。叫夢蕉。比着五雲都強。倪鴻道。既是如此。我便做個不

遠之客。於是二人同行。直到軸雲堂。一聲客來。辛勵齋攬着個妙齡像姑。早在廳檐下笑臉相迎。大家見面。彼此作揖。那像姑向各人面前。請了個安。倪鴻料是夢蕉也不多問。夢蕉將三位讓到屋裏。跟包的擰上手巾。獻茶。不必細說。倪鴻看那室中。彝鼎圖書。十分古雅。中間懸着一張五雲深處的橫額。跋語道是蝶仙。有弟子五人。皆以雲名。因戲題爲五雲深處。乃是萬藕船尙書的手筆。倪鴻心想藕船。從前常與自己吃像姑酒的。如今他已顯貴。就不易見面了。

這時勵齋見枯坐無聊。便同延四爺下棋。夢蕉走到倪鴻這邊來。倪鴻仔細一看。丰姿雅麗。骨重神清。不露半點輕狂。頗有大家風度。遂笑問道。你今年十幾了。夢蕉道。十三歲。倪鴻道。你念過書麼。夢蕉道念過幾年書。倪鴻道。你是那裏人。家中還有父母麼。夢蕉道。是天津靜海縣人。若有父母。我不至於到此地來了。說時眼圈一紅。幾乎滴下淚來。倪鴻想起有個窗友。姓江的。中過己酉一榜。也是靜海人。面貌却與夢蕉相像。接着問道。你姓什麼。夢蕉道。姓江。倪鴻心中一動。舉起筆來。寫着他窗友的名子道。這位不是你一家。夢蕉見了。低聲說道。這就是先君。倪老爺。這件事。求你不要告訴別人。我在這裏。是有辱先人的。說罷背過身子。拿手帕不住擦眼。卻是哭了。倪鴻不覺大吃一驚。略定了定神。跟着問道。誰把你賣到這兒來。夢蕉道。是我舅舅。騙我到這裏來的。

事後聽人說。他使了二百兩銀子。倪鴻道。你家裏還有什麼人。夢蕉道。靜海縣還有幾家本家。倪鴻點頭不語。忽地延四爺大聲說道。倪兄。你悄悄密語的給夢蕉說體己話兒。不怕主人家吃醋麼。倪鴻道。我知道主人不是這等樣人。才敢給小友閒談。說時就同着夢蕉過來。

一局棋罷。勵齋負了半子。吩咐擺席。又催着人叫條子。倪鴻道。我免了罷。如今沒有熟人。延四爺道。本堂度雲。崑曲唱得甚好。何妨就叫他呢。倪鴻依了。延四爺叫了印雪堂的鴻寶。賓主入席。一張花梨圓桌子上。三人各佔一面。空了下邊。甚是寬綽。夢蕉上來敬了一巡酒。勵齋叫他在旁邊坐下。舉起酒杯來。說聲請。二客齊聲道謝。勵齋道。像姑酒是沒有什麼可吃的。實在不成敬意。延四爺道。這兒有二十四個碟子。蝶仙固然好客。也足見主人的面子不小。若在別家。不過十六個碟子罷咧。夢蕉過來。又給延四爺斟酒。延四爺問道。你會唱麼。勵齋道。他來這裏不久。才學唱呢。你要聽唱。會唱的人來了。延四爺舉目一看。只見度雲掀簾子走來。照例請安畢。勵齋把他推倒倪鴻這邊坐了。道。延四爺要聽曲。你快來吃杯酒。潤一潤嗓子。度雲道。四爺是唱曲的內行。我怎麼敢班門弄斧。延四爺道。不妨。你只管唱。我來吹笛。便從壁上摘一支笛。吹將起來。度雲才輕啟朱唇。唱了一支游園。唱畢。延四爺道。唱得甚好。果然名師。必出高徒。度雲道。

我有好幾處唱得不玲瓏。虧得四爺的笛帶的真好。延四爺一時高興。叫度雲吹笛。自己唱了一齣八陽。悲壯蒼涼。聲裂金石。果然比度雲高的多。夢蕉。鴻寶。各人打了一個通關。等到伺候人端上點心。鴻寶方才告假。度雲夢蕉。一同送出倪鴻從懷中取出個字條兒。向二位悄悄的說了幾句話。二位一齊點頭。度雲夢蕉。回到屋裏。說道師父來了。三位看時。果見小香走將進來。他同延倪二位。俱是熟人。只有勵齋是初次見面。少不得上前行禮。說了幾句套話。又向倪鴻說道。方才我在秦老胡同。伺候唱戲。明大人從園子回來。同文大爺不知說了些什麼。便把戲止住。好像國家有什麼事一般。明大人忙忙的又往園子去了。不知是何原故。我那時不曾見着倪先生。想不到倒在我家。倪鴻道。蝶仙。你來。我給你有話說。遂拉了小香。走到東屋裏間。坐下。說道。你知道你徒弟夢蕉的來歷麼。小香道。不知道。倪鴻取出一張字紙。指着說道。這個人是夢蕉的父親。己酉的孝廉。合我是老朋友。他實在是好人家的子弟。據他說。靜海縣還有本家。如今我們幾個人。打算拿出錢來。替他贖身。還把他送回原籍。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。小香笑道。這是什麼難事。便同倪鴻又走到這邊來。倪鴻不知他是什麼心思。倒覺不得勁。小香問延四爺道。我這徒弟夢蕉的出身。四爺曉得麼。夢蕉在旁。冷不防師父問出。這樣一句話。早羞得低下頭去。延四爺道。我是將才曉得。小香道。他既是書香子弟。我決不以良為賤。他家只用了

我二百兩銀子。這孩子也給我賺回些來。不全賠本。我姓徐的有心放他出去。要四爺做個證明人。免得他那些不講理的本家親戚來訛詐我。延倪辛三人聽了。一齊都拍手叫好。那夢蕉已經哭了。延四爺道。蝶仙既有這宗義舉。我輩理應贊同。小香走了進去。取出夢蕉賣身文契。當着大衆立刻燒了。夢蕉忙向衆人磕頭。大家還了個揖。又向小香磕頭。小香也跪下。還禮道。你如今已不是徒弟了。我怎能受你的禮。你既是書香門第。回府之後。還盼望你讀書上進。顯親揚名。夢蕉含淚答應。小香道。他如今已是良人。不可再住在我這裏了。延四爺道。今晚諒是搬不去。明日叫他先到我那裏。然後設法送他回去。小香道。是。延四爺又對夢蕉道。從前向太史少年。曾被歹人拐賣到戲班中。做了旦脚。唱的很紅。後來被他叔父撞見。告到官裏。那官見這小旦有些斯文氣象。問他可會做詩。向太史答應道。會做。那官兒便指階下柏樹。要他題詩一首。向太史隨口念道。柏木棟樑器。初生不自全。若蒙扶持力。一勁直參天。官兒大喜。把他留在署中攻書。後來果然成名。你師父這番舉動。真不讓似這位長官。只不知你可趕得上這位太史公。說笑一回。大家各散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論果報塵世洩天機
發慈悲活人饒鬼命

曉得西洋的國事。這些年來。民富兵強。同他打仗。怕是沒得便宜。文索道。不然。西洋強殺。也是個下邦。我天朝何等洪福。難道還弄不過他。倪鴻不敢再言。回轉自家房裏。過了幾日外面風聲越緊。京中大小人家。都忙着遷移。到鄉裏去躲避。明家是有錢的。益發害怕。明善終日在園子裏隨駕。不能回家。文索也常常出城。明太太十分着急。便帶了幾個親人。搬往西山。倪鴻甚不謂然。不免背地發些議論。說大臣是小民的表率。豈可這般舉動。文索聽知也有了氣。即將倪鴻辭退。倪鴻搬出明家。到狼家胡同延宅暫住。不多幾日。西洋兵已到京師。天子駕幸熱河。洋兵放火。把圓明園燒了。明善從安佑宮中搶出聖祖世宗兩副御影。背在身上追駕去了。那時城門晝閉。卻是尙書周祖培出主意。怕洋人攻城。盡開九門。把他放入。少不得京中有一番擾亂。等到九月初九日。恭親王奕訢。與

卻說倪鴻從徐小香家。回到秦老胡同。見着文索。方知朝廷同英法兩國失和。外面用兵頗不勝利。所以明善回來。吩咐家中。這些時不可唱戲。請客。倪鴻道。我們兩廣的人。頗

英法聯軍。議定和約。京師人心少安。倪鴻對延四爺道。我在你這裏。不是了局。我同袁午橋是多年相識。他現在督辦安徽軍務。我不如前去找他。延四爺應了。即送了五十兩銀子盤費。

倪鴻隨即起身。前往安徽。也不用車馬。只是單身步行。將出京門。忽地道旁站着一人。叫聲倪老爺。倪鴻定睛一看。乃是個英偉的少年。有些面熟。問道。足下尊姓。怎認識我。那少年道。我是春華堂的王小玉。倪老爺怎麼忘壞了。倪鴻道。你莫非是羊毛筆的徒弟麼。小玉笑道。倪老爺連我師父的綽號。都知道。還推不認得我。我在明大人家屢次伺候的。倪鴻道。你不在師父家做買賣。在這裏則甚。小玉道。我師父朱韻秋。享了二十年的名。很有家財。這次外國兵進城。連圓明園都燒了。我師父有些害怕。要想回南。把我同芷秋芷芳等一班徒弟都遣散了。我本是個唱武生的。好習拳棒。得過董海川的真傳。如今要到安徽投軍効力去。那裏袁大人營中有位侯道台。本是我的舊相識。倪鴻道。事有湊巧。我也是往安徽的。就此同行罷。於是二人結伴同行。行了數日。倪鴻接着京中轉來的家信。拆開一看。原來老母病重。倪鴻急了。遂趕個破站。回轉桂林去了。

剩了小玉一人。仍往前進。路上曉行夜宿。非止一日。那日走到一個鎮店。日光漸漸的沈下去。小玉怕錯過宿頭。正在發急。忽見一道短牆上。寫着王家老店四字。遂走進店去。

店夥上來招呼領進客房。隨後端上一盆臉水。沏上一壺茶。退出去了。小玉一瞧這間屋子。牆上字跡甚多。盡是過客題壁。差不多把四壁粉牆。加上了一層黑漆。還有幾處磚泥剝落。蝸篆蛛絲。觸目可厭。靠牆擱着兩張鋪。鋪上這條蘆蓆。倒還干淨。心裏舒泰了許多。他走了一天的路。有些乏倦。就躺在鋪上養神。這時節天色已經黑透。那店中一幫一幫的客人。陸續而來。只聽有個北方口音的人嚷道。既然住不下。幹麼不關門。現在我進來咧。就該替我找屋子。要是當我孤客可欺。那就瞎了眼咧。又聽店夥說道。沒有的話。一客全是客。咱們敢把財神爺往外推麼。你老要單間。可實在沒有咧。不信。你老可以到各間屋裏去瞧。那人道。就算沒有單間。難道說給別位併住一間。還不行麼。店夥道。這個。也得給別位客人商量商量。小玉聽那人聲音宏亮。像個叫驢一般。走到屋外一瞧。只見那人二十來歲年紀。身材高大。氣概軒昂。穿一件灰色棉袍。肩上背着一個被套。腰間還掛着一個刀鞘。不像是個匪人。上前說道。這屋現有空鋪。長兄不嫌。就請同住。那人一瞧小玉。面色略黑。卻另有一種英姿颯爽的氣概。連聲道好。二人進得屋子。那人先問了小玉名姓。小玉轉問那人。那人道。兄弟姓孫。只因身軀長大。人家順口兒。都叫我做孫大個。是個武秀才。往江南大營去投軍的。走到中途。聽說江南大營已經失陷。蘇常都被長毛佔了。只得且回北方。再作計較。小玉道。老兄這等人材。那裏不是替國家出力。兄

弟是往安徽袁大人營中投軍去的。老兄何妨也到那裏。看個機會。大個想了一想。隨即應了。兩個免不得說些槍棒武藝。大個口如懸河。說得十分熱鬧。又說袁營中熟人最多。什麼張提督。李副將。都是多年相好。小玉聽得呆了。合大個兒。真是相見恨晚。說來說去。漸漸說到戲上。大個便直着嗓子。唱了起來。滿店裏的人。都圍着來聽。那大個的嗓音。十分闊大。只震得盆甕皆鳴。大個唱畢。衆人散去。小玉道。長兄嗓音極好。只是板眼尺寸。還欠講究。便把他錯誤之處。訂正一番。大個佩服得五體投地道。不料老兄倒是這老在行。小玉道。我本是唱戲的出身。又焉能不在行。便把自己的履歷說了。大個才知他是梨園子弟。因愛他爽利。定要同他換帖。小也甚願意。那日走到清江浦。二人找了一個寬闊店房住了。湊起錢來。叫店夥去請一分劉關張三義的神馬。并買三牲福物錢糧元寶之類。那店夥去了一回兒。都備將來。二人供起神馬看時。哎呀。何曾是三義。卻是一尊關聖大帝。一尊龍虎玄壇趙元帥。一尊增福財神。大個便嚷起來道。我們是要拜把兄弟。所以要請劉備老爺。合老爺。張老爺。桃園三兄弟的神馬。你怎麼只請一尊老爺。又加上兩位財神爺。還是罵我們重財忘義。還是咒我們手足不全呢。快去換了來。店夥只得去了。少時來回覆道。我們這香蠟店裏。只有三財。沒有三義。你老將就了罷。大個小玉沒法。只得把財神合趙帥抽出。單供關聖。將把福物擺起。忽然對面屋中走出一人。攔住道。你

們是供關聖人麼。大個道。正是。那人道。供關聖人用不得葷腥的。大個道。關老爺一輩子殺人。不轉眼。怎麼用不得葷腥。那人道。你們沒看過周安士的全書麼。關聖人成真之後。皈依觀世音大士。做了伽藍侍者。同韋馱列爲佛門三十二將。都是護法善神。你們用葷血供奉。豈不是褻瀆麼。況且血食的鬼神。數盡之後。沒一個不墮地獄。東嶽仁聖帝。在唐朝以前。也享過血食。後來怕墮三塗。皈依了元珪禪師。永絕葷腥。關聖人在六朝時。還是大力鬼王一部分的神祇。自從陳朝年間。在玉泉山遇見智顛禪師。受了五戒。便不享血食了。所以威神愈久愈盛。似那項王蔣帝。都是不皈正覺。所以不能長久。你們供神。本是求福。若用葷血。違了神意。恐怕你們這把兄弟不得常久。大個道。桃園結義。也是白馬祭天。烏牛祭地。劉關張怎麼又相好了三十多年呢。那人道。拿着關老爺一生忠勇。到底亡於馬忠之手。未必不是殺生的果報。大個道。我們做我們的事。你不必多管。那人流着眼淚道。迷人造孽。不聽好言。只怕報應就在眼前。說着嘆息而去。這裏二人燒了香。磕畢頭。各說年庚。大個比小玉長一歲。就結爲異姓兄弟。小玉焚紙送神。不留神。那火竟將衣袖引着。呼呼起來。小玉趕緊跑到水綱邊。把袖子放在水裏。方才濕滅。幸喜不曾傷損皮肉。對面那人見了。不住念佛。小玉十分不樂。意欲發作幾句。但終覺得那人有些面善。問起店家。知他姓陳。是揚州一個舉人。久在北方。如今不知從那裏來。是往京裏

去的。小玉猛省道。不錯。那人叫做陳彝。號六洲。是位藩臺的公子。我從前在京是會過的。他哥哥是位孝廉公。叫做陳輅。我也認得。便不理會他了。大個小玉。從此愈加親熱。一路上又是講武。又是說戲。倒也不覺寂寞。不一日到了鳳陽。已是十一月的天氣。木葉盡脫。雪花亂飛。二人尋不着客店。沒奈何在一座小廟內住下。那廟只一個院落。三間大殿。和尚住在左邊。二人便歇在右邊客堂裏。小玉要參禮神聖。同大個到大殿中抬頭一看。原來供的是觀世音菩薩。龕子裏站着善才龍女。供桌邊還有兩尊護法。左邊是韋馱。右邊一尊。鳳目長髯。青巾金甲。正是關帝。小玉道。大哥。你看這廟裏。果然供聖賢爺做護法神。那陳舉人的話。竟是不錯。大個道。秀才不出門。能知天下事。我等真不可小看了念書的。小玉道。這話既真。那殺生有報的話。恐也不假。但我是來當兵的。這當兵原是賣命營生。就是死在沙場上。也值值得。倘能像聖賢爺千秋廟祀。益發不枉了。大個道。人各有命。不見得當兵便都戰死。你看趙子龍一生不離鞍馬。也得善終。並且有八十多歲的壽數。小玉道。焉知我二人。不一個做聖賢爺一個做趙子龍呢。大個道。神仙原是神仙做。那有凡人做神仙。你不要妄想。小玉道。神仙原是凡人做。凡人不做使無仙。就是觀音聖主。也是人修成的。大哥怎這般說。大個道。這話也有道理。小玉道。各行都有祖師。你我既是當兵。這當兵的祖師。當然是聖賢爺。你我莫若不拜觀音。拜了聖賢爺罷。

○大個依言。二人向着關帝叩了頭。回到住的房裏。那雪越發大了。小玉隨口唱出幾句道。廣莫嚴風刮地。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掃棉。幾片大如烤烤。見林間竹屋茅茨。爭些兒被他壓倒。富室豪家。卻道是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洪爐。穿的是棉衣狐襖。手拈梅花。唱道國家祥瑞。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幽人。吟咏多詩草。大個道。兄弟唱的是什麼。小玉道。這是老本水滸傳。林冲上梁山那一回的雪詞。我師父有個朋友繆三套。曾把他製了工尺。教給我唱。我想林冲雖是好漢。可惜落了草。他雪夜上梁山。比你我今日雪夜投官軍。豈不差的多了。大個道是。當晚向和尚將袁營地址。探聽明白。次日備了手本。直奔袁營。到了營門。抬頭看時。只見壁壘森嚴。人馬簇擁。無數的旌旗上面。都繡着欽差大臣。督辦安徽軍務字樣。中間斗大一個袁字。忽地一陣西北風。吹得呼呼的響。將積壓旗上的殘雪。直捲下來。好似片片梨花。四處飛舞。營門上站着十幾個挺胸凸肚的差官。正在那裏指東說西。小玉對大個說道。大哥這裏熟人多。何不先過去看一看。大個道。我說話笨。還是你去。小玉攆攉衣服。走上前。向衆位道聲辛苦。衆人向他上下打量了一回。似睬不睬的道。是那裏來的。小玉道。從北京來。要見道台侯大人的。勞那位的駕。替我回一聲。衆人聽了。都不理他。半晌。方有一個年輕的笑着說道。你在照牆邊等一回兒。自有人出來招呼。這回兒。侯大人還沒有起來呢。那邊有個年老的聽了說道。老六何苦

給人家開玩笑。因對小玉道。你不要信他的話。候大人現在臬司李續宜李大人的營裏。你要找他。還得奔安慶去。小玉謝了一聲。卽回頭與大個說知。大個道。原來這裏分兵往安慶去了。怪不得我的熟人。一個也看不見。小玉道。大哥又不曾過去。怎麼知道沒有熟人。大個道。我的熟人。比衆不同。都是共死同生的好弟兄。我雖然站的地方。離營甚遠。他們望見我影兒。也是認得的。我對於他們。也是如此。我在那裏立了半晌。不曾見他們有人過來。所以曉得沒有熟人。小玉道。既這裏沒有相識。莫若我們往安慶去罷。

二人同回廟中。給了和尚房錢。拿起行李將要動身。和尚問道。你們二位行囊上。貼着王小玉字樣。不知那一位是王老爺。小玉道。只我便是。師父問我何幹。那和尚聞聽此言。口稱尊神。翻身便拜。小玉吃了一驚。慌忙扶住道。這是爲何。和尚道。王老爺是我廟中候補的關老爺。乃將來護法尊神。焉敢不拜。小玉道。這話好不明白。我現在是個活人。怎麼便成神。關夫子是極尊嚴的神道。又怎能替他的香火。和尚道。王老爺不知我廟中關夫子。原是明末一個當兵的。崇禎年間。被流賊拿去。要他回來詐城。這位爺叫罵不從。被賊殺了。便一靈不昧。在我廟中成了神。頂了夫子香火。如今二百多年。要昇天了。遺下缺應當王老爺補授。小玉道。這鬼神的事。師父如何知道。和尚道。我師父是個有道高僧。今年朝五台去了。臨行的頭一天。在廟中入定。不覺到了一個去處。金闕朱戶。氣

象莊嚴。好似帝王的宮殿。那門前站着兩員將。金甲金盔。好生威武。有那天下城隍。帶着許多冊子。在那裏投遞。那兩員將督催吏役。收了進去。不多時掛出一張黃紙朱字的榜文來。上面有鳳陽觀音寺伽藍關帝。着王小玉除授字樣。我師父見了。走過去。向那些吏役探問。他們答道。這裏是真武大帝的宮殿。那兩員將。一位是岳鄂王。一位是明末的周忠武。在這裏考較天下神祇。要知天離地甚遠。天上神靈。嫌人間污穢。輕易不來。那各處的廟宇。都選有德行的鬼。命他看守。觀音關帝廟。到處都有。最是一種衝煩的缺眼。這鳳陽觀音廟裏的關帝。本是明末一個兵在彼充當。如今要換人了。我師出了定。便把這話告訴我等。所以我一見王老爺姓名。便知是本廟候補的神道了。小玉道。這也可笑。從來只聽說有候補的官。怎麼又弄出候補的神來了。和尚道。王老爺豈不聞陰陽總是一理。小玉道。我是個粗人。怎麼就有這福氣。和尚道。據我佛教經典上說。世間人若不修行成佛。總出不了輪迴六道。最有福德的昇天。做那忉利天王的臣子。像關夫子岳夫子都是一路。其次轉生人道。有福又有孽的。轉生阿修羅。這一種是天上的一種反叛。都生的三頭六臂。不像人樣。那造孽的。便投到餓鬼畜生地獄裏去。所以叫做永墮三塗。似本廟的這些神道。比天神差的多。終久不離鬼趣。合城隍土地一般。我只願王老爺。果然成了神。莫貪血食。皈依三寶。日後天福是靠得住的。小玉道。自古的人。死後成神。也沒得幾個

○我總疑惑我沒有這個福緣。大個道。僧道的話。也有不能不信的時候。這師父的話。我聽着倒有些意思。你說神仙都是凡人做。怎麼人家說你要成神。你又不相信起來。把小玉說得笑了。和尚道。這些話聽着雖似荒唐。卻實在是有些微驗的。

大個小玉。別了和尚。竟奔安慶。走到日暮時候。只見道旁有一座猛惡的林子。大個先走過去。哎呀一聲。往回裏便跑。只嚇得面目改色。向小玉道。有鬼有鬼。小玉道。豈有此理。那裏來的鬼。趕過去舉頭一看。果然那林子中有個女鬼。頭髮披散。眼中流血。面色如同黃蠟一般。伸着舌頭。頸子上帶着一條麻繩。身穿紅衣。在那裏吱吱的亂叫。小玉也嚇慌了。不敢前進。那個鬼見他們有兩個人。不是孤客。卻也不敢出來。正在害怕之際。道旁閃出一條大漢。生得膀闊腰圓。十分雄壯。軍官打扮。肩上擔着一條花槍。大踏步走將來。大個一個不小心。同他撞了個滿懷。那漢有了氣。大喝一聲。把大個揪住。輕輕一提。早已兩足離地。大個急得直嚷。小玉走過去。忙將大個抱住。那漢方放了手。問道。你們怎麼走回頭路。小玉道。那林子裏有吊死鬼。我們是吃了嚇的。那漢笑問道。不知是男鬼。還是女鬼。大個道。是個女鬼。那漢道。本來吊死鬼是女的多。我這些時獨睡難熬。且把他拿來泄火。小玉道。那鬼的樣子。好不難看。豈可同他做那樣事。那漢笑道。他除了面貌。大約同人都是一樣的。怎麼便做不得。發聲喊搶進林子。罵是。那裏來的野鬼

○我花槍孫甲是不怕邪祟的。小玉見他氣盛。也不覺膽子大了。拉着大個趕將過來。把個女鬼追得無處藏躲。孫甲掉轉槍桿。這一下打中女鬼左腿。撲地倒了。被孫甲揪住頭髮。捉了過來。豈知他那頭髮。是用網子戴的。吃孫甲一揪。幾乎脫落。可憐那女鬼跪在地上。爲聲嚶嚶。只叫饒命。孫甲笑道。鬼求活人饒命。真是奇聞。小玉大個也忍不住笑。看那女鬼時。不但是人。並且還是個男子。孫甲喝道。你這廝是做什麼的。那女鬼道。小的叫胡么四。是個唱戲的。孫甲道。你定然是個旦脚。不然。焉能有這條嫩喉嚨。你爲何要做這個營生。胡么四道。小的本是徽班裏一個旦脚。兵荒馬亂。無處做買賣。只爲小的唱戲的時節。專唱李翠蓮歎桂英一路的弔死鬼。裝得最像。所以扮了這樣子。在這林子裏。做這真徑的勾當。不想遇着好漢。只求饒命。小玉道。當年有個改名捐官。被人告發。逃走了的胡么四。莫非是你。胡么四道。那另是一個胡么四。就論年紀。小的也差的多。只不知爺台怎曉得他的事。小玉道。我在京中。也是梨園。怎不知道。便對孫甲道。他也是窮出來的見識。我們莫若賞他幾個錢。放他一條生路。叫他去罷。孫甲道。放他算個鳥。翻正我是常走這條道兒的。他不改過。下次撞着。一定不饒。小玉取出四兩銀子。賞了么四。那么四千恩萬謝的走了。孫甲問小玉道。你姓什麼。小玉道。我叫王小玉。這是敵友孫大個。孫甲道。我聽說京中梨園很發財。我們這裏的唱戲的。是被賊攪得沒飯吃了。你

沒看見方才那個女鬼麼。他要有地方唱戲。也決不做這樣事。你既是京裏老板。到我們這苦去處做甚。小玉道。唱戲究竟不是個正經營業。我因有些氣力。要到這裏軍營裏圖個出身。孫甲道。但不知你投的是誰。小玉把投侯道台的話說了。孫甲道。這位侯大人。現在李營文案上當什麼總辦。很有架子。你若果認得他。這差事管保容易。我正是那營裏的將官。奉了將令。到鳳陽勾當公事。已經完了。正要回去繳令銷差。我們何妨同行。小玉大個應了。三人一同前進。孫甲道。我聽得人說。京裏戲子有一種堂子裏頭出身的。到處陪人吃酒。只要給錢。便可以合人家睡覺。比窰姐兒差不多。可是有的麼。小玉紅了臉道。這堂子裏的人。也是賢愚不等。不能一概而論。孫甲道。豈但堂子。就拿我們軍營裏說。這宗事也多的很。那個最著名的什麼九帥。他的營盤裏鬼兒爺都成了羣了。每日爭風吃醋。同小老婆一樣。有個姓魏的。是個名士的後人。最生得好。人都叫他魏美人兒。最得寵。還有算命的說。這魏美人的功名。將來要同九帥一般。你道好笑不好笑。難道一個卯字號的還做的了皇上家的封疆大臣麼。那可真不成世界了。小玉大個都點頭發笑。他們三人一路說說笑笑。直奔安慶大營而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李按察虎帳論功
王千總軍營談戲

且說安慶是咸豐三年失陷的。內中也夾着梨園中一段小小的故事。那安慶有個戲子。叫做李八。是個唱花臉的。這人同營裏的兵將。十分要好。長毛一邊的王爺們。他也說得來。

這年安慶被攻。他便在王爺們面前誇了大口。說憑他一人。便能取得城池。王爺們大喜。差他入城。暗中行事。果然大清家的兵將。被他一陣蠱惑。不十分力戰。安慶便算失了。李八得了許多金銀賞賜。拿回家中。驕其妻妾。他哥哥李綿笏拄條拐杖。把他痛罵一場。李八道。哥哥是念書人。因為兄弟先前走票。後來唱戲。瞧不起兄弟。如今兄弟也是太平天國的小王爺了。哥哥怎麼還來罵我。李綿笏愈發生氣。說道。我今日始信柳下惠盜跖之事。古人不吾欺也。自從那日便斷了飲食。兩個兒子。見父親不吃東西。也不肯吃。父子三個都餓死了。李八果然不唱戲了。就在長毛裏當了將領。隨着陳玉成佔據安慶。陳玉成到別處去了。便把此地交與了葉芸萊。看看八年。真算得根深蒂固。清朝這邊的將帥。自克九江。方得漸次進兵。水陸合圍。曾國荃統領圍師。水師由楊載福

管帶。斷絕了太平天國的糧道。陸師有安徽按察使李續宜。與副都統多隆阿。各帶人馬。圍攻安慶。衆王爺見妖兵來的多了。不敢在城中安樂。都出城來紮寨安營。預備殺妖。正在熱鬧的擋口上。王小玉與孫大個。隨着孫甲來了。進了李營。小玉見過侯道台。說情願投營効力。又給他引進了孫大個。侯道台便替他兩報了名。入了兵籍。叩見了李按察。就收在帳下。聽候調遣。那營裏頗有人認得小玉。孫大個卻除了孫甲之外。都要領教人家貴姓高名的。當晚宿在營內。不料半夜裏。傳下一個拔隊的號令。滿營中都摸不着頭腦。只得遵令開拔。大隊走出幾十里外。領隊的陳提督崔副將才說道。現在那個四眼狗陳玉成。糾集各股賊匪。來救安慶。大營傳令。叫我軍迎頭痛勦。你們總得格外小心。孫甲聽了。對小玉道。你是沒見過仗的。怕也不怕。小玉道。不妨事。我捨命爭殺。那怕那賊百萬之衆。孫甲伸着大拇指頭道。好漢子。那孫大個正在小玉背後。見孫甲手中提着一枝紅纓的鑽鐵槍。便對小玉道。戲台上爲的好看。槍上才裝纓子。這真正的槍。原爲殺人。這纓子似乎沒用。孫甲聽見。瞧了他一眼。小玉笑道。槍纓子實在有用。扎傷了人。怕他順着槍桿。往手上流血。所以要裝纓子。爲的擋住了。免得滿手滿桿的血。膩成一片。不好轉動。大哥不信。請看槍纓子總是紅的。也只爲他同血是一色。到了台上的木槍。裝上白纓黑纓。甚至於綠纓。只能算戲裏的花活。況且槍纓子能繞敵人的眼睛。怎說沒用。孫大個道。

○你看大刀何如。小玉道。大刀太笨。不如雙手帶好用。不過唱戲的。因雙手帶不威武。才用大刀。你不信。扮上黃忠。若拿把雙手帶。便是笑話。孫甲聽了。點點頭兒。說話間。已走到桐城縣的西南。地名掛車河。猛聽一聲吶喊。那滿頭有毛的人兒。不知來了多少。一個個的黃布裹頭。手執槍刀。都道殺妖殺哇。直衝過來。這邊隊裏一聲呼喊。鳥銃加着弓箭。如飛蝗一般的放出去。早把那邊的人。打倒了好幾個。也有箭射殺的。後面一隊馬兵。便往前直衝。長矛落處。血肉橫飛。那一邊見風頭不利。紛紛退後。這時小玉提了雙手帶。奮勇殺賊。也砍倒了七八個。孫甲殺的更多。把人頭掛在腰裏。總有八九個。正在殺呢。恰巧多都統的一軍。把安慶城外的長毛殺退。亦發趕到。合兵痛擊。這一場好殺。屍橫滿野。遍地像沾了紅雨似的。把陳玉成的營壘四十餘座。掃蕩得乾乾淨淨。一個也不會留。直追到桐城縣。方才收兵。多李二公計議。此後多公帶兵。抵擋各處救應。李公專攻安慶。李公營中陳雀二將。點查軍馬。孫大個問孫甲道。這兩位的品級。都比李大高。怎麼受他的節制。孫甲道。你真是個力把頭。說這樣怯話。我們軍營裏。官位是官位。差使是差使。這二位官兒雖大。差使卻小。何況他兩個都是記名人員。這一輩子有他的缺補。沒他的缺補。還說不定。并且武官也不及文官值錢。所以他兩個紅頂子。倒受藍頂子的管轄。依我着。這兩個人本來不堪。老崔這身肥肉。這個小肚子。這一臉的俗氣。只

好給那紅頂的大人們當個管家。那裏配做這麼大的事業。老陳瘦小枯乾面目黧黑。獐頭鼠目。更不像個東西。你看少時報功的時節。定有些把戲。孫大個正要再問。只聽得上邊叫着孫甲的名字。孫甲答應着。走上去。報了自己的功。不知因了什麼。同老陳吵起來。老崔倒敷衍了一回。又等了半天。才叫着王小玉。小玉提了四個人頭。獻了上去。崔副將看他滿身是血。知道是殺賊多了。著實誇獎了一番。老陳卻沒言語。又叫孫某。孫大個提起衷氣。大聲的答應。衆人都吃一驚。耳輪中好似着了巨雷一般。陳崔二將也面目更色。老陳道。你爲什麼要這大的嗓子。老崔道。這是天生的。恐怕他想小也不行。老陳道。你殺了幾個毛子。孫大個道。兩個。獻上首級。二人點驗了。孫大個退下。見了小玉。彼此對道辛苦。孫大個道。老弟。我真佩服你。刀法又精熟。身段又靈便。殺起賊來。簡直是砍瓜切菜。小玉道。誇獎了。大哥。你也可以。咱們初次出馬。就得了個勝仗。總算利市。孫大個道。提起將才打仗。也怪險的。那兩個賊人左右夾攻。兩把刀好像二龍搶珠似的砍來。幸虧我躲閃的快。未遭毒手。後來我發了狠。拿出看家本事。使了一路八卦連環刀。才把他們宰咧。一面說。一面比手勢。不想一疎神。碰在旁邊一個人的眼上。那人惱了道。孫大哥。你真好武藝。殺賊只殺死的。打人卻打活的。孫大個也怒道。你這話怎麼說。那人道。我親眼瞧見。你見了賊。身上只打寒戰。像發擺子的一般。只遠遠的跟在王大哥

的後頭。王大哥砍倒了人。往前去咧。你把腦袋偷割下來的。孫大個道。你不要說這沒影子的話。你見我頭一次上陣。使用話來損我。我何至於那樣的小膽。你明是欺生。那人道。我並不欺生。像王大哥上起陣來。不慌不忙。真有趙子龍渾身是膽的樣子。我也佩服。難道他不是頭一次上陣麼。又一個人說道。你不要這麼說。也虧得孫大哥膽子大。又會使八掛連環刀。才能砍下兩個死人的腦袋。若遇見那真正膽小的。就是砍下現成的腦袋。遞給他。他也不敢拿。孫大個不覺羞的面紅過耳。小玉趕緊說別的話。才替他遮掩過去。

陳崔二人點查已畢。寫造簿冊。老陳道。這次勝仗。總得算不含糊。只是殺的賊還不算多。要叫別處官兵聽見。未免要笑話我們。依我的主意。莫若把一個首級。報他伍十個。叫別人也知道我們厲害。可以張張聲勢。老崔道。不行。我們這位李爺。是個精明不過的人。決然查得出來。你我要鬧個誑報軍功的罪名。只怕這些首級之外。明擺着添上兩顆。殺了賊卻要償命。太不合算。依我還是殺一個算一個的妥當。老陳不聽。兩個便爭吵起來。到後來畢竟一個算了十個。報了上去。李按察甚是高興。侯道台乘機道。這王某孫某。都是新投軍的。倒也勇敢。孫某還是個武秀才。王某是個唱戲的出身。難得他這樣忠心保國。一人竟殺了四十人頭。李按察道。光棍不怕出身低。江南大營的張帥。不是廣東戲班裏唱武生的麼。他原名叫稼香。後來才改做嘉祥。誰敢說他不是蓋世英雄。說也奇怪。廣東

自道光以來的將帥。先出了個關忠節。後出了個張忠武。二公的威望。也不亞於三國的關張。這張公誰又肯說他是個戲子。出身低一點。又怕什麼呢。至於這個王某。我雖只見了他一面。但他那眉宇間一點英氣。大有蔣侯青骨成神之象。令人過目不忘。此人即不建功立業。決能取義成仁。我這宗相法。是同曾胡學來。比那麻衣神相有准的多。你記着。將來必有徵驗。侯道台答應道是。又問道。那個孫秀才何如。李按察搖頭道。那個人軍務飯是不能吃的。軍營裏第一是要膽子。第二才能說勇力。近來的將官。像鮑超陳國瑞。都沒什麼武藝。只是膽子大。便能立功。我看孫某色厲膽薄。豈是個軍官材料。侯道台道。他也能殺賊二十名。總算不易。李按察道。論功行賞。這兩人都可以得好處的。我對於這次大捷。十分高興。卻帶了十分不快。侯道台道。爲何不快。李按察道。那領隊的記名提督陳成武。人頂好。他的功冊還未報來。已經人言嘖嘖。說他不實不盡。不過我怕落個苛刻之名。不認真究問就是了。侯道台道。這真是恩威並濟。諸葛武侯不過如此。況既知他奸猾。尙肯委用。真有古名將使貪使詐之風。李按察道。我雖不十分究問。但也得做戒儆戒他。好壓服衆將之心。侯道台又恭維了幾句。方才退出。

李按察升帳。接着功冊。點過名單。不曾叫孫甲的名字。衆人都不知道是個什麼原故。李按察把應當受賞的都發放了。王小玉孫大個都賞了千總職銜。才把孫甲叫上去。問道。你

是久經大敵的人。這一次連幾個新進。都十分勇猛。有殺賊四十名的。有殺二十名的。怎麼獨你一人。貪生畏死。不肯向前。功冊上面你的名下。連一名賊也不會殺。你該個什麼罪。孫甲急了。跪下嚷道。標下這一次殺的賊最多。求大帥詳察。李按察便問同上陣的人。衆人都跪下道。孫甲實是出力殺賊。李按察吩咐把陳成武崔森給我每人打二十棍。你兩個好大的膽子。擅敢作弊。這軍功冊怎麼造的。兵將都不服了。老崔聽說連他也要打。忙搶上去跪下稟道。這功冊實是陳成武作的弊。乞加查究。衆將也跪下。替他辨白。說他還同陳成武爭執了幾番。李按察叫把老崔放起。單打陳成武。打到十棍。衆人也都求情。方才放了。李按察退了大帳。衆人各歸汛地。李按察又派侯道台。切實查明孫甲戰功。方才放了。量加賞擢。衆將無不欽服。

侯道台備了一席酒。把小玉同孫大個喚去慶賀。飲酒中間。說到陳成武。侯道台道。他也只爲沒缺補。挨在這裏混飯吃。早就有人說他品級高了。不該當這營裏的差使。小玉道。孫甲在陣上努力殺賊。實在我軍營裏的第一人。他竟不替他叙功。這人的小見識。直比戲班裏管事的還厲害。侯道台笑道。你又說到戲。真叫三句話不離本行。你既談到戲。我倒要問問你。現在京裏的戲。那一家好。小玉道。都聽得過。余三勝程長庚。各有各的好處。就是張二奎那條嗓子。也真轟實。若論武戲。龔翠蘭沈小慶楊振岡潘喜壽汪年保。都是

天字第一號的能耐。翠蘭創興了一門玩藝。叫做出手。一個武旦。湊上武生花臉。在台上對丟兵器種種的手法。便有種種的接法。真個五花八門。好看的緊。翠蘭不但武戲好。有時唱一齣坐樓殺惜。也真洒得開。實在是個全才。潘喜壽的鐵龍山。也是再好沒有的。沈小慶狠能編戲。汪年保林冲夜奔。也真有好工夫。您要願意聽青衫子。胡喜祿陳寶雲。都唱得腔圓字正。嗓子也真脆。喜祿武工也好。打把子帶耍手絹。真是絕活。他手裏拿條槍。腰裏曳塊絹子。這塊絹子。忽而在腰。忽而在手。忽而手裏拿着絹子。把槍撇出去。等接住了槍又撇絹子。左右手對換。真正脆快。連本行人都愛看。別說外行老爺們了。再說他的扮相。也是一個大美人兒。可惜身子太弱。時常害病。侯道台道。我曾見過一篇戲提調歌。內中有幾句。道是長庚到。提調笑。喜祿病。提調跳。這喜祿多病。人所共知。我曾聽得汪葵愚說。他合陳文愨公的小老婆。有些典故。可是有的。小玉道。這也是暗昧的話。做不得准的。侯道台道。不錯。這位汪爺。也是專報私仇。本不成個信史。陳文愨公這個愨字。在明朝雖然是個下等字眼。在如今也不是很好的謚法。只葵愚定要說他是個三八穀子。未免附會得好笑。幸虧葵愚官位不高。够不上得謚號。若是也做到一品。身後謚個愨字。豈不作法自弊。他作的野史。毀罵吳文鎔到了極處。然而吳公姓字。自在天地之間。他是在廢了筆墨。小玉道。這位汪爺。最不懂戲。看見且脚蹀躞。他莫名其妙。說人

家纏脚。這不是個大笑話兒麼。他又講過一段故事。說且脚被海賊弄去。做了女人。罵的也未免太毒。侯道台道。你說到躑。這躑究竟是什麼人興的。小玉道。這我可不知道。我是個武生。不懂他們貼片子的事。將來總有且行的朋友。說給人聽。您此時先不必忙着打聽。侯道台道。你還講說京裏的脚色罷。不要打斷了話頭。小玉道。您要聽別的脚色。像小生行的曹眉仙。合他得意弟子徐小香。還有王鳳彩。全是上等的本領。花臉是鄒大定。大奎官。老旦是譚叫天。真是北京城裏。十門脚色樣樣俱佳。侯道台道。我在京時。很愛聽長庚的戲。他的像貌真好。孫千總倒有些彷彿。孫大個道。只怕未必。小玉道。他倒是像大老板的模樣。只是還不算頂像的。內務府裏。有位王二老爺。那才給大老板是一模活脫呢。王二老爺也會唱。那嗓子也有點大老板的意思。侯道台道。孫千總的喉嚨。你聽何如。小玉道。他也很好。要是入戲行。定成名脚。孫大個聽了。臉上早露出得意的神氣。這桌酒吃到半夜才散。次日。侯道台到李按察帳中。辦完公事。陪着閒談。把夜來的話。略透了幾句。李按察笑道。這個孫某。依我看還是唱戲去的好。功名二字。他是無分。侯道台道。唱戲的。大帥說他可以當軍官。當軍官的又說他可以唱戲。這兩個議論。實在對偶得有趣。李按察只是點頭。當下歇了幾日兵。還攻安慶。看官記真。多李二公。自此分兵。互相犄角。那個陳玉成。屢次糾衆來救安慶。卻被多都統攔住。又有別路官兵。似那總

卷一 第 (114)

超徐邦道等一千名將。領兵相助。有許多熱鬧的戰場。若慢慢的說來。連篇累牘。也不得清楚。只因我說的是梨園故事。不是中興將帥的別傳。並且多鮑徐各營中。也沒有梨園中人。像王小玉這樣一個將官。只好不去細談。看官歇歇。待我講演王小玉捨命取安慶的節目。要知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王小玉拚命成功
孫大個報喪被打

且說李按察還攻安慶。那時此處的居民。受不得兩面的你梳我篦。都逃得無影無形。兵丁們無可騷擾。倒真正是秋毫無犯。李按察畢竟是個大將之才。這番却不使貪使詐了。把陳成武攔起不用。派副將崔森。合新陞都司孫甲打衝鋒。大軍隨後。此時王小玉合孫大個。都撥在孫甲的部下。小玉方認得前次同孫大個搗亂的兩個人。一個叫吳定洲。一個叫鮑宗軾。都是孫甲的把兄弟。他兩人卻早將小玉與孫大個認准了。兩個都敬愛小玉武藝。頗有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大家齊心努力。趕回安慶。孫甲當先提着槍道。我宣城孫甲的威名。真也弱不下個常山趙雲。這一番定要多殺幾個長毛。方合我意。豈知到了地頭。那些大小王爺。原吃多都統殺敗。又知無了救兵。都躲入城中去了。衆人乘着銳氣。前來攻城。城中也發兵出來對敵。城中派出的領隊之人。便是那個李八。殺至天晚。兩邊互有損傷。李八卻把這邊的兵丁。生擒了幾十名去。孫甲這邊收兵下寨。不多時。李按察大兵到了。差探子出去打探。回來報說。李八只在濠邊紮營。並未入城。李按察笑道。這些賊好生沒見

識。放這枝孤軍在城外。只消今夜用輕兵去劫他的寨子。管保成功。便派孫甲帶本部的兵。晚間行事。是夜二更。孫甲領着這一班健兒。撲到李八的營前。方要殺入。忽聽裏面有人拉着胡琴唱戲。彷彿是個花臉的聲音。覺得十分難聽。王小玉更不住的皺眉。孫甲笑道。這些賊好不知死活。這性命相撲的時節。還要唱戲。小玉將身一縱。跳在寨子的土牆上。往內張時。只見裏邊燈火輝煌。李八坐在那裏唱。旁邊有一人在那裏拉胡琴。兩旁列着許多碎催。早間被擒的幾十個官兵。都反剪了手。跪在當地。不知說了幾句什麼。李八大怒。要斬他們。正在危急。小玉喝了一聲。跳下土牆。直撲過去。孫甲等也一擁而進。李八恰待要跑。被鮑宗弼手起一刀。揮爲兩段。孫大個把那個拉胡琴的拖住。舉刀待砍。那人奮力一掙。孫大個將手一鬆。吃他跑了。營內的餘黨。死降各半。登時罄盡。被擒的官兵。都救了回來。孫甲等報功已畢。回至本營。把那幾十個官兵。喚至面前。問他們被捉去的情形。衆官兵道。我等被李八擒去。以爲必死。誰知李八非但不殺。還叫心腹的人。拉起胡琴唱給我們聽。孫甲道。這是何故。衆兵道。他唱畢之後。說道。李某幼年喪父。老娘管的不嚴。說到念書。便要頭痛。我哥子李綿笏也約束我不得。我把吃喝嫖賭四件事。講求的十分精緻。不知怎麼糊糊塗塗。就學會了戲唱。你要問我的師父先生。卻是沒有。不過我天生的聰明。自己就會了。論我的模樣兒。真生得怪俊的。少年時有個綽號。叫

做妓女。就把我派個小旦。也是行得的。不知怎的便派做花臉。先前走票的時節。每逢出台。總有人叫好。後來入了梨園。運氣衰了。便不行了。只是我爲人性情最熱。交朋友不含糊。才能認識許多豪傑。當了這員大將。你們也是各爲其主。我不願殺害你們。但軍營中的俘虜。沒有輕放之理。我同你們商量一個辦法。你們是願生願死。我們答道。螻蟻尙且貪生。爲人那不惜命。只求王爺開恩。他道。我方才唱了幾句。自己聽着甚是得意。我再唱幾句。你們大聲叫好。我便釋放你們。我等聽說他又耍唱。登時忠義之氣。湧將上來。個個都罵賊求死。卻得大兵到來救了性命。孫甲道。你們好容易有了生機。怎麼忽然又願死呢。衆人道。我的老爺。難道不曾聽李八唱過。簡直比殺還難受。所以我等都願意死。既落個好名。又免了聽乏戲。孫甲哈哈大笑。喝退衆兵。鮑宗軾道。這些兵丁的話。也有些難信。豈有一個賊頭。對擒去的人。自己表說會唱戲的道理。王小玉道。這倒不然。大凡能唱兩句的人。都有這個毛病。不拘遇見誰。他總要露出自家會唱來。越是票友出身。越炫露的厲害。至於那唱的不好的。他更喜歡胡吹。這些兵丁的話。倒有些像。吳定洲拿着一袋葉子烟。在那裏抽。聽了小玉的話。把烟袋放下道。這話不差。這李八當初同我。學過木匠的手藝。後來我不做木匠了。他便唱了戲。他們戲班裏的人。我認識的很多。都說這李八能耐有限。習氣甚大。他的戲派在後半路。聽戲的總是一走。他不說自己不行。

。偏說前半路的戲太乏。把客人聽的坐不住。連他都帶累的沒人聽。因為這個毛病。戲班的前輩。很有他的閒話。孫甲道。這唱戲不過是個玩藝兒。便值得這樣自誇。要像你合鮑三弟兩人。當日生擒項天侯那樣的奇功。通被人冒去。又那裏叫屈去呢。吳定洲道。我只講做的痛快。什麼功不功。倒不吃緊。鮑宗軾道。已過的事。不用提了。若說我們抱屈。那軍中的屈事多着呢。長毛將佔安慶的時候。那團練隊中的花臉張。一口刀。一騎馬。也不知殺的多多少少的賊。越是危險的戰場。越是他打頭。那些團練頭兒的鄉紳老爺們。何曾拿一點良心待他。畢竟把他坑陷死的。這個城子才被賊佔去。日前我的朋友齊玉豁對我談起此事。還十分歎息。把他一比。我兩個也就沒甚屈了。孫甲道。花臉張我也認識。果是好武藝。他合李八一一樣都是唱戲的。卻是性情各別。鮑宗軾道。李八這人。非但唱戲有些笑話。他的笑話還多的很。他生平不愛念書。識字。自從娶了一個土娼。忽然拿錢買起書來。你道爲何。原來這個土娼。頗認得幾個字兒。叫他買些肉蒲團。燈草和尙一路的小說。每日講給他聽。講到高興的時節。便上床去混鬧。不分晝間夜裏。都是如此。弄得四隣都出了閒話。你道好笑不好笑。王小玉道。這李八我雖不認識。但他那副嘴臉。我卻是見過的。怎麼這個土娼。竟肯嫁他。只怕是個瞎子罷。吳定洲道。你是神算不亞於諸葛孔明。他娶的這個私娼。雖不是雙眼睛。實在是個獨眼龍。一隻虎。同夏侯惇的品貌差不多。

。鮑宗軾道。李八雖不念書。卻肯說他同書沒有緣分。還算是個真人兒。比起那肚裏一竅不通。偏要談今論古。同人抬死槓的主兒。強的多了。

大家議論了一回。少時小玉和孫大個退出。孫甲向吳鮑商議道。王千總樣樣都好。莫若把他也加入你我一起。做個兄弟。那孫大個雖沒什麼好處。只是他同王千總十分交厚。也不便撇開了他。吳定洲道。若得王千總做我們弟兄。我是極情願的。只那孫大個。我卻不喜。我看他雖不見得十分壞。但他處處仗着王千總。才能立功。他還永遠不認賬。自覺得武藝不在王千總之下。排兵布陣。他也自以為在行。這宗人他就可惡。鮑宗軾道。不然。自古道愛屋及鳥。是說愛這屋子。連屋上老鴉。都要護惜。何況孫大個是小玉的朋友。還是算上他好。孫甲道。倒底三弟是念書人出身。無怪你中過秀才。比出來的話。實在有理。不過我們同姓王的。要做個患難弟兄。生死都在一處。同這孫大個。只泛泛的就是了。計議已定。次日。孫甲向小玉說知此意。小玉無不允從。五個人在營中。供起關帝神像。一同結拜。孫甲最長。其次吳定洲。鮑宗軾。孫大個。惟有小玉年輕。做了老么。從此他把握孫大個改口。喚做四哥。五個正吃福酒呢。忽聽得大營裏一片哭聲。五人都吃一大驚。正要去探聽。早有人來送信。卻是威豐爺在熱河賓天。大營裏接着哀詔了。五個人少不得各哭一場。城中知得。作起賀來。賀猶未了。城外即來攻打。城中有時堅守。有時迎戰。李

營每次。總是孫甲弟兄五個打頭陣。小至殺賊最多。他自去冬投營。直至本年秋間。大小戰功。立了無數。升至守備。上官十分器重。同人都敬服。沒一個道他不是。他又天生的好性兒。對於大衆和藹之極。混了個很好的人緣。

這一次又去出戰。戰到天晚歸寨。不想吳定洲鮑宗軾都陣亡了。軍士拾得吳定洲那條烟袋回來。孫甲接在手中。拉着小玉。齊聲痛哭。只哭得死而復甦。孫大個同兵丁們也無不下淚。孫甲恨道。這些賊害我手足。我誓不合他同生。睜着眼坐到天亮。點兵殺出。那邊也有勇將前來迎敵。孫甲大喝一聲。便挺槍要向前衝突。孫大個拖住槍桿道。大哥報仇的心。不可太急。須得慎重一點。孫甲並不答言。只一脚把孫大個踢開。輪着槍逕奔對陣。把那邊的勇將。都趕得沒處躲。小玉也揮刀助戰。只見孫甲槍鋒到處。一連搗倒了十來個著名悍酋。不想用力太猛。槍頭擱在一個大胖子的肚臍上。透了進去。那胖子肚裏油厚血濃。將槍頭粘住。急忙裏拔不出來。旁邊閃過一人。使刀望孫甲便剝。孫甲縮頸不及。吃他剝個正着。可憐一員勇將。身首異處了。小玉痛怒交集。趕上前順手一揮。把那個人也照樣剝了。搶了孫甲尸首回營。忙備棺木盛殮。這場痛哭。真似三國上劉玄德哭關張的一般。衆將都來祭奠。李接察也親來行禮。又把吳定洲的烟袋供在一邊。大家也磕了頭。李接察歎息道。孫吳鮑都是我軍有名勇將。吳弁這枝烟袋。是渾鐵鑄成。不知打死了多少賊。

如今都不在了。我看我營衆將。足繼他三人的。只怕要算王守備了。遂下個諭帖。凡孫甲舊部。統歸王某管帶。那些兵丁聽知這個信息。無一人不歡喜。

過了數日。小玉來見李按察道。此賊已成虎口之羊。請大帥速傳號令。標下今晚前去爬城。安慶垂手可得。李按察道。這個辦法。行倒行得。只是未免冒險。小玉道。大帥差矣。大丈夫生而何歡。死而何懼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俺既以身許國。理當報効皇家。就請大帥傳令。李按察正色道。壯哉壯哉。既有班定遠之志。必能成班定遠之功。我依你就是。小玉領命退出。侯道台站在那裏只是笑。李按察看見問道。你笑甚的。侯道台道。我笑王弁同大帥。一個說的是戲。一個說的是書。彼此竟會弄到一塊兒。李按察也笑道。原來他說的都是戲中語。這就莫怪他把唾手念作垂手了。這晚用過戰飯。小玉來辭李按察道。末將今夜管取賊的城池。若是不得成功。情願戰死沙場。以報知遇之恩也。說畢點起本部人馬。出了大營。李按察見他聲容慷慨。十分敬重道。壯士壯士。荆卿易水何以加茲。侯道台在旁聽了二人言語。不禁又笑起來。李按察明白過來。也笑道。習氣未除。吾與王弁共之矣。遂點齊大隊。隨後接應。小玉來至安慶城下。聽了聽刁斗無聲。看了看旌旗不整。料得大功可成。一聲號令。兵丁們豎起雲梯。抖開軟索。小玉當先。一齊爬城而上。那城上的衆小王爺。正睡呢。吃這一攪。自然是醒了。便有膽壯的起來抗拒。那些膿包貨。

卻是溜之乎也。小玉不避矢石。奮力向前。兵丁也人人捨命。頃刻之間。奪了馬道。恰好李按察大兵已到。小玉等趕下城來。從城內斬關落鎖。把李兵全數放入。堅城立拔。那些大小王爺。走得慢的。都封了一字平肩王。也有些不顧天父天兄的道理。跪在地下。情願變妖的。堪歎陳玉成數載經營。一朝作廢。這城池從今不屬他管了。李按察安民已畢。犒賞兵卒。衆心大悅。只可惜王小玉雖然立此奇功。怎奈難逃大限。爬城之時。已傷心力。殺敵之際。又中刀槍。等到大兵入城。他已是昏迷不醒。兵丁們把他抬了進來。孫大個跟在後面啼哭。侯道台也趕了來看。大家亂了一回。小玉猛然醒轉。叫兵丁攙扶着。要望闕謝恩。衆人都說可以不必。小玉道。這是君臣大禮。豈可一旦拋卻。你們不曾見那盤腸大戰的越國公麼。衆人無奈何。把他扶着跪下。只見他恭恭敬敬。叩過頭。高聲說道。臣王某雖然官卑職小。曾受爵祿之恩。今日氣力已盡。不能再與皇家立功報効了。說畢把頭一仰。倒將下去。已是死了。衆兵丁一齊痛哭。侯道台也哭個不休。孫大個跌倒在地。碰頭打滾。兩眼流淚。只叫兄弟坑殺人了。那門窗被他震得發響。侯道台忍淚把他勸住。買棺盛殮了小玉。停放起來。李按察又親來祭奠。過了首七。侯道台問孫大個道。你看這靈柩。還是送往北京還是就埋在安慶呢。孫大個道。他北京並無親人。不如就埋在此地罷。我同他結義一場。這擇地的責任。只好我一人承當了。侯道台道。我同小玉交好最久。他的

後事。我也是義不容辭的。二人正在商議。忽然當差人來。報說鳳陽觀音廟的和尙。有事求見。侯道台道。他出家人來做甚。且請進來。那和尙見了孫大個。十分熟識。問其來意。他道。侯居士不知。難道孫居士也忘了。你們營中守備王老爺。是我本廟候補護法關帝。如今已經歸位了。我是特來迎他的遺骸。以壯山門。孫大個聽說。便把投軍時在廟中的話。對侯道台說了。侯道台道。正直之人。死爲神明。千古有之。王守備這結局。總算極好的了。我將來只怕還未必及得他。和尙道。那倒不然。他這神道。是涉於鬼趣的。無甚福享。就是真正關帝老爺。是個天人。也還未證極果。居士還是持名念佛。求生淨土爲上。何必羨慕這個。當下侯孫二人。允了和尙之請。擇個吉日。把小玉的靈柩運往鳳陽。孫大個告假同行。一路上和尙十分照應。到得地頭。就在觀音廟中安葬。和尙日日總說看見新伽藍顯聖。廟中香火。登時盛了幾倍。便有那善男信女捐出重貲。在廟中另修了一座關聖帝君的殿。把神的法身。改塑的冕袞的坐像。並添了關平。周倉。王甫。趙累。廖化。陳到。並那明朝追封的關帝左相陸秀夫。右相張世傑。八員侍從。正殿的站像。改了托塔天王。有些不信的道。這關老爺既說不是真神。如何會這樣的靈聖。和尙道。莫說這樣話。當年北京城裏。有一個女鬼。把妝變作房子。找了一班戲子。前去演戲。演了半夜。只唱生旦的文戲。有個姓顧的花臉急了。勾上紅臉。穿上綠袍。扮了關公走出去。即時把鬼

嚇的沒影沒形。又有一家。正唱關爺的戲。忽然從天上落上一個人來。大家究問。才知是揚州一個秀才。被大仙爺帶來看戲。不想伏魔大帝登場。大仙爺害怕跑了。把他從空撤下。可見關爺英靈赫奕。就是戲子扮的。還有這樣威風。何況我廟中這位神道。是個忠義之魂呢。衆人聽他說的熱鬧。便都相信了。

閒話不提。且說孫大個圓過坎痛哭了幾場。仍回安慶。李按察把孫吳鮑王。四將的死事情形。並生平戰績。具疏出奏。不一日。諭旨下來。都照本官陣亡例。從優議卹。部臣詳查檔冊。方知那鮑宗軾曾捐過知府。因不願做文官。才投入軍營。只他卻向來不肯說出。部文行到安慶。李營中人。知道鮑爺這節事。人人歎異。李按察道。從前的劉清。以文改武。竟成大將。鮑守功名雖不甚盛。人材也就不亞於劉清了。孫大個聽得孫甲有了卹典。來見李按察道。孫都司是宣城人。他的靈柩還未回去。現在本境停放。並且沒人給他家中送信。他有一個兄弟。叫做孫乙。現在故鄉。標下要求大帥賞幾天假。去到宣城報一回喪。李按察道。孫都司的卹典文書。我正要派人送去。如今就着你走這一趟。算是公差。你不必告假了。孫大個謝了。接了文書。竟奔宣城。訪至孫家。走入大門。只見屋子裏許多人。在那裏吃飯。一個個都生的精精壯壯。孫大個問道。那一位是孫乙先生。內中一人挺身而起道。只我便是。孫大個道。你令兄孫甲。在安慶陣亡。可曾知得麼。孫乙不聽便罷。

聽了此言。霎時間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膽邊生。喝聲叫打。衆人一齊動手。把孫大個按翻。拳如雨下。孫大個嚷道。你們爲什麼打我。那孫乙不慌不忙。說出原故。究竟爲了何故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孫大個立志作優人

沈芷秋熱心薦票友

且說孫乙喝令衆人。把孫大個拖翻痛打。大個被打急了。嚷道。你們爲什麼無故打我。孫乙道。你們這夥騙子。前番賺得我好。今番又來。分明是自家討打。還敢強嘴。大個道。

怎見得我是騙子。又說什麼前番會來。我是一毫不知。你分明撞着了判官。直頭是見了鬼。孫乙道。你來報這等不祥之事。那是你的證見。大個道。有。有。爬起來。忙取出文書道。這不是證見麼。孫乙接過一看。哎呀一聲。往後便倒。不省人事。衆人道。反了反了。這小子把孫二爺給氣煞了。便有幾個年長的去救孫乙。這幾個年輕力壯的。依然按倒大個打起來。打得大個冤屈難申。只叫打死人了。打死人了。衆人道。打死你。好道撲殺個蒼蠅。好與孫二爺償命。正鬧在不得開交之處。那孫乙醒了。連叫快不要打了。這是一位貴人。還是個老爺呢。這些鄉裏人聽得打了老爺。只嚇得屁滾尿流。大家七手八脚。把大個扶起。放在椅上。大個受傷重了。坐不住。孫乙只好叫人。將他扶到屋中。臥在床上。遣退衆人。才自家過來陪話道。長官不用着急生氣。方才實在太冒失了。長官此時身體如

何。好在舍下有上等的跌打損傷的藥。長官儘可安心調理。大個道。二弟不必客氣。也不要叫我長官。我同令兄是換帖的弟兄。聽得他說你比我還小些。理當叫我一聲四哥。孫乙聽了。越加不安道。方才看了文書。知道是省中派來的差官。不料是自家兄弟。這樣說來。小弟的罪更大了。大個道。這倒無妨。目下人心日壞。那親兄弟厮打的也不少了。何況我這繞頸子的義兄。只是我要問你。倒底爲什麼打我。孫乙道。四哥有所不知。大個道。你快剪斷直捷。給我說本題。少添費話。似你這等吞吐。將來要是做出小說來。豈不把看官們急壞。孫乙道。只因去年先兄出兵去了。不料有夥騙子。來到舍下。說先兄追賊被害。合家哭個不休。成服發喪。那些騙子。要了銀子。說去搬靈柩。再三不要舍下同行。我便有點照影子。他走了半月。先兄竟自回來。聽得此事。只氣得暴跳如雷。離地差不多有七八尺高下。囑咐小弟。留心打聽這夥騙子。捉得來時。先痛打一頓。再綁了送官究治了。縱然失手打死。這荒亂年頭兒。當兵的比什麼都凶。一口咬定他是賊。也就算沒事。難道還有王法能管得住兵。這番先兄又去隨軍。久沒音信。不想四哥來了。小弟才做出這番冒昧的事。只說打個平人。誰知卻打了營裏人。而且是自己兄弟。我真算粗魯極了。大個道。我那裏知道這些就裏。打你也打了。我自家認背就是。孫乙敷衍了半天。方才退去。卽找出藥來。給大個治傷。大個在他家一臥半月。等平復起床。孫乙已將他哥子的身後應有

之事。都辦齊了。大個隨着磕了幾回頭。助着號了幾回喪。才轉安慶銷差。

又過了月餘。城隍廟開光。般演說白清唱。大個同了幾個營中人。前去散悶。站在台下。聽了幾齣戲。內中有一齣公孫勝辭山。是續水滸的故事。那個老生唱得甚好。大個聽了。想起戰陣的辛苦。由不得心中感動。又走到七十二司裏。看那牆上畫的陣亡厲鬼。少頭缺脚。十分可慘。大個歎了一口氣。愈加悲傷。回來睡在床上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咳。從古至今。這殺人勾當。是做不到頭的。宋公明部下那些好漢。征了一番方臘。十分中死了八九。公孫先生若不是見識高。趕緊脫了火坑。也成不了這樣的世外高人。享了後半輩子的山林清福。我弟兄兩個來投軍。機緣湊合。竟添成五人。比桃園多出了兩個。可憐他們武藝比我強的多。如今卻都死了。這營盤裏拿着自己腦殼去換別人腦殼的事業。真正怪玄的。早晚不定。就許被人切了。倒不如另謀生計。省得做這圈裏的豬羊。我決意是要回北方去了。翻來覆去。想了一夜。睜着眼直到天亮。披衣起床。在屋裏悶坐。衆人見他精神恍惚。便拉他出去聽書。那書館內請的這位先生。是演講三分的。正說到鄧艾取了成都。去往諸葛丞相廟內閒遊。忽見神坐前一道石碑。上面有幾行大字。寫的是諸葛死如諸葛在。諸葛不死斬鄧艾。這鄧艾吃了一驚。將要轉身。不想一脚踏在消息兒上。旁邊泥塑的五虎大將。末了一人。挺着大刀。正是老將黃漢升。走將過來。把鄧艾斬了。這鄧艾練過八九玄

功。殺了頭是有法接上的。不慌不忙去摸頭時。那泥塑的趙將軍抬起腳來。把他的頭踹圓。鄧艾倒在地下。便真死了。那先生說完此事。又加了幾句議論道。做武將的無論忠奸。總是想盡計策。或是憑着力氣去殺人。然而殺多了人。必犯天怒。姜子牙崑崙的高士。不能白日飛昇。諸葛先生。折盡平生福壽。你就有接頭的本領像這鄧艾。終歸是接不上拉倒。所以如來佛談經戒殺。孔夫子廢武倡文。太上老君青牛化胡。破了胡人百千年的殺伐野性。三教聖人。都是勸人止殺。衆人聽了。都道說得好。這大個越發打動了辭營的念頭。次日。辦過稟帖。遞了上去。辭差不幹。上頭素來知他沒甚用。即時批准。放他離營。大個如同鬼門關放回一般。急急的回轉天津。路上走了一個來月。方到家門。推了推門關的甚緊。大個輪掌忙敲。此時他妻子正抱着小孩喂乳。忽聽大門拍的怪響。忙把小孩放在炕上。三步併作兩步的。出來開門。那孩子沒睡吃就哭了。婦人見是丈夫回來。便道。甯。幹麼回來得這麼快哇。真是想不到的。說這話時。面上立刻露出喜色。大個道。我想着家。就回來咧。進屋放下行李。見小孩子在炕上哭。連忙抱起來。小孩子見是生人害怕。越發的哭了。虧得他妻子接過去。又喂了幾口乳。才止住啼哭。他妻子道。自從你出門之後。我心中老惦记着你。精神恍惚得狠。有一天晚上。夢見你做了大官。頭上戴着紗帽。身上穿着紅袍。手裏拿着一根鞭子。親自帶了人來。接我上任。我一笑就笑醒了。又有一

天晚上。夢見你在亂軍之中逃命。被幾個長毛追上去。槍刀並舉。你立刻跌倒在地。鮮血直流。我這一急非同小可。醒來還是一身冷汗。如今你好好的回來。謝天謝地。我再也不用操心了。大個道。原來如此。我幾乎合你見不着。我因為戰場上的性命。太不值錢。才決計不幹的。他妻子道。那末。該想什麼法子。養家糊口呢。大個沉吟不答。他妻子道。想必你趙了幾個錢。還可支持些日子。你們軍營裏合強盜一樣。只要會搶。沒不發財。大個搖頭無語。他妻子也不再問。過數日。又談到家計。大個道。不是我甘心下賤。我有一條好嗓子。到北京城唱戲去。准能唱的紅。不怕養不了家。他妻子聽了。登時放下臉來道。哎呀。你唱了戲。一輩子也不能做官咧。大個道。那是自然。他妻子道。那我可不答應。大個道。那我還是當兵送死去。他妻子也不言語。大個道。咳。你又怕我死。又盼我做官。又怕自己挨餓。又不樂意我唱戲。天下那有兩全的事呢。真個是老娘兒們的見識。他妻子想了想道。我是窮不起了。只要發財。你幹什麼。就幹什麼。

大個在家攪攪了些時。把自己的住房家俱一齊賣掉。湊了二三百兩銀子。帶領妻子孩兒。僱着一輛車。直到北京。那車子走到正陽門大街上。只聽路人三三兩兩說道。到菜市口。看殺肅順去哇。大個並不理會。找了一家客店住下。安頓家眷。那年偏遇着是個會試。各省的孝廉公。來的甚多。各店中都有人滿之患。大個在店裏忍了幾日。即出去看了三間房。

子。又買些零碎家具。搬了進去。到了三月。會試總裁。放了尙書倭仁。萬青藜。侍郎鄭敦謹。熙麟。待等殿試以後。三鼎甲取了徐郟。何金壽。溫忠翰。傳臚便是大個認得的那個陳彝號六舟。大個是喜歡結交官中人的。便探明六舟寓所。去給他道喜。六舟居然請見。談起本科人才。六舟道。本科總算得人。我們這萬老師精通紫微斗號。命理極深。據他老人家說。我這些同年。似那徐頌閣。陳子韜。鹿芝軒。許星叔。吳惠。還有個宗室崑小峰。都要到一品的。并且說我也是個方面的八字。不知究竟如何。大個少不得恭維幾句。方才退回。自此大個住在京內。他一心一意的想唱戲。自己知道能耐不濟。必得多下些工夫才行。他想聽戲也可練習。只是京城裏。正在國喪百日期內。各家館子沒有戲。即便有戲。天天去聽。也覺得太費。這才想進票房。又苦無人引進。因此心中十分焦灼。又過了幾個月。看看天寒。大個愈覺無聊。有一天早起。他忽然想起王小玉有個師兄。叫做沈芷秋。我何不去找他呢。於是換了一身半新不舊的衣服。走到寒家潭來。認明了麗華堂的牌子。大踏步走進去。只見有個跟包的。正在門房裏理鳥籠子。回頭見有客來。問找那一位。大個取出名片道。我同王小玉是把兄弟。從安徽大營裏來。勞駕回一聲。要見沈老板的。跟包的接過名片。又把大個上下打量了一回。才說道。請您等一回兒。遂走將進去。不多時。出來又說道。請到客廳裏坐。大個進得客廳。只見褥設豹皮。爐薰獸炭。擺設極其

精緻。跟包的獻上一碗茶來。說道。請略候一回。說罷自去。少時。果然走進一個二十多歲。丰神俊逸的人來。大個料是芷秋。連忙站起作揖。芷秋還禮不迭。彼此坐定。芷秋便問小玉在營裏可還得意。大個嘆口氣道。我的把弟。連得了好幾個勝仗。官階保到守備。可惜他在克復安慶的時節。爲了貪功。竟戰死咧。芷秋聽了。由不得傷起心來。流下幾點熱淚。大個又說了些別的話。告辭而去。自此常常往來。

一日。芷秋偶誇大個聲音宏亮。大個乘機。便說自己想進票房學戲。拜託芷秋。替他設法。芷秋笑道。票教票。瞎胡鬧。票房裏學不出玩藝來。如今北京城最著名的票房。就是洗心齋。他家世代是專門針科。所以洗心齋的別號。就叫作太乙神針。他那裏十分的熱鬧。什麼洗心齋的曲譜。洗心齋的臉譜。外面弄的一團糟。孫大哥要消遣。莫若就進洗心齋罷。好在我認識他家的主人。可以替你引進。大個道。最好。當時芷秋取出自己的名片。寫了幾個字。遞與大個。大個接過。如獲至寶一般。連聲道謝。卽辭了芷秋。一口氣走到洗心齋。只見門上的扁額。什麼華陀再世。立起沉疴。佛手仙心。金針度世。掛得密密層層。倒像城隍廟的大殿一般。當下取出芷秋給的名片。走進門房。說明來意。回事人進去了大半天。才出來引著。到了花廠旁面。從垂花門進去。一條甬道。全用石子砌成。旁邊堆着高高下下的靈石。襯着着參參差差的寒樹。還有些樓閣臺榭。烟霧迷離中。看不十分真切。

○轉了兩三個灣。度過一座石梁。向甬路西邊。迤邐行去。只見一帶紅欄。迎面便是五間廣廈。有三五個小使。在門口站着。內中有一兩個。在爐子旁邊。整理茶水。引導人向一個小使。悄悄說了幾句話。往外去了。那小使才將大個引到屋裏。抬頭一看。正中掛着洗心齋的扁額。兩旁都有廻廊。對面便是一座戲台。巍峨宏麗。上接雲霄。屋內擺着全份樂器。牆上掛着好幾塊牌子。牌子上有的寫着排戲日期。有的寫着各票友的姓名住址。分生旦十門。甚是嚴整。正看着。忽地走進一個人來。拱手說道。主人今日不得閒。叫兄弟來奉陪。孫大哥來的湊巧。今日正是排戲的日子。盡管在這兒消遣。大個問他名姓。他說兄弟是個宗室。毓字輩行四。一面讓坐。一面又叫小使擰手巾。倒茶。招待極其殷勤。大個細瞧毓四的樣子。兩條短促眉。一雙猿猴眼。酒糟鼻子。鮎魚嘴。短下巴。招風耳。年紀不過三旬上下。衣服樸素。就有點瞧不起他。毓四問道。孫大哥在那兒恭喜。大個道。我一向在安徽大營裏。立下不少的功勞。官階保到參將。記得去年冬天。桐城掛車河的一仗。打得頂凶。當時四眼狗陳玉成。帶領賊兵直衝過來。虧得我一匹馬。一口刀。把他擋住。官兵才能轉敗為勝。後來曾九帥知道咧。說我是員虎將。簡直是薛仁貴。特地把自己掛的番刀解下來贈給我。李續宜。鮑超。徐邦道。這班大將。都給我並起並坐。呼兄喚弟。此番告假回來。他們幾位。還親送我十里地。灑淚而別。我也不知道是前生怎麼修來的緣

法。毓四道。孫大哥。你說這緣法二字。一些不差。我們近支宗室。至少也有百十來人罷。平常休想進得宮去。單單我。兩宮皇太后。卻三天五日的內廷召見。還是扯不斷的說話。○前天恭王爺爲了總理衙門的公事。請見慈禧皇太后。皇太后說道。叫他等一回兒。我正給哥兒說話呢。我聽了倒怪不安的。好容易託了一個辭。才得走來。近來安得海老爺。只爲上頭看得起我。定要給我拜把子。也時常的來找我。這不不是緣法麼。兩個對吹了一陣。○見有別位票友進來。才把話頭打斷。這時小使端上酒飯。大家入席。毓四斟酒。有一個道。今兒過排。我不喝。喝了。嗓子啞。怕唱不成。又有一個人道。我倒不怕。我每天必到侯家小鋪子打半斤酒。昨兒他家姑娘。許給唱戲的譚金福咧。我對老掌櫃的。說了一聲恭喜。老掌櫃的格外要好。半斤酒足有十兩。我喝了也不覺得什麼。說時。便連喝了兩杯。○內中只有毓四。吃得最凶。一口氣喝了一壺。霎時杯盤狼籍。吃個乾淨。大個坐在一旁。○沒人讓他入席。只好乾瞧着。毓四飯罷漱口。正見他的兄弟毓五進來。說道。老五。怎麼這時候才來。飯已經開過咧。毓五道。我倒不爲吃飯來。安得海安老爺。打發人來。叫你就去。毓四對大個道。安老爺來請我。想必是皇太后又要召見。咱們改日見罷。說罷。便同着毓五去了。從此大個在洗心齋。混了半年。仗着一條好嗓子。也有恭維他的。說他是張二奎第二。其實能耐一些也沒有。就認得一個四喜班唱戲的。學會了一齣武家坡。轉

瞬到了次年六月。大個與毓四。又在洗心齋見面。毓四道。今天戲館子裏。有余三勝程長庚的戰長沙。三勝合長庚向不同班。因國孝期內。各戲班的脚色。可以通融。才弄到一塊兒。這戲雖不是彩唱。大有可聽。咱們同去罷。大個以爲毓四邀他去。定是他的東道。一口答應。到了一座小戲館。聽過兩齣戲。看座兒的過來要錢。毓四向身上亂摸了一陣。說道。哎呀。我胳膊裏有好幾兩銀子。怎麼連胳膊都丟咧。回頭非找坊官不可。孫大哥。你把戲價開了。我明兒還你罷。大個聽了甚不高興。只得笑道。好在每人只用八個錢。誰開不是一樣。即時摸出錢來。丟給看座兒的。把他打發走了。場上忽然換了清音。是胡喜祿唱了一齣祭塔。毓四道。胡老板也是同程大老板。少在一班的。不想遭了國喪。倒把脚色給會至一處。他因爲旦脚。不扮起來。不能做戲。才改唱清音。大個點點頭。沒答應。喜祿這折祭塔。真唱得珠圓玉潤。那邊有個少年。生得極其漂亮。坐在那裏。都聽呆了。毓四對大個道。這人也姓孫。合你是當家子。號叫春山。人稱他十爺。是個新舉人。祖輩當書辦。真是個喜祿迷。祭塔唱畢。長沙登場。大個看那齣戰長沙。果然很好。長庚穿的藍色亮紗袍子。三勝穿的古銅色的亮紗袍子。一個黑鬚。一個白鬚。雖然比掛的鬚子短。卻是天然本色。不勾臉。不紮靠。更覺得二人神采奕奕。聲光並茂。大個尤其佩服長庚。大有願列門牆之意。不知做得到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郝德寶暢談戲曲
胡喜祿盡埽鉛華

有人攔住轎子去罵他。他不言不語的去奏了事。竟把這位宗室給問了罪。你說損不損。那時漢朝文武。誰敢說個不字。只有兵部的袁希祖袁大人不怕他。很很的頂了一摺子。不過沒發抄就是了。這袁大人真有膽子。不但這一件。就是那張國樑被賊殺了。滿朝裏通沒一句公道話。也虧這袁大人替他請卹典。不想湖北老會如此厲害。老郝也真可笑。終日裏說曾國藩要造反。誰知人家是個大大忠臣呢。他成年合軍機大臣老彭。保舉何桂清。到底鬧糟了糕。大個道。張帥是我的把兄。真好英雄。兩人說得餓了。要想吃飯。只彼此不願作主人。僵住了。正在爲難。恰巧遇着沈芷秋。他兩人都合他相熟。便要到家中去用飯。芷秋不能推辭。只得允了。這兩個餓隔。興興頭頭。到了他家。將才坐定。有他師弟張芷馨。張芷芳。合怡雲堂的主人王絢雲來了。芷秋笑道。王老板難得到此。今日沒上秦老胡同

話說孫大個同毓四聽完戲走出戲園。毓四道。如今興着當十錢。連戲價都暗含着長了。雖然也是八個錢。卻實在比從前貴了。這撈什子是那窩漢的條陳。將興的時節。我們宗室。

麼。絢雲道。我是將從那裏來。芷秋道。我也不解。那文大爺合你是什麼緣法。一日也離你不開。絢雲道。今日不相干。是明老大人因保全御容。有了功勞。賞了好處。我合孫彩珠同去道喜。不想彩珠家裏出了笑話。我們便一齊回來了。芷秋道。彩珠有什麼笑話。絢雲笑而不答。芷芳道。這事我也知道。不但彩珠鬧了笑話。那唱老生的盧台子。也鬧了笑話。芷秋道。是一件事麼。芷芳道。不。他們各歸各事。翻正都是現眼結咧。芷秋道。究竟是什麼事。你說。怕什麼。芷芳道。盧台子的女人。犯的是姦情案子。孫彩珠的女人。也犯的姦情案子。目下都算完了。芷秋道。怎麼完的如此快。芷芳道。說也好笑。將才弄到坊裏。坊官問盧台子。你這女人是要不要。盧台子說。女人已有外遇。終久養不住家。不要了。坊官就給斷離咧。芷秋道。這還有點人味。那彩珠呢。芷芳道。彩珠不濟。卻不願斷離。還是低着頭。領他女人回去。你說可笑不可笑。芷馨道。盧台子總算是有骨頭的。他的女人太難。也不想當初大老板成全他們的好意。竟會做出這種醜事。大個道。怪不得我同毓四爺。聽大老板的戲。沒見盧台子。這就是咧。芷秋道。既是明宅有喜事。我也得趕緊去。急急的進去洗了臉。換了衣服。上車走了。絢雲等三人也散。大個合毓四。見主人出門。不能拉住他叫開飯。只得忍着餓各自回家。至於他們怎樣的治餓。勿庸細表。從此大個又結識了王絢雲。二人時相往來。交誼甚密。過了些時。大個到票房。不見毓

四。問起旁人。方知那個毓四。他雖是個宗室。卻除了月餉以外。毫無進款。自己還愛喝一杯酒。日久天長。那裏支持得住。沒奈何同他兄弟毓五。一齊下海。都搭了班。全唱小花面。每日拿不到二百四十錢。將就度日。大個記在心裏。一日。戲館演法門寺。毓四扮了一個買貴。等戲完。從館子出來。恰巧迎面遇着大個。大個笑問道。四爺。這兩天。老佛爺還召見麼。毓四滿臉通紅。無言可答。大個道。我知道你今兒伺候了老佛爺半天。還在大雄寶殿上。念了回狀子呢。說罷哈哈大笑。揚長而去。毓四十分沒趣。回到家裏。越想越氣。一夜睡不着覺。次日清晨早起。便有安得海那裏。打發人來找他。他對毓五道。要是我趕不上戲園子。你就替我請了假罷。說罷三步併作兩步。急急忙忙。趕到安得海那邊。只見他門口站着四五個小內監。各人手裏。拿着一塊醬牛肉。正在那裏喂叭兒狗。毓四滿面陪笑。上前問好。內中有個愛淘氣的小內監。撕了一片牛肉。笑嘻嘻的道。請你吃肉。毓四張口便吞。那小內監拍手笑道。老四正給我的小花狗兒一樣。引得旁邊幾個小內監也笑了。當時領到裏面。等了好一回工夫。小安子才慢慢的踱出來。毓四趕緊上前。請了雙腿安。小安子用手比了比。就叫做接安。叫他坐下。毓四才偏着身子坐了。帶笑問道。總管叫我來。有什麼吩咐。小安子道。慈禧皇太后是最愛聽戲的。現在內廷下頭的。唱起戲來。平常得狠。我瞧。還抵不上六爺七爺府裏的班子。我名下徒弟最多。這是上頭的

○比他們下頭不同。總得稍爲認真。這件事。你是很在行的。可以替我分分心。等到他們有了長進。我還想在外面買孩子。起科班呢。好在國服期滿。還有一年半的工夫。儘可以從從容容。先給裏邊多排出幾齣通大路的結實的戲來。將來老佛爺見了喜歡。就是你的造化。等我的科班成立。可得排新鮮玩藝。盡唱舊的不行。毓四聽這幾句話。好像吃了蜜糖屎似的。連聲答應道。奴才當得効勞。小安子吩咐送客。毓四退出。這毓四戲館子也不去了。專誠給小安子教裏頭的徒弟。反正是天水關。教子。天天用功。哄得小安子喜歡。時常給錢。毓四又勸他弄科班。小安子十分高興。就命毓四辦理。毓四給他買了五六十名苦孩子。七扣八折賺錢不少。就在安得海那裏。教起戲來。他兄弟毓五。當然聯帶進去。帮着教戲。這是小安子的私事。不與內府相干。毓四毓五。格外當心。曉得是將來生財之道。非同小可。小安子總吩咐多排新戲。毓四雖然口中答應。心裏作難。私自對毓五說。這排新戲實在有些辦不到。毓五道。安子這件事。有點刺兒頭。咱們哥兒倆。好比手裏捧着刺蝟。拿着扎手。丟了又是財神爺。咱們肚子看看揞空。他總叫弄新戲。歸啦包堆。咱們從票房帶出一本甘露寺。偏又不通大路。一本斬華雄。偏老爺戲犯禁。程長庚有多大人情。才敢唱戲長沙。咱們犯不上給他排這些戲。不排新的又辦不了。這不是活糟麼。毓四沈吟一回道。我倒想起一個人來。那唱武生的郝德寶。本子極多。狠他一半。就够用了。於

是毓四天天去找德寶。德寶接待。十分周到。

一日。毓四說起現在安子那裏教戲的情形。德寶道。他這叫作胡鬧。小孩兒將開蒙。要弄幾齣熟戲。砸砸底子。何必排新的呢。毓四道。我也是這樣說法。只是他們內扇兒脾氣。要怎樣。便怎樣。誰敢駁他的回。德寶道。你好沒能耐。要想新奇的戲。只有大內最多。你既給內扇兒的老爺們教科班。怎不到裏頭去弄本子。卻往外邊來抱怨。你道你肚子快拍空了。本來你肚子就窄。所以空的快。毓四道。我才吃了幾天的戲飯。自然能耐薄弱。您說裏頭本子多。無奈都是崑腔。小安子這班戲。是要在外頭唱的。非排亂彈不可。德寶道。亂彈就只天天唱的這幾齣。逢是沒人題起的。多半都是好裏有限。即如昔年米喜子有一齣破壁觀書。演那聖賢爺初入曹營。曹操合許褚定下計策。只給聖賢爺一枝蠟燭。等夜間燭滅。便去堵住門。誣賴聖賢爺合二位皇嫂。有別樣事情。聖賢爺他原是天生的大英雄。早已料破。待等蠟燭將盡。便把牆壁用大刀劈破。點着火觀看春秋。這戲編的太不近理。所以誰也不學。毓四道。這齣戲我聽見安子說。本是崑腔。乾隆年間就有的。總本叫做鼎峙春秋。是全部的三國。後來翻了亂彈。米喜子這齣。卻不知是那裏的本子。德寶道。這戲外江原有。跟崑腔大不相同。安子既曉得崑腔能翻亂彈。怎又說裏頭的本子沒用。那龔翠蘭唱的那一齣虹霓關。王伯當招親。也是裏頭出來的。是從全本與唐倣內摘下的一段。

也是崑腔翻的。你又何必愁肚子窄。只要安子依了這個主意。保管新戲多的緊。毓四道。這主意。一定是要行的。只是外頭的好本子。也得找一找。我從票上弄出一本甘露寺。又叫作討荊州。關子很好。但是許多人說。他不通大路。您瞧。倒底用得用不得。德寶道。是太乙神針的那一本麼。毓四道。正是正是。德寶搖了搖頭。冷笑道。算了罷。不行不行。他們這一齣。我聽過的。跟徽漢的路子。離格離的太遠。中間加着一場喬國老進宮。授意大喬。叫他擠兌孫尚香嫁劉皇叔。尚香願意了。誰知吳國太嫌皇叔年紀太大。變了臉不答應。大喬又替尚香出主意。叫他脫了好衣服。披散着頭髮。在太后面前裝瘋。來了一齣整本大套的一口劍。太后急得沒法。才到甘露寺面相新郎。這種瞎聊。把大喬合孫尚香。罵的不成個東西。比米爺那齣破壁觀書。更不像人話。簡直糟的出了油兒了。人家徽漢的路子。跟原文差不多。實在是高。我勸你千萬別把這一齣擺出來。省得犯碎嘴子。你曳着他罷。毓四道。還有一本斬華雄。您見過沒有。德寶道。這是我們武老生的本工戲。怎麼沒見過。你們票上的路子。卻也不差。這齣戲捧的是老爺。可唱的是大夥。這戲是一齣風攪雪。前半齣衆諸侯合華雄嘴裏。是整套的新水令。等老爺出場。才改亂彈。前頭一點沒有老爺的事。等孫堅被華雄殺敗。袁紹要掛免戰牌。才出老爺。老爺合張老爺一塊兒上。老爺可是走青龍門。兩個人一邊一個出來。一人念一句。袁紹聽見老爺發笑。喚進帳去問

話。張老爺下。單留老爺合袁紹問答。沒有幾句介口。不過是袁紹曹操老爺。兩個花臉。一個武生。你接我的。我接你的。三個人透着亂一點兒。袁紹准了老爺出馬。老爺下。袁紹叫起唱來。唱幾句。老爺接着倒板。紮靠上。袁紹老爺。一律是西皮。老爺的倒板。是曾破黃巾無人敵。原板是。河北袁紹人馬齊。華雄倒有驚人藝。某要與他見高低。半幅掩心穿在體。青龍偃月手中提。將身來在虎帳裏。底下一句搖板。是且候主帥把兵提。唱完了。曹操斟酒。老爺不飲。下。袁紹曹操都下。老爺再倒板。是大鵬展翅恨天低。一個小校把老爺領上來。還是原板。唱的是胸中志氣貫須彌。董卓呂布冰山勢。惡貫滿盈有歸期。華雄縱有千條計。某有一計他不知。耳邊聽得戰鼓起。唱到這裏。起沖頭老爺再接一句倒板。是再與小校說端的。老爺合小校念幾句。上華雄。沒有幾下打頭。就把華雄做了。回營繳令。就算拉倒。這戲沒什麼俏頭。弄不好的。況且老爺戲犯禁。除了長庚的人情大。官面不管。小安子雖不怕地面官兒。只他們內扇兒。全都信佛。萬一他的事情不順溜。你擔不了埋怨。老爺戲是不動的好。毓四道。您說的斬華雄。合票上的一樣。我在別處見過一本。不大一樣。德寶道。那是外江湖編的。小名叫做混賬。毓四道。只我們票上。後頭多着半齣三戰呂布。德寶道。三戰原是崑腔。我們都會。可改不得亂彈。你們票上這齣卻使不得。本來斬華雄。老爺穿件青素箭套。一件卒坎頭戴大頁巾。後來紮身兩斷頭的靠。

扣個紫巾殼。扮相太不起眼。你還說他做什麼。戲多的很呢。毓四道。您看票上勾的老爺臉。怎麼樣。德寶笑道。不對。老爺臉應常用胭脂揉。不應當用銀朱勾。尤其上不得油。要是勾出來油亮油亮的。便像王靈官。不是老爺了。勾老爺臉。也不用十分畫眉子。只稍爲比尋常老生抹重一點。還得給他點痣。眉中心裏點一顆。左眼下點一顆。在鼻凹裏點四顆。左頰上點一顆。這叫七星痣。他老人家一生奔波。從桃園結義。就推着一輛小車子。便是眼底下那顆滴淚痣犯了相。所以一輩子多敗少成。點完了痣。再隨便畫一道黑的。叫做破臉。不但老爺得破臉。連勾張老爺。都得破臉。那都是古來的神靈。護國佑民。不能勾他的本來面目。況且老爺是協天大帝。副玉皇之職。更非同小可。毓四道。我也聽見人們談過。咱們乾隆爺。是劉備老爺一轉。所以老爺扶保大清。德寶道。可不是麼。當初乾隆爺有天退了金鑾殿。正在一個人閒走。忽聽得身子背後有盔甲之聲。乾隆爺嚇了一跳。怕是有了刺客。回頭去看。卻沒有人。他老人家福氣大。心眼靈。早有些明白。便問是何人保駕。那空中有人答道。是二弟雲長。乾隆恍然大悟。前生自己是劉備老爺。便順口問道。三弟何在。那老爺又在空中答道。鎮守遼陽。乾隆爺又問道。四弟何在。老爺答道。兆氏門牆。乾隆爺道。朕今降旨。封賢弟爲蓋天佛。連如來佛。玉皇大帝。都歸賢弟管轄。老爺道。不可。諸葛軍師。現在朝中。怕他記着小弟不聽他東和孫權。北拒曹操的兩

句話。不小心失了荊州。闖下那場大禍。有些罪過。必然攔阻。乾隆爺道。賢弟且退。老爺便歸了本位。次日乾隆爺傳旨。封老爺作蓋天古佛。有山東劉丞相。就是劉天官的父親。上殿奏本。說使不得。乾隆爺才知道他是孔明。怪不得會演八卦。能知過去未來。即收回旨意。乾隆爺打開天下清官冊一看。知道鎮守遼陽的張廣泗。他是張老爺托生。即發金牌召他來京。弟兄相見。那張老爺是轉過岳老爺的。見不得金牌。見了時由不得害怕。便吞金死了。乾隆爺十分後悔。又曉得九門提都兆惠。是趙老爺一轉。兆趙同音。知道說破不得。不敢言語。只暗地把他當手足一般的看待。後來封了平南王。下杭州。捉年羹堯。滅準噶爾。又成了一朝的福將。老爺不會轉世。卻是時常顯聖。所以唱不得。毓四道。我還聽說諸葛先生。是孔夫子一轉。因為孔夫子滿肚子才學。沒有施展。才在漢朝臨凡。諸葛先生號孔明。就是孔夫子的古記兒。二人又對聊了一回。德寶道。天不早了。我要上館子了。即抬身要走。毓四道。我是告過假的。不去了。我還要找安子呢。於是一同出門。各自分路。

毓四將走不幾步兒。見個大漢從南邊來。又有個矮子從北邊來。兩人撞了一下。那大漢便仰面朝天的。跌在地下。爬起揪住矮子不放。矮子大怒。按倒大漢。一頓苦打。圍了許多人看。大漢被打不過。跪在地下。祖宗老爺。一陣亂叫。矮子才把他饒了。看的人都笑。

毓四近前一看。那漢子正是孫大個。毓四笑道。孫大哥好一員虎將。曾九帥的寶刀。那裏去了。怎麼不帶着。大個也不答話。抱頭鼠竄而逃。

毓四到安子那裏敷衍了一回。然後歸家。毓五問起郝家的本子。毓四只是搖頭歎氣道。難難。過了些時。各大戲館都開了戲。官裏的拘管。漸漸鬆了。各戲班的人。也各歸各部。不能像那些時攪在一處。德寶本搭春臺。毓家哥兒們。也劃在春臺班裏。各戲館門前。雖掛着說白清唱的招牌。卻是可以扮戲了。只花臉不許勾臉。且脚不許擦粉。紮靠的不許背旗。場面不許動大鑼。只把大鈸來當鑼。敲罷了。春臺頭一轉兒是在慶和園。胡喜祿是本班老板。聽說且脚不許擦粉。心中不悅。便仍要自家的那一齣唱清音。不然。便告長假。管事人去同他商量幾次。都說不合攏。郝德寶笑道。這不是什麼難事。不過這些管事的太飯桶了。本來一堆晚出籠屨的東西。懂得什麼。管事管他娘的屎。管事人聽他說得風涼。都生了氣。次日。便出牙笏。請郝先生共同管理後台之事。郝德寶也不推辭。便答應了。衆管事請他吃飯。郝德寶喝了個半醉。衆人說到胡喜祿這一節。郝德寶指着鼻梁道。你們老哥們放心。這件事交給我姓郝的。包管一句話。叫他乖乖的唱戲。他要不答應。你們老哥們。只管把我革出梨園。我姓郝的從此不吃這碗飯。衆人便把這事託了德寶。德寶走了。衆人道。且看老郝有什麼神通。教他坐一坐這支八支頭的大蠟。嘗嘗滋味兒。看他是

管事。還是管屎。倒要瞧瞧這先出籠屨的是個什麼東西。衆人說了一回各散。那德寶走到安義堂。跟包人替他回了進去。喜祿吩咐道請。德寶進來。見禮畢坐下。卻不說公事。只談閒話。漸漸說到票友。德寶道。孫春山這個人。老板認識他麼。胡喜祿道。孫十爺我是極熟的。他常合我學腔兒。唱的真不錯。德寶道。外行人都說他比老板還強呢。喜祿道。這個。我也不服。孫十好死了。也只能坐着唱。身段脚步全都不行。怎能比我強呢。德寶道。只因胡老板這一向老是坐着唱。才有這話。老板要肯扮上演戲時。別人也不這等說了。喜祿道。且脚上台。要是不搽粉。卻也難受。德寶道。胡老板。不是我說。人家崑腔的正旦。全不搽粉。這搽粉是椰子班的人興的。亂彈裏方松齡。專唱花旦。是沒得法想。你胡老板。卻是青衣花旦都不搽。難道就想不出個活動主意。再說唱旦的怕沒有真姿色。非拿粉合胭脂遮醜不可。像老板天生的好扮像。比個真小娘們還強的多。私底下就有人愛瞧你。你搽粉不搽粉。沒什麼要緊。再說聽戲的老爺們。有一大半喜歡新奇的。聽說胡喜祿上台不搽粉。恐怕那來看稀罕的還更多呢。喜祿沈吟一回道。連日管事的都來同我麻煩。就爲這件事。卻沒有一個人替我打算的這樣周到。我說句上當的話。我們唱旦的。跟窩姐兒也差不了多少。雖說是賣唱兒。賣玩藝兒。也搭着一大半兒賣的腦袋核兒。我生怕招了前台老爺們的不願意。所以說到不搽胭脂粉。清水臉兒出台唱戲這一層。我總是沒有點頭

○不給他們一句着落的話兒。今天郝先生來。這樣的一破說。我已經明白了。還有什麼磨牙的。我出台就結了。只是我還有一句話。郝先生可不准駁回的。德寶道。胡老板還有什麼意見。就請講在當面。喜祿道。那崑腔正旦的扮像兒。我是知道的。紮上綢子。前頭戴一條勒子。後頭戴上一個牛犄角髻兒。不大順眼。老旦不像老旦。青衣不像青衣。我可辦不了。還不如散着頭髮。還有一點可憐的勁兒。反正國孝一天不滿。你們一天不要派我別樣戲。請諸位專找那受苦受罪腳兒派給我。我是不披頭髮不出台。等皇上家裏脫了服。准我擦粉的時候。再唱別的。好在這一路的戲。也有十來齣。够半個月的折騰了。郝德寶道。就是這麼辦咧。說着起身辭去。喜祿送了他回來。猛然想起一齣玉堂春來道。我鬧錯了。將才不該合德寶那樣說法。我說專唱受苦受罪的戲。可是這齣玉堂春。也是受苦受罪的玩藝。要不上大頭。不擦粉。一身綳子罪衣罪袴。頸子上套個玻璃枷。手上戴着銀鎖練子。多不是樣呀。想一想有了主意。卽把跟包的叫來吩咐他趕緊出去另製備一分行頭。又畫了個樣子。用紙剪下來。卻是一塊雲鬢的形像。叫跟包買塊青緞子。要縫這麼一個東西。跟包道。這物件用了緞子太少。怕綳緞鋪不賣。喜祿道。你不用上綳緞鋪。到絨線鋪裏去。買他剪的現成的。叫做梳頭緞。是專預備旗下老太太們掉了頭髮。遮門面用的。幾分銀子就够了。你再到鮮魚口內頭髮周那裏。叫他給打一頭洒髮。跟男洒髮一樣。只是桿子

得矮一點。高了怕難看。跟包答應去了。不多時。先把梳頭緞買了回來。又出去弄洒髮。喜祿將緞子並鬢樣。交給家中針線老媽子。叫他縫好。用青綢子襯裏。後頭釘上兩根。長黑帶。耳朵邊也釘兩根短帶。拿來對着鏡子。細在頭上。照一照倒也是個女人樣子。使一使眼神。也覺很媚。竟合貼水鬢一般。喜祿自己高興。這主意果然不差。說話間春臺班已開了戲。到第四日。果真不出喜祿所料。居然派了一齣玉堂春。起解帶三堂會審。還連着監會。那一日看戲的客座。人山人海。那孫春山自然必在其內。後面來的沒有地方。用根粗繩子。把板橙懸在戲樓的欄杆上。騎着橙子。打着鞦韆看戲。衆人却不看戲了。萬目都來看這希奇的景致。喜祿出台。大家看時。他這玉堂春。比尋常大不相同。不梳大頭。披着髮也不勒水紗。卻在綉子上紮一塊二尺長的青綢子。前邊靠右。拴成一個蕙菇葉兒。把眉眼倒掉着。眉心用墨筆畫成顰蹙之狀。眼角也畫的往下倒垂。不擦脂粉。還在面上抹些黃色。並罩了一層香油。穿一身洋布的罪衣罪袴。底下一條裙子。紮個燕兒窩。也是布做的。脖子上那面枷。雖是魚形。却不是玻璃的。只是兩塊黃木的薄片。手上帶着鐵鎖。他生的本來十分美麗。這樣一扮。不但容光不減。而且添了許多的哀艷。更加唱的聲音幽怨之極。做派也惹人動情。實在好到絕頂。大家歡聲雷動。玉堂春演畢。喜祿自己也甚得意。卸了裝走出園門。迎面遇見孫春山。一同到了福興居。叫了酒菜。對坐共飲。春山道。不

想胡老板這樣一扮。別有丰韻。真正是欲把西湖比西子。淡妝濃抹總相宜了。喜祿嫣然一笑。總是老爺們抬愛罷了。春山又勸他喝了幾杯。那喜祿臉泛紅霞。愈覺嬌媚。秋波略轉。真個令人銷魂。春山道。胡老板。你們且脚梳水頭。踩木躑。是什麼人興的。十爺這話。幸虧問我。若問別人。可就把他給蹶了。十爺要不嫌煩。待我慢慢的說來。要知喜祿說些什麼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福興居酒餘談往事

安義堂燈卜聽清歌

話說孫春山同胡喜祿在福興居吃酒。春山問起且脚貼鬚躡躑始於何人。喜祿正要講說其中的備細。忽地跑堂兒的走來道。十爺。胡老板。延四夫人在這兒請客。聽說你二位在此。

請過去坐。二人聽了。打住話頭。忙起身同到那邊。見延四爺同幾個客人。在那裏飲興甚豪。內中的人。只有文索合那怡雲主人王絢雲。是書中表過的。還有幾位。雖然孫胡也都熟識。作者知他與這部書沒大相干。不消題起。惟有一人生得面色赤紅。好像畫兒上祿星一般。只少了幾莖鬚鬚。坐在那裏舉杯狂飲。孫胡二人。卻不認得。延四爺指着這人道。春山我給你引進一個朋友。他也是我們宗室。是豫親王之後。稱呼是個崑字。他的台甫叫小峰。又號玉圃。與我同是正藍旗。只他是奎晃佐領下。他老人家稱呼。是個文字。底下一個字。是個遐字。當日在世之時。合先恭肅公有些交情。他才二十七歲。是去年的新貴。今年留館的翰林。好酒量。唱的極好的高腔。也是個風雅不俗的人。春山何妨合他談談。春山急忙過去。合小峯見禮。小峯也問了春山的姓字。喜祿也向小峯行過了禮。延四爺

把春山喜祿都拉入座中。又吃了起來。文索有別處應酬。告辭而去。絢雲也走了。衆人都看着他二人笑。延四爺道。春山。今日想是聽玉堂春去了罷。春山道。是。延四爺道。我也在那裏。只我是官座兒裏面。你恐怕仍是在大牆上。春山道。不錯。延四爺廻過頭來道。藹卿這樣一打扮。不但古雅。而且合情合理。喜祿道。我也是因爲國服沒法子。坐間一客道。畢竟京城裏法度嚴的多。外省就不行了。李續宜克復安慶之日。國服才下來。城隍廟說白清唱。就大鑼大鼓鬧起來。我那時正在安徽。聽見這件事。心中老大不然。延四爺鬚眉皆豎道。豈有此理。難道地方官不管麼。那客人道。那是李世忠李提台家裏的人做的事。誰去惹他。延四爺道。李世忠雖是長毛出身。也受了主子的官。我不因日子太遠。定要參的。喜祿道。我也聽見劉和坤說過。那時劉和坤跟着李家作清客兒呢。他那一次。還唱了一齣孫公勝辭山。後來他看見李世忠殺人不轉眼。牆上掛了刀。屋裏放了綱。一句話不對。不論是誰。照頸子一刀。尸首丟在綱裏。積的多了。抬出一燒。和坤害怕。才跑了回來。崑小峰聽了。抱住延四爺嗚嗚的假哭兩聲。延四爺道。小峰。這是怎麼啦。小峰道。幸而今日李世忠離的遠。不然。四爺說那樣的話。豈不完了。四爺是翰林前輩。我怎的不該哭。延四爺道。你學問不及紀小嵐。這張闊嘴。合他一樣。我同你是老世交。況且又是翰林前輩。你怎同我頑笑。該打多少。小峰道。多蒙老前輩誇獎。竟許了一個紀小嵐。

要知一個小嵐。一個小峯。恰也差不多。延四爺笑道。你怎還說混話。他是紀文達。難道你是崑文達不成。小峯道。那我一時怎麼够的上。我若果然崑文達。大清朝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延四爺搖頭道。國家洪福齊天。你少混說。小峯未及答言。只聽春山道。胡老板。咱們話還沒完呢。你將才說且腳貼鬚蹣蹣。究竟是誰興的。不要截了過去。延四爺道。原來你問這個源流呢。這個我倒有些明白。只不知鸞腳說的如何。大約不能兩樣。喜祿道。四爺真是樣樣在行。大約是戲班裏的事。沒有一件瞞的了四爺。莫怪程玉山背地裏題起四爺。佩服的了了不得。我將才還對十爺吹呢。硬敢說問別人。就算蹶咧。不想這兒已經知道了。我真是個井底之蛙。延四爺道。少說閒話。崑小峯忙搶着說道。言歸正傳。說着把手往桌子上一拍。做出茶館裏說平話的先生們那宗神氣。引得合座大笑。

喜祿笑得够了。輕啟朱唇說道。這兩件事。不是亂彈人興的。也不是崑腔興的。大凡亂彈的扮相。都是跟着崑腔走的。唯獨且腳的妝扮。可是跟崑腔攪着。實在是梆子興的。倒是我今天這一路的妝樣。還是崑腔老譜。延四爺道。依我看這個扮相。也有合式的時候。那些年過四旬的且腳。何必滿臉絨索。搽他一臉怪粉。真要惡心死人。多好的能耐。多好的嗓子。也受不了。不如老扮相倒遮醜。本來青衫子。須要莊重一點。那怕年輕。若是演戲妻的秋胡妻。坐在那裏。念定場白。報家門。渾身亂幌。拿着他當俏頭。縱然有人叫好。

也是該打一黨板。我斷不能認他是超前絕後的大好腳兒。小峯舉起酒杯。一飲而盡。又把手指作勢道。可圈可圈。延四爺道。你少來圈我。幸虧你是宗室。卷子不入房。不然。我前次分房。你的卷子。若落在我手。我還不定圈不圈呢。小峯道。誰願意做乾雜子的門生。我准知道四爺衡文。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延四爺道。我衡文雖是頭一回。以前拜我門的。該有多少。我並不是沒有門生。單希罕你。你說我乾。你打聽打聽貴同年陳子韜去。他就出在我的房裏。我待他是怎樣。小峯道。子韜是最熟不過的。是湖北德安府安陸縣人。他家的派名是學問寬仁。他正是學字派。他是個道學先生。怎麼師生之間倒會合的來。延四爺道。豈但合的來。我還留他在家住了些時。把他薦往銘安家教書去了。

春山道。胡老板。這貼鬚鬚兩件事。是學的梆子。不知梆子裏與這兩件的。姓甚名誰。延四爺道。不錯。咱們少說正經人。還是說戲。喜祿道。這兩件兒都是魏三兒的遺留。延四爺道。着着。春山道。魏三兒這個名字。我也聽見說過。只不知他是什麼年間人。喜祿道。他也就是嘉慶末年道光初年的人。他是四川人氏。喚做魏長生。他是在陝西學的戲。到了京裏。扮出戲來。上身梳頭。底下一對小脚。跟真老娘們一樣。比崑腔裏的老扮相自然強的多。他的拿手戲。是大鬧葡萄架。滾樓等等。沒有一齣不是粉。招惹的北京城裏。上自公伯王侯。一直到了趕車的老哥兒們。全都愛看。後來不知惹了那位都老爺出告示。

把他攆了。他走是走了。他這兩門玩藝兒。卻是留下了。他還有個徒弟。叫做銀官兒。也是一時紅脚。師徒兩個。真也了不得。那銀官兒比他師父。真不在以下。有些老爺們捧他的。給他畫了一幅西川海棠圖。因為他跟他師父同鄉。想不到那個苗地方。會出了這麼樣的兩個人兒。這銀官走了一陣紅運。掙了不少的錢。末了遇見一個大拐子。拐了個落花流水。一文兒也沒剩下。您說他是合的着合不着。魏三走了以後。還二次來過。我沒認真的趕上他的戲。大概不是沒養活我呢。就是我一兩歲的那幾年。好像方松齡倒跟他學過幾齣。我弄不清楚。不敢說切實的話。這不過是個大略兒罷了。歸期魏三這個人。是死在京裏頭。延四爺道。燕蘭小譜記過魏三兒。楊掌生的京塵雜錄。也有魏三兒的事。老禮王爺就是自號汲修主人的那一位作的嘯亭雜錄。那舊本子上。談這魏三兒。比掌生說的。彷彿還詳細一點。目下七王爺鈔這部書。卻是刪了這一條。也似乎不必。野史原該記載風俗的。不一定專偏于政事兵戎。小峯道。通論。通論。這小說一門。原可以不合正史一般。只是少說淫邪話。就算上品。我們這一科的狀元徐頌閣。就燒過淫書。只他這個人。卻不甚戒淫。延四爺道。不戒淫是自家的過處。燒淫書是替別人省了罪業。總算功德。一客道。四爺好唱戲能登台。卻不願別人走票。大約也是這個主意。延四爺道。那又不然。我並不攔人走票。只不願人下海就是了。喜祿道。下海也不得一樣。那真正打到我們行裏去的。叫

作下海。那又吃肉又嫌腥的。只算在海邊上。小峯道。不然。依我看。真正打入戲班的。叫做下海。那戲班不要。只靠着走票使黑楮的。便叫做下河。那唱灤州影戲裏面二黃戲的。便叫做下溝。那自己有身家。端架子。一面在戲班裏想錢使。一面又要充措紳先生。定要合我輩呼兄喚弟。這路人只好算下溺尿窩子。滿坐人聽了。都笑得接不上氣來。延四爺道。這一路人實在可惡。小峯雖是嘴闕。罵的卻不差。又向喜祿道。藹卿。你說魏三兒的年月。還不准成。喜祿道。我原有些恍惚。求四爺指教。延四爺道。他是乾隆時人。他的名兒是宛卿兩個字。長生是他的號。搭在雙慶班。從他一紅。京中幾個名班。什麼萃慶。大成。裕慶。餘慶。保和。都不行了。我也沒趕上。只聽老輩子說罷了。方松齡是跟他徒弟學過。也不曾見着他。一客道。方松齡就是教過那開科場案的平齡的。如何趕得上魏三兒。這才幾年的事。延四爺道。平齡也是胡鬧。究竟沒得着真傳授。春山道。魏三兒是鬧清楚了。我還得問問。這貼水鬚。梳大頭。是怎樣弄法。喜祿道。那得先用鹿角菜水。把頭髮做成的鬚片刷了。貼在額上。再用帶子一纏。拴上線尾子。戴上網子。安好了大頭。挽起髻來就算成功。只帶子卻是露着。必得拿水紗遮住才行。春山道。還是先擦粉。還是先貼片子。喜祿笑道。先擦粉。要是先貼片子。可就糟了。春山道。踹踹又是怎樣。喜祿道。踹可難的多。這物件的樣子。也是照女人的襪子一樣。只那襪口上。卻有兩根長帶。

合女人裹脚條子尺寸差不多。把脚心貼着躑板子。用帶細起來。那躑却在脚指頭前面。站了起時。脚後跟懸空離地。單靠五個指頭帶着木頭。走路。使勁。可全仗着腿彎子。要是腿彎子不直。就叫不行。沒有三冬兩夏的工夫。別想走一步兒。蹣蹣的最怕在台上站着。站的時候大了。格外費勁。比真正纏脚的還要命。所以我們踏上躑站的時節。總是兩隻脚來回倒換。些微的場場腿。爲的省力。您要真問起我們幼年的躑工。我受的那罪比個姑娘裹脚。不在以下。列位爺台們。只說我在台上走起來。風擺楊柳似的。像個裏頭人。那知道我吃的苦。真跟裏頭人一模活脫呢。話又說回來了。列位爺台見了我。要是不把我當個女的。只認我是男的。我也就早沒飯吃了。延四爺哈哈大笑。卻不聽見崑小峯說損話。再看他時。只見他在那裏正襟危坐。擺道學腔兒。大家越發笑個不休。延四爺吃了飯。把客送走。也想套車回去。不料這頓飯吃的工夫太大。跑堂的說城門關了。喜祿道。既然如此。何妨到我那個榻榻兒裏喝口茶再說。延四爺道。使得。只是你不用預備茶。我看小峯酒沒盡興。少時到你那裏。再找補一回。不把他弄搭了不算。他家老太太。雖說嚴一點。卻是不干預吃酒的。喜祿道。有有。別的沒有。黃酒我家裏多得狠。於是一同奔了韓家潭。到安義堂。大家坐定。

談了一回兒。喜祿叫他幾個徒弟出來。給延四爺請安。內中有個胡狗子。是唱衫子的。喜

祿道。我從不真教徒弟。總是給他們請先生。只這狗子的祭塔。是我教的。因為我請了個先生。喚做李鬼子。要給他教因果報。我說那戲唱了壓連。叫他教齣祭塔罷。反正是反二簧。若論詞句腔兒。祭塔比因果報還多一點兒。那因果報。歸堆就是娘懷兒一個月怎麼樣。娘懷兒兩個月怎麼樣。一直數到十個月算結。甚沒意思。再說披着頭髮。勾個鬼臉。沒有祭塔扮相起眼。誰知李鬼子這個人。竟是行中戾把。將教到搖板二簧。還沒開反二簧呢。他把士林的士字念倒了尖團。成了四字了。我挑了他一句眼。他就不願意。誰知無心中給他開飯。弄了一碗蒸蛋。他越發惱了。竟自一去。再也不來。延四爺道。你也太少檢點。這碗菜確是不該拿出來。春山道。這是何故。延四爺道。他們內行辭先生。就給蒸蛋吃。小名兒叫做滾蛋。春山忍不住笑了。喜祿道。我也惱了。因此親自給這孩子。教了一齣祭塔。延四爺道。既是你自己教的。必然是好。只不知此時磁實了沒有。喜祿道。磁實了。嗓子也够用。足唱高調門。延四爺道。既然如此。咱們來來。便從牆上取下一把胡琴。定了工字調。拉將起來。喜祿吩咐狗子道。唱。那狗子不慌不忙。唱了一齣祭塔。聲調宛轉。音節淒涼。延孫兩人齊聲叫好。看那崑小峯。卻從懷中掏出一本書在那裏看。延四爺道。你真正焚琴煮鶴。大殺風景。放下胡琴。急搶到手中一看。原來是一本朱子小學。延四爺道。你怎麼如此迂腐。小峯也不答言。又掏出一本書來。延四爺忙又搶過。卻是一本

金瓶梅。延四爺道。你是安心。今日預備着跟我混攪。你真豈有此理。春山也十分好笑。喜祿道。想必是崑老爺想吃酒了。所以拿書解悶。延四爺道。他何嘗是解悶。你是不懂得文墨裏的事。他這兩本書。檢直帶來拿活人開心的。他便是品花寶鑑中的高卓。然實在萬難。

喜祿正吩咐盪酒。那崑宅已有下人來接。說。夜城門開了。老太太等爺說話呢。崑小峯應了一聲就走。喜祿還要留時。延四爺道。不必。他住在崇文門內乾麵胡同裏後籬圈兒胡同。路上還得走半天呢。我卻尙未盡興。意欲拉春山在此。作竟夕之談。我知道靄卿是能熬夜的。不知春山意下如何。春山道。情願奉陪。小峯去後。酒才盪熱。三人坐下共飲。孫春山道。崑公頗好談諧。不料他事母。卻能盡孝。延四爺歎道。他那位太夫人。本是世上少有的。他焉能不竭誠奉養。他這太夫人。姓董鄂氏。是他繼母。他有兩個兄弟。卻是這董鄂太夫人生的。他四歲時出痘子。太夫人焚香告天。願把自己之子。替這前窩裏的。果然那兩個都死了。只留得他在。太夫人也沒有再生育。待他一若親生。他怎能不孝。他這個人別瞧好頑笑。正經起來。也極正經。合陳子韜恰正相反。而又相類。子韜那人雖是陸王派的理學家。有時也極能談諧。並不是老板板的。他伯父本合先恭肅是壬辰同年。原有世交。如今我卻作了他的房師。目下他教的學生。學名叫那桂。據子韜說。狠有出息。他

這東家銘安。是我丙辰同年。銘爺的哥哥。喚做浦安。也是個翰林。是前不幾年。開科場案。同柏中堂一同棄市的。浦安的兒子。今年不過六七歲。也跟着子韜念三字經。那孩子叫那桐。是新起的學名。我也見過。生得胖胖兒的。是一個絕好的小胖小子兒。怪有趣的。說罷連飲了兩杯酒。春山道。浦安就是錯薦平齡的麼。延四爺道。不不。平齡出在鄉應鱗房裏。他另是一案。還有人說。中舉的另是一個。出場便死了。才給票友惹了這場禍。種種傳聞。卻也可笑。春山道。平齡有人說他竟是戲子。也未免冤。延四爺道。平齡雖非戲子。品行卻不甚端正。春山道。又有人說。孟都老爺參平齡。是同平齡有別的情節。平齡又招攬了別人。才弄得孟都老爺吃了醋。惹出這件禍來。是有的麼。延四爺道。那是秦檜的話。叫做莫須有。只我輩當以忠厚存心。不說也罷。喜祿道。本來我們唱旦的。最不可同人親近。只要沾一點邊兒。就有閒話。就拿我說罷。本來前後台人緣都不錯。合我好的太多。只是到了別人嘴裏。便要編派我。我也不知做過多少人的媳婦兒了。這位平爺要不唱旦。大約沒這些砸詞兒。春山道。那也分人分事。延四爺望着他搖了搖頭。喜祿又斟了一回酒。夥計端上點心。延四爺些微吃了一點。見天色將明。上車進城去了。

春山也就歸家。休息了一天。次日。出門拜客。從大柵欄經過。見各戲館門口。貼着黃紙小條寫着忌辰二字。春山暗想。既是忌辰沒戲。喜祿定在家裏。不免還找他去。遂命車夫

奔安義堂。到了門首。忙忙的下車。走了進去。見喜祿緊蹙蛾眉。在那裏吞聲飲泣。只是手絹上。已有好幾點的淚痕。春山問是何故。喜祿道。我也不知怎麼得罪了街坊。縱着小孩子子十分的欺負我。春山道。怎麼欺負你。喜祿哽咽道。十爺請到門外牆上看一看。就曉得了。春山急出門抬頭一看。由不得笑將起來。要知是何原故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用機謀毓四賺脚本
施毒計得海殺伶人

一般。七歪八斜。十分難看。春山由不得發笑。猛回頭見喜祿也出來了。怕他僵了。忙把笑聲斂住。同喜祿仍進去坐下。春山道。胡老板不消生氣。這也不是街坊同你有岔兒。不過是小孩子鬧着頑罷了。自古道見怪不怪。其怪自敗。大可以不必理他。有個跟包的在旁道。十爺不知道。這條街上。住的內行很多。怎麼單往我們門口胡畫。總得想法子。把他壓下去。要不然。叫別的老板瞧見笑話。春山道。這全是小孩子做的。你到各家知會他們家的大人一聲。就算完了。喜祿道。不行。這宗辦法。已經試過。檢直沒用。跟包道。這兒左右隣的外行。不多幾家。我都去徧了。他們都佯佯不睬。還有不講理的說。怕這些。就別唱旦。春山道。他能寫。難道我們不能洗麼。跟包道。不是一次了。洗了再寫。有十幾次了。要不。我們家二爺。怎麼氣的哭呢。春山道。我去找坊官說一聲叫他彈壓彈壓。

話說孫春山走出安義堂門首。抬起頭來一看。只見牆上寫着許多污穢言語。都嵌入喜祿的姓名。又畫了一個不堪入目的物件。旁邊有行小註。是胡喜祿家常便飯。字寫的如同蚯蚓。

喜祿道。我也想。這事非官面有人不可。十爺就辛苦一邊罷。春山立刻出門上車。到了坊裏。見了坊官。把這段情節說了。託他照應。坊官道。安義堂旁邊的住戶。良莠不齊。還有六部各司的老爺們。若是他們的孩子。我怎惹得起。被他問個庇護伶人的罪。那倒給喜祿招出不好來了。春山見說不攏。便辭了坊官。仍回安義堂來。對喜祿道。坊裏不管。只他的話也近情理。莫若去求延四大人。找都老爺。

於是喜祿吩咐套車。急急的洗臉換衣。同春山到了狼家胡同延宅。延四爺請了進去。一見春山。便道。春山。前日失言。你知道麼。春山呆了一呆。回答不上。延四爺帶笑說道。就是分人分事的這句話。靄卿碎崙唱旦的。你掛什麼僵。漫說你還沒上過台。即便認真的登台。那怕梳頭搽粉。只要進了青龍門。卸下大頭。依然是本來面目。又有誰敢混編。你那一句分人分事。未免小氣。春山陡的想起。聽得人言延四爺年輕時也唱過旦。便應了個是。沒再說什麼。喜祿把自己相求之事說了。延四爺道。容易。你們那一城的都老爺。合我有世交。他伯父做直隸藩司的時節。我們老大人正做直隸制台。只消我給他一張字兒。託他出個禁止在牆上書寫淫詞的告示。就算了。喜祿忙請安道謝。延四爺道。靄卿。這也是你自找的。你以後少拿自己開心。惹的別人也拿你開起心來。你又僵了。喜祿答應了幾個是。又坐了一回兒。與春山一同告辭。

素山回家去了。喜祿也回轉安義堂。還沒進大門呢。郝德寶來了。喜祿知有後台公務。正要向前招呼。不防道旁躡出一隻野狗。把德寶腿上脛冷子咬了一口。德寶撲地倒了。這邊的跟包。把他扶起。誰知德寶素有中風的毛病。這次一跌。立刻勾起內風。痰蒙心緒。口眼歪斜。不能言語。喜祿忙叫自己的車送他回家。到了晚間。後台的那件公務自有那些晚出履的管事。前來同喜祿接洽。不在話下。

次日。喜祿下了戲房。知那先出履的郝先生。已是先聽蠅蠅兒去了。喜祿不勝歎息。唱完了戲。封了四千當十錢票。差人送到郝家。作為奠敬。郝德寶的娘嫌少。給退回來了。喜祿道。這位老太太。真不懂事。便不去理他。郝家接三之日。梨園中人。到的不多幾個。毓四卻夾在裏面。毓四穿件孝袍子。繫着孝帶。裏裏外外。招呼些雜事。十分用心。衆人不知他是什麼交情。暗暗納罕。那秦臺武行頭沈小慶。恰也在場。便道。毓老四。你跟死鬼是什麼朋友。毓四道。他是我的把哥。小慶笑道。原來你是個小把弟。毓四道。我們是把兄弟。他是個武老生。他的小把弟。應該是武小生。用不着我。小慶。狗頭。便狠狠的打了毓四一個嘴巴。毓四轉身便走。回過頭來。才瞪了小慶一眼。晚間接三。衆人各拿一股香。和尚敲着鐺鈸。七零八落。在街上走了一轉兒。沈小慶合任七。並肩而行。任七道。大哥。你的三元兒。在龔翠蘭門裏當徒弟。學的很好的老生。將來總該有飯吃。小慶道。

○小孩子那裏靠得住。他已經變了嗓子了。任七道。這話也是。譚老旦的兒子。望重兒也不行了。文戲已經不能再唱。改了武生了。他父子都在三慶班。程大老板是不用武行的。這小子沒地方唱了。

說話間。送三之事已畢。大家各散。只毓四一人不走。郝老婆子問道。您貴姓哇。毓四道。乾娘。怎麼連兒子都不認的了。兒子叫毓四。是亡人大哥的把弟。郝老婆子道。既是我兒的弟兄。他這一場喪事。家裏一個親人男丁沒有。你倒得多分心。毓四道。這件事是應當效勞的。我特地在安老爺那裏請了假來跟您作伴。今天兒子不走了。好在您這裏獨門獨戶。不是雜院住的下。郝老婆子答應了。便把毓四放在廂房裏。給他一支蠟台。隨後又拿了一幅被褥進來。說天氣冷。不要凍壞了。毓四接來鋪好。略躺一回。重新爬起。聽一聽上房。郝老太並無聲息。想是睡着了。然後拿着這支蠟台。放輕脚步。向四周圍子細看了一遍。只見這間廂房裏。堆着好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卻都是無用的。毓四暗道。郝爺真是謹慎的人。他的本子。這屋裏一本也沒有。再看這支蠟快要滅了。只得倒在炕上。胡亂睡了一夜。次早起來。郝老婆子已經起身。毓四便借着請安。挨入上房。此時上房中間停着靈。郝老婆住的右邊一間。左邊上首一間。原是德寶自家住的。他妻子早亡。沒有孩子。那間房便算閒了。毓四停住脚步。望裏面一張。只見貼牆兩隻大櫃。都上着鎖。他料是本

子。不免多看幾眼。正在出神之際。猛不防背後有人。像似郝德寶的嗓音。說道。你瞧什麼。毓四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回頭一看。原來卻是郝老婆子。他已經急出了一身冷汗。勉強定一定神。才上前請安。郝老婆子邀他到屋裏坐定。說了好些苦況。嘮叨不已。毓四道。乾娘放心。大哥待我不含糊。大哥死了。我就是您的親兒子一樣。如今大哥的喪事。將來乾娘的過活。都在毓四一人頭上。已經囑咐家裏。給乾娘糊房呢。兒子住在狗尾巴胡同。等大哥出了殯。就請乾娘過去住。今天我就可以搬東西。郝老婆子道。你大哥在日。我不常在家。卻彷彿瞧見你來過。你合你大哥幾時拜的盟。毓四道。乾娘倒底是認的兒子。足見不是朦事。兒子合大哥。早拜了盟了。郝老婆子道。總算你哥哥沒白認識你。到今日還肯給我們家分心。毓四道。我知大哥沒有墳地不如就埋在南下窪子。頭七就可以出殯。兒子立刻找槓房去。說着起身走了。下半年果來回信。卻帶了兩名碎催。進門便道。槓房已經停當了。您的房我也替辭了。莫如今日就動手搬家。郝老婆連聲道。好。毓四道。大哥好些本子。不知收在那裏。今日咱們先搬本子罷。老婆子道。那我可不知道。只你哥哥活的時候說。那東西狠值錢呢。毓四沈吟道。那就先搬別的。郝老婆子只許他搬了些狗窩雞罩。旁的物件。一點沒動。這晚毓四仍在郝家住下。臨睡之先。拿出一包銀子。送給郝老婆子道。乾娘。我哥哥的靈在家。那一件不要錢使。您先留着這幾個錢用罷。郝老婆子

收了。毓四陪他說些閒話。又談到本子。老婆子道。那屋裏靠裏首的櫃裏。大概都是。我摸不清楚。毓四摸着這根線頭。好生高興。便去睡了。這一覺十分香甜。次日清晨起來。跑回自己家裏。招呼碎催。仍到郝家。不由老婆子作主。把那一櫃本子都搬走了。當夜竟不再來。第二天。郝老婆子有些喪家應辦的事。拿出毓四給的銀子。託先前給德寶買裝裹的那位街坊去換錢。誰知都是假銀。老婆子目瞪口呆。做聲不得。央那人去到狗尾巴胡同找毓四。那人去了半天。跑回來道。北京城裏。有二十多條狗尾巴胡同。他究竟那個狗尾巴胡同。實在找不着。我看這小子不大老實。別是鬧鬼罷。老婆子一點法子沒有。

過了一宵。就是頭七。一清早。沈小慶。任七。還有幾個唱武戲的。一齊來了。文行也到了四五個人。比接三那一次人又少了。小慶道。這都是本家兒不撒帖子的毛病。人家大約還不知今日出殯呢。我們要不是耳風快。也是不曉得。有一個人道。這位郝爺活的時候。愛向人前充老前輩。架子太大。人緣本壞。這位老太太。更豈有此理。聽說爲爭份子。把胡二老板得罪了。您說可笑不可笑。小慶點點頭。等到午後。沒見槓房人來。郝老婆子急了。走將出來。把毓四這件事說了。小慶忙問毓四來了沒有。衆人道。我們都在這裏。何曾有毓四的影子。小慶勃然大怒。便同衆人去找毓四。那幾個文行的卻是溜了。小慶道。老話兒說的好。三人成衆。我們已經不止三人。這幾塊乏料。不要他也罷。心急腿快。不

多時到了毓四家。不問情由。一齊搶了進去。毓四正在那裏歸着本子。恐怕有失。連忙迎將上來。衆人問他郝家的事。毓四道。奇麼。郝家死了人。與我什麼相干。我要到安老爺那裏去呢。叫毓五不可走開。他竟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外。衆人趕來。齊聲叫打。毓四面不更色。笑道。我是個黃帶子。打了我。是要滅門九族的。衆人聽了。果真不敢攔來。忽然道旁閃出一人道。毓四你既唱了戲。你的帶子就革了。然而你拿大話拍誰。毓四見了這個人。叫聲哎呀。雙膝跪下。小慶看時。原來是個熟朋友。這人也是個宗室。喚做敬信。號子齋。是正白旗管下。現做宗人府的筆帖式。頗有幾文錢。觀音寺聚寶堂飯莊子。有他的股份。是個愛管街面閒事的人。因此毓四怕他。當下小慶把毓四欺負郝家的情由。說了一遍。敬子齋也生了氣。喝令衆武行結實打。好在毓四還未起來。衆人趁勢將他按倒。動起手來。毓五在家裏知得勢頭不妙。怕吃挂落兒。那敢出頭。行人都圍攏來看。毓四本是個瘦小身軀。衆武行的拳頭。又格外結實。被他們打的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便也鈔了孫大個的舊文章。祖宗老爺亂叫。

正在搗亂。遠遠的一輛車兒。一匹跟騾。自西而來。車夫直嚷讓路。這裏見沒有頂馬。料不是大官府。那肯理他。車中坐的官兒。吩咐把車停住。叫僕人走來。看是何事。豈知道僕人同這些打人的。挨打的。都認識。忙對官兒說了。那官兒跳下車。走過這邊。一眼望

見敬子齋。便先同他招呼。子齋見了。大聲叫道。不用打了。然而立四爺來了。沈小慶等只得放手。便一齊過去請安。毓四卻不能動躡。倒在地下。只叫四爺救命。立四問道。是怎麼一件事。敬子齋道。立豫甫。然而你不知道。於是指手畫脚。把小慶方才告訴他的話。學說了一遍。立四道。毓四誠然可惡。你們想把他怎麼樣。小慶道。奴才想到精忠廟。同他講公話。把他革出梨園。四爺是內務府的人員。正管的着這件事。就求您做主。毓四聽了。只叫四爺公侯萬代。口下超生。豫甫命僕人喚毓五來。問他虛實。毓五怕犯衆怒。只好賣了他哥哥的底。豫甫想了一想。對衆人道。毓四果然萬難。但你們辦法。也嫌太重。衆人道。求四爺做主。我們無不聽命。立四道。教他拿錢發送德寶。並養活他娘。就算行了。衆人都道。四爺台諭。誰敢不遵。毓家弟兄。更是滿口答應。子齋道。立楊四。然而你真會了事。然而便宜了他。當下大家各散。毓五也扶着毓四回去。

次日。毓五找了一檔子五虎棍。把德寶抬埋。把他娘接了家來養活。毓四這個兒子總算是做定咧。他受傷甚重。躺的日子。也跟孫大個在宣城時節差不多。這個消息。不知被誰傳到小安子耳中。只沒提起本子的事情。得海道。這子子入的。實在可惡。我聽得人說。他給我弄科班。就宰了我不少的白花花。如今屢次告假。不替我辦事。專在外面搗鬼。我必得懲治他。我有法子。叫他打不的官司。告不的狀。於是想定主意。那天借着春酒爲名。

預備了一桌上等酒席。把他哥兒兩個找來。命毓四上座。毓五次坐。還有幾個府裏有頭臉的管事人作陪。自己坐了主位。舉杯說道。衆位在我這裏。一年到頭的辛苦。沒有什麼可敬。就請放量多喝幾鐘罷。說罷一飲而盡。將杯子一照。叫聲乾。衆人道謝。照樣乾了一杯。好幾個小太監像穿梭似的。在旁輪流斟酒。真個是酒如泉湧。飲似鯨吞。吃了好半天。那安得海還叫了一班九頂娘娘宮的瞎爺。靴帽袍套的。說了一大段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平話。說的是三保太監鄭和入女兒國。那些女子都想嫁他。後來三保太監吃了丹藥。居然娶了紅蓮公主的故事。那些瞎子聚精會神。談諧百出。小安子聽得。十分有興。叫取大杯過來。小太監答應了。忙在衆人面前。都換了頭號大杯。小安子道。老四是大量。今兒又是首席。咱們闔席得敬一杯。衆人自然隨聲附和。毓四一瞧。席上連自己共是十人。即便毓五不算。至少要喝八大杯。連忙說道。奴才那有這宗造化。實在老天沒賞那大的酒量。小安子正色道。每人只敬一杯。老四再要推託。就瞧不起咱們咧。說時首先敬了一杯。毓四不敢不飲。衆人接二連三的敬酒。立逼着毓四喝乾。稍遲一點。便說他眼裏只有總管。瞧不起別人。毓四沒奈何。一口氣喝了五大杯燒酒。便覺頭暈目眩。支持不住。第六杯又到了。毓五道。奴才替喝了罷。小安子道。不行。你能喝。照樣敬你九大杯。毓五吐了吐舌頭。不敢言語。毓四強勉吃完第七杯。他的身子。本來不甚結實。新近又挨了一頓好

打。雖是調養了幾天。尙未復元。任憑他有鐵打的酒腸。如何禁得住。已是口吐白沫。不省人事。小安子道。老四好量。怎麼才吃幾杯便搭了。別是裝着頑罷。毓五道。他實在是過量咧。讓我送他回去。總算小安子開恩點頭。當下小太監七手八脚的。扶着毓四出來。毓四已不能動了。毓五僱了一輛車。把他抱了上去。到了家。毓四躺在車裏。不下來。毓五再去抱時。却已死了。毓五怕車夫向他多要錢。急急忙忙。把毓四死尸。當作貓兒似的。拖進了門。打發了車。才嚷起喪來。恨道。四爺這條命。被小安子活活的害死。我與他誓不兩立。要知毓五怎樣替兄伸冤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敬子齋片言解訟
侯老兒決意罷婚

話說毓五把毓四尸首背進屋裏。放在炕上。蹙足道。安子下此毒手。害了我們四爺。我這碗安家的飯。大約也吃不牢了。我雖革除宗檔。我的本家還多着呢。明日找他們到宗人府

告狀去。毓四的女人是早死了。毓五的女人。向來與毓四不甚說得來。見他死了。不大理會。只對他丈夫說道。告狀不告狀。不吃緊。只四爺留下來的錢。您倒得弄清楚。毓五道。我知道。這時郝老婆子。知道這個消息。從廂房裏跑過來。倒哭了幾聲我兒。又夾七夾八的。念了一陣阿彌陀佛。又對毓五道。你哥哥死了。從今以後。就靠着你養活我了。要不然。我只得跟你哥哥一塊兒死。一把眼淚。一把鼻涕。叨嘮了大半天。毓五把他無可如何。還是毓五的女人。好言安慰他。才回房去了。

毓五胡亂過了一夜。次日起身出門。找着本支幾個宗室。說明此事。求他們告狀。那些人聽說跟安子打官司。嘴裏雖不含糊。心裏卻實在害怕。議了半天。毫無頭緒。毓五知道沒用。退出來吃了點東西。便到戲館裏見着沈小慶。爬下磕頭。小慶問是何故。毓五道。我

哥哥叫安子治死了。我要告狀。非找敬信不可。您給敬爺多年相好。求您幫個忙。小慶道。你哥哥雖說不是個東西。卻也不犯死罪。這件事我替你辦。毓五又磕了個頭。小慶戲完。同了毓五到敬家來。敬子齋正在會客。那位客聽說又有拜訪的。忙告辭而去。小慶毓五站在門首。同那客撞個對面。認得是內府司官。叫作崇禮。都過來請安。崇司官略為周旋。上車去了。子齋把他兩個讓進客廳。小慶舉目一看。只見房屋不甚軒敞。擺設頗為講究。中間炕上。擺着一張小桌。桌上擺着兩盆漢玉。靠窗戶旁邊有一張大八仙桌。還有幾把椅子。炕椅的鋪墊。全是平金繡花寶藍緞子。牆上掛了些字畫。地上兩邊。都擺着大玻璃鏡。花磁盆裏的梅花。足有三尺多高。毓五跪下。就磕了一個頭。子齋道。不是大年初一。不是節。不是生日。然而何必行這個禮。毓五道。爺還不知呢。我哥哥死了。子齋道。他死了麼。然而這孩子早就該死。毓五道。不是好死的。子齋道。好死不好死。死總不過是一回。然而不算什麼要緊。小慶聽子齋說話風涼。忍不住叫道。子齋別混他。他有天大的冤屈。要求你報仇呢。子齋道。報仇是該的。然而不知仇人是誰。毓五道。是安得海。子齋吃了一驚道。你不要命了罷。然而怎到太歲頭上動起土來。然而到底是怎樣結的仇。毓五便把安得海灌死毓四。自己求本支宗室告狀。大家不管。要求爺台幫忙的話說了。子齋怒道。安子太沒王法。擅敢用燒黃二酒灌死活人。真正該殺。然而鹵莽不得。還要大費

商量。沈老板。咱們坐下。慢慢的細談。就在椅上坐了。小慶道。毓老五還跪着呢。子齋道。免了長跪。然而坐着講話。毓五站起。在旁定坐。子齋道。你要打官司是該的。然而我問你。你哥哥是刀砍死的。毓五道。不是。子齋道。脖子上有腦袋。毓五道。有。子齋道。是斧剝死的。毓五道。不是。子齋道。缺一隻胳膊。短一隻腿。毓五道。不缺不短。子齋道。卻又來。你哥哥既不是刀砍的。又有腦袋。又不是斧剝的。又不缺胳膊短腿。你方才說他怎麼死的。毓五道。爺真忘的快。他是灌死的。子齋道。我知道是灌死的。這先莫說是告小安子。你就去告個平民。只怕也不會佔上風的。然而先莫說現在的這些官兒。就是遇見大宋朝日斷陽。夜斷陰。清如水。明如鏡。那位包文正包老爺。怕他也審不清的。然而莫怪你本支的那一羣灰孫子。不肯出頭。依我看。你這報仇的話歇了罷。毓五道。牛吃房上草。風刮千斤石。狀紙入公門。無賴不成辭。只一口咬住我們四爺。是小安子毒死的。難道他就白毒死人麼。子齋道。你這話。不但放狗屁。檢直放屁狗。有你一告。然而有他一訴。座兒上的。不能專憑一面之詞。要是審出你哥哥是好酒灌死的。不是毒死的。你這借尸訛詐的罪名。背的起麼。莫說是好酒灌死的。然而就是毒死的。那安子是個什麼樣兒的勢力。也不難託刑部照應。他一照應。自然硬打做是酒醉死的。話又說回來了。你哥哥就是沒腦袋。缺胳膊。短腿。只怕安子也決打不到償命的田地。依我的主意。然而

你還是不惹他爲是。小慶道。這實在是好話。毓老五。你就自己拿主意去罷。毓五嘆口氣道。爺台說的向着我的話。我還有什麼說的。子齋道。然而我實是替你打算。並不是向着安子。你不用忙。安子的好運。決沒有十年。早晚把腦殼弄沒了算散灰。我料的一定不差。然而你莫把我當做俗等之輩。我也個是書家。我們老太爺。大約是庚子的進士。一肚子文章呢。我小時節。也念過幾年三字經。百家姓。那些大才子書三國。列國。也都吃的透。前頭金聖嘆的批語。叫我圈。我也不過圈錯一兩句。就連新翰林崑小峯都佩服我。我張嘴兒就說然而兩個字。要不是念過幾年孔聖人的八股決不行的。小峯向來見了我。總要稱我一聲然而先生。就可知我的學問了。若不是這兩個字。用的恰當。人家怎能這樣恭維。竟不叫子齋。反把這然而兩個字。替了我的大號呢。小慶道。究竟念書人透亮的多。毓五道。既不打官司。我可要回去。給四爺買裝裹去咧。子齋道。然而別忙。你既找了我一回。我一點主意沒替你拿。白讓你跑一次。然而叫街面上的老爺們知道。我就不够朋友咧。然而我給你五兩銀子。拿回去好好的把你哥哥的狗骨頭。拿去喂螞蟻。你哥哥做了回子你們家的兒子。然而你可別叫他白託生。你可買副棺材。那怕木料乏。可得厚點。然而不許用狗碰頭。不拘怎麼樣。得找找槓房。不許用五虎棍。然而錢不够了找我。我決虧負不了你。毓五接銀。叩謝而去。小慶道。子齋輕財仗義。真正是個英雄。子齋道。然而英雄出

自綠林。沈老板然而你這話捧我。捧的不狠像。小慶道。聖賢爺人還稱他是英雄呢。何言綠林二字。子齋道。聖賢爺也是闖江湖的出身。倒底不是發過科甲的。然而沒孔聖人高貴。到今日誰能出了他的圈兒。然而你瞧。人家留的八股試帖。真正是日精月華。談了一回兒。小慶告辭回家。毓五卻又來了。子齋道。你又來做什麼。毓五道。棺材舖訛人訛的厲害。還求爺台給想法子。子齋道。救人救徹。殺人見血。然而這不是什麼難事。那惠豐堂隔壁兒的那家棺材舖。是我的買賣。我拿張名片。你到櫃上抬一口。算我給你的。一錢不要你的。然而就把你哥哥裝咧。毓五道。還求爺台在名片上寫幾個字兒。免得櫃上麻煩。子齋道。然而世界上最麻煩的。就是寫字。我懶得寫。派一個當差的。領你去罷。毓五道。爺台天恩。我變驢變馬。也報不過來。子齋笑道。這算什麼。我是個頂天立地大丈夫。要與皇家作棟樑。豈肯打這幾個錢的算盤。那馬老二拿我的錢。辦外國買賣。發了多大的財。我一聲都不問。你說你要變驢變馬。然而馬二這小子。又該變什麼東西。便叫當差的取了名片。領着毓五去了。街坊隣舍。曉得此事。便十分誇贊道。這敬子齋肚子雖然欠通。人卻是個好人。比那中過狀元的豆腐皮。還許強一點。將來必有收綠的日子。子齋聽了也甚得意。只這不通二字。他卻不肯認賬。

過了兩天。毓五的帖子來了。子齋另封了一封銀子。作為奠敬派人給毓五送去。這人去後

。管門的拿進一封信來。子齋拆開一看。乃是崇禮約他在慶和園看戲。子齋道。綬之約我。是不能不去的。遂換了衣服。出城往大柵欄而來。

這日慶和園是春台的轉兒。綬之請的客。是內務府人員居多。文索。立四。並王小玉從前談過的那個王二老爺都在其內。王二老爺略坐一坐。辭了主人。往廣德樓看三慶班的戲去了。綬之道。各有所好。這個人是長庚癡。比什麼都深。其實這班裏余三勝。胡喜祿全聽的過。今日還有齣連環套。是沈小慶新排的。他卻不願聽。又去趕長庚的換子。文索笑道。我聽延樹楠、延四爺說。長庚這齣換子。不見甚好。還有跑板的地方呢。當日散了戲。綬之把衆人讓至飯莊。只見那裏十分熱鬧。上首三間屋子。黑壓壓的擠滿了梨園中的人。卻全是老生行。這裏少不得向夥計打聽。才知是程長庚收一個新下海的徒弟。文索道。這事早聽王絢雲說過。只不曉得他的准日子。大約絢雲還幫他幾個錢。絢雲自己。因是個且脚。所以今天不來。彷彿這下海的人。還是個軍官。跟着曾李諸帥。打過安慶的。立四道。當日破安慶。奏報的是曾國荃。怎麼又有人不說是曾九帥。反說是李續宜呢。文索道。這有原故。只因李軍辦理安徽軍務。頗有頭緒。忽奉朝旨。把他調往湖北。那裏換了曾九。曾九恐怕自己辦不了。便合李續宜私定計策。叫他仍在安徽。自己却到湖北。彼此換着。帶了幾個心腹幕賓。凡有奏報。你寫我的官銜。我寫你的官銜。朝裏自然有人替他們遮掩。

○所以這安慶一功。竟把主將姓名都弄混了。子齋插嘴道。然而雖是這樣說。然而這話也不一定真實。文索道。管他真不真。留個話靶。叫說書唱戲的。多番唇舌。未爲不可。卽如今日看的連環套。內中那個梁九公。何等威勢。咱們久在內府。何曾見過這麼大的老公。難道一樣大清。兩樣制度不成。子齋道。我聽老輩說。然而梁九功。實在是有的。文索道。這些故事。再瞞不得延樹楠。據他說有部小書兒。叫什麼階外史。裏面有這梁九功的事。他專會做烟烟葫蘆。綽號就叫作梁葫蘆。人是有的。只像戲上唱的。怕是不真。綬之道。我聽說梁家園。就是他的花園子。文索道。不。我也聽延四爺講究過。這梁家園。是位中堂。叫梁什麼標。他的別業。與梁九功不相干。我家從前有位書啟先生姓倪。是廣西人。也好談這些古迹兒。可惜我記不清了。立四道。我聽說這回打安慶。還有梨園朋友呢。文索道。不錯。就是常到我家的那個王小玉。這人已經死去成神了。那會李換官銜。李軍破安慶的話。我也是聽安徽來的唱戲的說的。立四道。梨園中人。說這些事。卻有點子不靠實。那沈小慶。總說陳官俊陳中堂。是咸豐五年死的。上月我買了經板庫陳文愨公故宅。同他家中人一談。才知老中堂道光時就不在了。又如國服滿了一百天。只要未曾開戲。他們戲班並票友中人的口頭語。便仍叫做百日期內。豈不是大大的笑話。文索道。那也分人分事。不得一樣。說話間酒席擺齊。衆人都是喜歡鬧的。便叫了幾個像姑。猜拳行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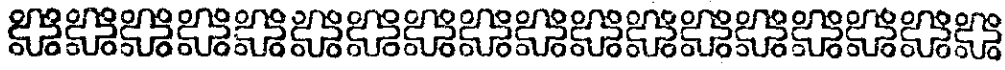
○吃至夜半方散。

這幾位住在城內的。趕城而入。子齋到家。知那差人早歸。銀子是毓五收了。次日子齋又親到毓家看了一看。毓四生時。狠能應酬。恨他的固然有人。同他好的卻也不少。又加毓五到處低頭服小。也還有些人緣。所以弔客倒是日日的。那些戲班朋友。也少不得去磕頭送禮。沈小慶對衆武行道。毓四雖合我們鬧過岔兒。卻是爲旁人的事。從古來沒個人死記仇的。我們也得給他個情兒。衆人應了。便都給毓家出了份子。洗心齋的票友。聽知毓四死了。都來弔祭。這次喪事。倒比郝家體面的多。毓四出殯之日。衆票友夾在裏頭。送了一程。那個好喝酒的。我剛才只吃了一碗起身麵。沒有喝酒。嗓子裏怪癢癢的。我得趕緊過癮去。旁邊有個愛說笑話的道。你知道毓四是怎樣死的。你得小心。那好喝酒的道。我不怕。最好你灌我一灌。愛說笑的道。我可不造這個孽。說着隨着大衆送殯去了。那人一口氣。趕到侯家酒鋪。喝起酒來。侯老兒過來。同他周旋。他一眼看見侯老的女兒。便指着說道。老掌櫃。我從前見你的姑娘。他才八九歲。如今隔不多幾年。他出落得像美人兒似的了。長的真快。侯老兒道。正是。那人道。老掌櫃。你們沒過門的新女婿譚金福。小名兒是叫望重兒。不是。那侯家的女兒。聽說此話。便低着頭進去了。侯老兒道。不錯。是叫這個小名兒。他五行缺金。所以叫做金福。號鑫培。那人道。他父親真够個脚

兒。人都喚他做叫天。令婿也被人喚做小叫天。真是父一輩。子一輩。不過究竟是個戲子。老掌櫃是清白人家。不該合他做親。侯老兒滿面通紅。一聲不響。那人又喝了幾壺。一溜歪邪的走了。

他說的無心。侯老兒卻聽的有意。是夜間回到房內。向他老婆嘆口氣道。事不三思。終須後悔。咱們兩人一不留神。做錯了一件大事。他老婆道。你做錯了什麼大事。侯老兒道。就是女孩子的終身大事。他老婆道。女孩兒已經給了譚老旦的兒子了。還有什麼說的。侯老兒道。你不知道。咱家近年。雖沒有出過什麼公伯王侯。老底子可是不錯。咱懷寧的本家還不少呢。考秀才的也有。做知縣的也有。上年修族譜還來考查過我生了兒子沒有。我說沒有。只把女孩兒的生年日月。給他寫了去了。將來女兒配了丈夫。咱家族譜也得寫的。我可不十分懂這些。但是我聽見念書的合我講究過的。我子細一想。咱家到底是清白人家。不該把女孩兒許給唱戲的。將來族譜上寫這一筆。是受不了的。他老婆道。各門各事。誰也管不了誰。什麼族譜。什麼秀才。全是廢話。只要女兒嫁的主兒好。有飯吃。就算得了。侯老兒道。我也是這麼想。你我又沒有兒子。將來養老送終。未必不靠着女兒。他老婆道。莫說這樣的話。我今年不過二十多歲。做你的填房。已經養過女兒。俗語說的好。先花後果。未必不養兒子。如今好幾年不養。也許是衝着太歲咧。等到三月裏。我還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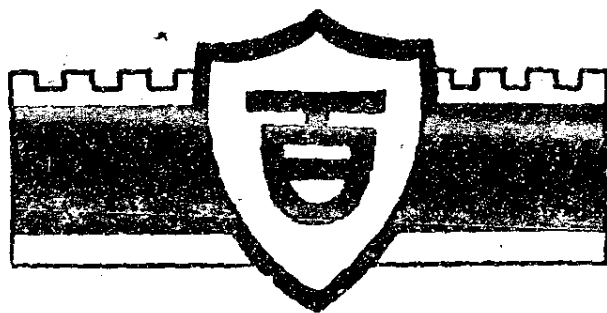
到東嶽廟子孫娘娘跟前丟去拴娃娃呢。侯老兒道。有子無子。那是命中註定的。我的意思。也不單爲譚家是戲子。只怕他家窮。養不活我們。你若果真養了兒子。豈不叫他們更得添累。他老婆道。我聽說唱戲的發財。你怎麼怕他窮。侯老兒道。唱戲的也不得一錢。發財的真發財。挨餓的也真挨餓。那譚老旦本沒什麼家當。所仗就是他這兒子嗓子好。能替他幫忙。我因看見譚老旦時常的帶着他兒子到那些闊家去。什麼王爺大人。都叫他在一塊兒坐着。叫譚叫天拉胡琴。聽他兒子唱。聽的高興。大堆的給錢。才信了姚老四的話。把女兒給他。如今聽說他啞了嗓子。不但這宗外財掙不着。卻戲班都不要了。他家又不存財。過的狠苦。將來女孩兒怎樣過日子。所以才合你商量。莫若同他家來個煤黑子撒帖子。你看怎樣。說到此處。似乎聽見他女兒有嘆息的聲音。連叫了幾聲姑娘。卻又寂然。毫無聲息。他老婆便不理會。說道。既然他不能掙錢了。你快去找姚四想主意。侯老兒道。姚四難說話。我還是直找譚老旦妥當。他老婆道。他是原媒。如何洒得開他。女兒不是他的。他能怎樣。侯老兒道。好在他兩家住在一處。我明天就去見機而行。反正我的女兒不給窮光蛋就是了。夫妻商議已定。次日。侯老兒果然帶了乾造庚帖。來找譚叫天。要與他退親。不知退得成否。下回分解。



梨園外史卷二目錄預告

- 第十六回 酒店主有心尋釁隙 花媒婆無意洩機關
- 第十七回 逞雄心刼妻成婚 施譎計拐友偕遁
- 第十八回 郝藍田捨短用長 余三勝能文善武
- 第十九回 延樹楠暢談因果報 李香萍情賦采菱篇
- 第二十回 膺寄託美優伶仗義 嚴禁例老中堂敬神
- 第二十一回 梅巧玲筵上獻新詞 李香萍廟中間後果
- 第二十二回 顯色相美伶裸體 爭戲曲文士揮拳
- 第二十三回 評花選名士風流 說戲文樞臣寡陋
- 第二十四回 曹春山輕財全戚誼 梅巧玲焚券見交情
- 第二十五回 曹春山議翻舊曲 明侍郎講說佚聞
- 第二十六回 李州牧義釋譚金福 惇親王怒打劉趕三
- 第二十七回 沈天喜發心皈淨土 楊月樓避難入京都
- 第二十八回 悟真空脫離苦海 感業果墜落冥途
- 第二十九回 大臣展才評戲曲 名將發怒開歌樓
- 第三十回 延尙書講論周德清 盧台子稱揚郝藍藻





理想的一個印刷機關

種種優點一試驗便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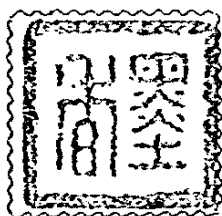
- 鉛字——整齊而美觀
- 排版——有創造意味
- 校對——有專家負責
- 交貨——絕對不誤期

百城書局印刷部

天津日租界浪速街二號

電話二局一一九九號

本 有 作 並 註 翻 必
書 著 權 經 冊 印 究

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初版

梨園外史第一卷

定價大洋七角

(外埠酌加郵費滙費)

著 者

潘 鏡 芙

陳 墨 香

印 刷 者

天津百城書局

總發行處

天津百城書局

日租界浪速街二號
電話二局一九九號

分發行處

北平海王商店
上海啟新書局

經售處

各埠各書店

82
1084



天津百書城局

日租界溘速街二號

